

互联网的中国结：公民记者和博客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影响

The Internet and China: The Impacts of the Netizen Reporters
and Bloggers on Democratisation in China

杨恒均

YANG, Jun

PhD

悉尼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09

CERTIFICATE OF AUTHORSHIP/ORIGINALITY

I certify that the work in this thesis has not previously been submitted for a degree nor has it been submitted as part of requirements for a degree except as fully acknowledged within the text.

I also certify that the thesis has been written by me. Any help that I have received in my research work and the preparation of the thesis itself has been acknowledged. In addition, I certify that all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literature used are indicated in the thesis.

Signature of Candidate

Production Note:

Signature removed prior to publication.

致谢

Acknowledgements

当这篇博士论文完成之时，我掩卷沉思，发现有很多人需要感谢，我自己的功劳反而是微不足道的。这里就不要一一道来了，容我私下对他们表示感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几位好朋友，他们至今还在中国大陆政府部门工作，有两位朋友的工作正是直接负责互联网管理和监控的，包括一位地方省委宣传部的公务员。感谢他们对我研究工作的帮助，要知道，帮助我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当然，无庸讳言，我觉得自己受之无愧，因为他们的工作使得他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他们或多或少、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北京政府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的行动。

在这篇论文完成的过程中，除了多次得到上面一些被我称为“无名英雄”的朋友的暗中帮助之外，还有几位朋友自始至终给我提供了帮助。其中一位是博讯新闻网的创始人韦石先生，他不但给我提供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耐心告诉我一些有关网络的技术问题。还有多位大陆网站的老板和编辑，以及一些主管博客的编辑，也给我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他们的很多见解，都出现在我的论文里。

当然，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父亲和冯崇义博士，下面容我引用我在《伴你走过人间路》里的一段纪实文字，表达我的意思。

我本来并不想读博士学位，这个学位完全是为父亲而读的。父亲从小就进私塾，接受中国以孔孟之道为主的传统教育直到二十岁，虽然一九四九年以来屡次以触及人的灵魂和改造人的思想为主的政治运动把父亲折磨得面目全非，但我还是发现，他前二十年受过的教育已经深入骨髓，本性难移了。文化大革命中反复批判的“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不但成为父亲暗中教育我们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成为他判断世人的唯一标准。直到今天，父亲见了一个年轻人，不分青红皂白，总是先问人家的学历，然后就拿一些他认为人就应该读的书来试探人家。

从某种理论上说，父亲的观点没有错，可是在现实中，却未必行得通。例如他送给自己的孙子和外孙的座右铭是读书、读书、再读书。最好是都上名牌大学，

都能够拿到博士学位。

在当今不读书反而可以成大气候的背景下，父亲显得很迂腐。子女们也不可能都让他如愿以偿。于是父亲就常常唉声叹气，让我们心情也很沉重。加上我二哥的儿子，父亲的长孙偏偏读不进书，只对做生意感兴趣。父亲为此非常生气，有一段时间闹得家庭出现不和，大家都郁郁寡欢。

我左右开导父亲，还是没有任何效果。最后我只好在电话里对父亲说，我不但读了名牌大学，而且还拿到了国外的硕士学位，可是你知道吗？在国内政府机关工作时，我的领导大多数学历比我低，而且官职越大，学历越低。后来下海了，我打工的几家大企业的老板更是文盲加流氓，没有几个是认真读完中学的……。在中国，人们界定成功人士的标准主要有两种：当官的和发财的。而这两种人很少是靠读书取得成功的。

父亲悲叹世风日下，又哀叹再这样下去，中国就完蛋了……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我只希望父亲不要给后代施加太大的压力。我自己虽然在父亲的鞭策下考上了重点大学，可是也深受高考之害，至今关于考试的各种扭曲场景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醒来后仍然心有余悸。后来我对凡是需要考试才能进入或者需要考试才可以毕业的读书都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反感。当然更可怕的是，我可能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消除那些年所受的教育给我带来的“流毒”。

几年前，就在我刚刚平息二哥的儿子不读书引起的家庭风波后不久，父亲在电话里问我现在是什么学位。我说还是硕士，硕士已经够我的工作需要了，我也

没有时间去上学了。父亲叹息一声后说，我还以为你早就是博士了，他话题一转，我看到报纸上报道有一个家庭出现了三个博士，真了不起……

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父与子的交谈内容再也没有离开学历这个话题，无论我说什么，父亲都能扯回到博士这个话题上。父亲说来说去，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我应该抓紧时间拿一个博士学位。

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拿博士学位，我有太多的书要读，而且我也对那种花几年时间去研究某个人的年谱和思想的研究方式不以为然。可是父亲最后使出了杀手锏：我的子女竟然没有一个拿博士学位的，我自己又没有条件，连研究生都没有读，哎，我真失败，死不瞑目呀……

我真是无话可说，父亲说完自己死不瞑目后又马上转移到我的死上面来，他说，你当什么官，或者当什么总经理都是假的，你没有看到人家外国人死后，致悼词的人从来不称呼死者生前的职务吗？不过人家唯独不会忘记死者的博士称号！你不知道，职务那东西是身外物，人家给你就有，收回来你就啥都不是，可是博士头衔就不同了，那可是货真价实的……

父亲这样说，我没辙了。我一度想胡乱编一个甚至买一个博士头衔回去糊弄父亲，但又一想，以父亲的性格，他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把我的博士身份告诉所有的熟人。如果那种事情发生，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父亲终于成功了，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如果不弄个博士头衔在名字后面，不但

对不起活着的父亲，就算我死后也没脸去见杨家的列祖列宗。于是，我开始读博士学位。

值得欣慰的是，读博士学位让我认识了亦师亦友的冯崇义博士以及另外一批学界师友，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实上这两年我对和冯博士的交往和交流的兴趣早超过了读博士本身。冯博士是一位个头不高，但却壮志凌云的自由知识分子。出国这么多年，有了稳定的高工资工作，当了大学教授，他不但不改变自己的名字和国籍，而且痴心也不改，始终关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民众的生存状况和公民维权等活动。和他时不时地促膝谈心，倾听他对世事的分析和介绍中国的学者与流派，跟着他走进我不熟悉的理论领域，让我获益匪浅。

有朋友很早就提醒我，冯博士性格有些不同，我当然也注意到，冯博士在对自己坚信的理念时会固执己见，是当今为数已经不多的仍然生活在思想和理想中的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很多时候对世事的险恶不管不顾、一笑置之。这让我想起冯博士研究的人，……正是他的这种性格和品质填补了我读博士期间的无聊和郁闷。

可以这样说，没有父亲的执著，我永远不会去开这个头，而如果没有遇到冯崇义博士，就算开了头，我也不能善始善终，更不用说完成这篇对我来说有些吃力的论文。

所以，我要为自己能够完成这篇学术论文而感谢我的父亲和指导我完成研究的冯崇义博士。

内容提要

互联网虽然出现只有十几年，却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由于互联网是没有控制中心的媒体，它的诞生曾经给信仰自由民主的人们带来一片欢呼，以为真正的民主的时代到来了。但是，互联网对于专制政治的堡垒远非攻无不克。中共政权在与互联网的对垒中频频得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那么，互联网进入中国也已经有十几年了，它对中国的政治有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它在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方面到底有哪些贡献？

本文根据能够掌握的资讯以及亲身体验，以案例研究为主要方法，深入探讨中国专制政府与互联网之间的博弈。本文力图客观地展现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真实图景。这个图景由几乎势均力敌的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是中国党国政府当局在有效地控制平面纸质媒体的同时，也将魔掌伸向互联网，使中国互联网受到商业逻辑和权力逻辑的双重宰制。而且，他们操控互联网的技术与手段越来越周密精致，比起对纸质媒体的操控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中国网民这个新的社会群体日益壮大和成熟。由于在利益和价值理念上和党国当局的差别与冲突，中国网民中的相当部分与党国当局疏离日深，而且通过互联网相互呼应此起彼伏，使得治国理念陈旧过时的党国当局对网民的操控陷入捉襟见肘、黔驴技穷的态势。中国专制政府与互联网两者在相互博弈中不断地改变着对方，中国互联网被改造成被阉割和绑架的互联网，中国专制政府也因回应互联网的挑战而被改造成相对增加了透明度和弹性的政府。

本文更突出的贡献是利用第一手材料对中国公民记者和博客这两个在互联网最新出现的现象和最新崛起的力量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当中共党国当局以记者证为手段严格管制所有记者、将新闻信息的采集和发布严格纳入党国的宣传口径，一些无证、无薪而又冒着政治风险的“公民记者”则活跃于中国的各个角落，通过互联网即时发布不经党国当局审批的“敏感”信息，在党国宣传系统之外开辟了另一个新闻信息渠道。当中共党国当局对互联网的网络新闻、论坛、BBS等板块都实行了相当严密的管制，具有自主性、灵活性、宽松性等优势的个人博客犹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大网站，不但承担发布新闻（特别是维权新闻）的功能，而且以时评、随笔、杂感、论文等文体承担政治讨论、观念传播思想沟通和理论探索的功能。

本文所揭示的另一个现象是，在民主国家中“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同构，在专制国家中“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差异甚大。中共党国政府在竭力延缓现实社会中的政治民主化，但“网络社会”中的民主化已先行一步。互联网已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前沿阵地。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到，每一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都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给中国公民带来更大的发言权，都带来信息民主化的结果。中国核心网民是一批彻底摆脱了臣民心态的现代成熟公民，具有成熟的现代权利意识和民主理念。他们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在网上进行公共沟通、以言论方式参与社会政治事件，并在这种沟通和参与中成熟起来。一些民主机制已经先在中国“网络社会”中形成，诸如平等参与、信息公开、资源共享、自由结社、民主协商、投票海选等等。毋庸置疑的是，“网络社会”的

发展，也为现实社会提供了新的互动环境与空间，并充当现实社会变革的先导。在“网络社会”发展起来的自主意识、自由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不断冲击着现实社会的等级专制体制。“网络社会”的发展，拓宽着中国公民的信息渠道与言论空间，迅速有效地传播着自由民主思想，以公民权利意识的广泛提高为基础的维权运动正在中国社会波澜壮阔地展开，甚至人权、法治、宪政等自由民主理念都冠冕堂皇地逼进了中国官方话语系统。

本文的总体结论是，互联网迄今未能颠覆中国党国专制政府，但它成功地护持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线生机，不断地积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思想、知识、组织和人力资源，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作用与潜能均不可估量。

ABSTRACT

Relied primarily on the first hand materials and based mainly on the methodologies of case studie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his thesis is an in-dept analysi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t demonstrates the real picture of the ongoing information warfare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On the one h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te has extended its skillful control over the printing media to the Internet with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mechanisms such as manipulating, blocking, filtering, policing and ensuring self-censorship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rewards and harsh punishm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has engendered the growth of a new social stratum of netizens who have managed with some success to circumvent the obstacles created by the party-state and access multip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Due to profound differences in beliefs and values, the party-state finds itself in constant conflicts with a great proportion of netizens. As a consequence the Interne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transformed each each other, making the former less open while making the latter more open and flexible.

Mor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of the thesis lies in its timely assessment on the impacts of “citizen reporters” and bloggers. It illuminates that where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te resorts to licensing and other mechanisms to keep official journalists in line, thousands of “citizen reporters” volunteer to open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news for the Internet; and that whereas the party-state has brought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web forums, and chat rooms under strict control, blogs has emerged as a new effective site for news, political debates and ideological exploration,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every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helped to improve the power structure in favour of the people, empowering the Chinese netizens in the public sphere. Furthermore, in contrast with the political reality in China, democratic ideas and democratic practice have developed well in advance in the virtual networks or “virtual society”, pounding at the despotic order. The overall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is research is that the Internet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sustaining the endeavour of democratisation in China,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and networks, and demonstrated a great potential in facilitating China’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目 录

Contents

作者原创性声明 CERTIFICATE OF AUTHORSHIP/ORIGINALITY	2
致谢 (Acknowledgements)	3
内容提要	7
ABSTRACT	9
目 录	10
绪论	12
第一节：选题缘起和意义	12
第二节：文献综述	14
第三节：方法与思路	16
第一章：中国互联网调查与研究	19
第一节：中国的网络基础设施	19
第二节：中国的网民	20
第二章：从《南方都市报》看中国媒体现状	32
第一节：“大众媒体”成为控制大众的媒体	32
第二节：控制媒体：规定和操作	35
第三节：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	37
第四节：媒体的希望在互联网	40
第三章：“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互联网	43
第二节：“和谐社会”要消除不和谐音符	45
第三节：作为“和谐社会”中不和谐音符的互联网	48
第四章：公民记者——博讯新闻网的过去和未来	53
第一节：“公民新闻”和“公民记者”	53
第二节、博讯新闻网	54
第四节、北京当局如何打压博讯新闻网	64
第五节、博讯公民记者子木被捕案例	66
第六节：博讯新闻网的前途	79
第五章：博客——中国特色的公民新闻	82

第一节：博客的兴起	82
第二节：互联网——我的出版社	84
第三节：我们都是作家——网络作家	89
第四节：博客的优势	93
第六章：我的博客实验及其意义	95
第一节：开设一个博客只需十五分钟	95
第二节：博客兴起的两个必要条件	97
第三节：网管如何管理博客	98
第四节：点击率、扣分制和良知	99
第五节：我的博客实验	100
第六节：博客——为历史留下声音？	105
附一：《网络公民杨恒均——梁泉纪行文字资料》	108
附二：《为历史留下声音——杨恒均的意义》	111
第七章 中共改变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改变中国	116
第一节：钢铁长城——使用技术手段封锁互联网	116
第二节：血肉长城——使用庞大的管理队伍对付互联网	122
第三节：思想长城——通过自律的方式约束互联网	125
第四节：这一切，没有互联网又会如何？	131
第五节：互联网终将改变中国	136
参考文献：.....	140

绪论

第一节：选题缘起和意义

1996 年台海危机一触即发，台海周边形势紧张。当时我在美国华盛顿参加了一个日本和台海问题的研讨会，会议主发言人是来自日本防卫厅的主掌美日情报交换的某君。这位日本情报官在谈到周边各国对当前局势的看法的时候，使用了排列句子。说到美国可能出现的情况，他的排列是：白宫如何看待危局，国会如何做决定（出兵要国会批准），美国的民意又会如何演变（因为美国民意会最终决定总统如何介入台海危机以及介入多深）；他说到日本的各界的反应是这样的：日本首相会如何、日本执政党和国会又如何，右派势力会否抬头，以及日本民众的民意走向会如何影响事态发展，影响有多大；在他谈到台湾时，排列也是类似的：总统李登辉的意思、军方的忧虑以及台湾 2 千多万民众的态度如何决定台湾的政策……

最后他说到了中国大陆也是这样排列的：中国政府的看法（他又把它分成了温和派和强硬派），中国军方的一些看法，中国地方政府（诸侯的态度）——文章到此结束。

日本情报官对于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台海危机，提出了当时牵涉其中的各国可能持有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基于公开资料和日本情报部门的研判，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可是他的报告刚刚做完，美国前驻北京大使馆武官文某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报告在谈到各国各方势力的态度时，都提到了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比较全面。但是，我也注意到，在你提到中国各方面的反应和可能对最终政策的影响时，你唯独没有论及中国民众和中国的民意。12 亿人的意见难道不重要？

事情过去很久了，而且我也在一些场合提到了这个例子对我的影响，可是，当时留下的深刻印象还是挥之不去。也许，现在的中国有所不同了？但愿如此。但那天那个日本情报官为自己论文的辩护是这样说的，中国不允许进行非官方允许的民意调查，而他们所有的媒体都是官方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需要的民意数据不但无法准确掌握，而且，甚至没有一个窗口是可以让我们作一个粗略了解的。在没有任何独立的途径得到中国民意相关数据时，我还是认为不能写进论文里，不严肃。¹

这位甚至只到过一次中国大陆的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媒体现状的了解并不比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中国的人差多少。当时中国的民意是通过官方的报纸表达出来，其可信程度可想而知。而所有的能够发表民意的媒体都控制在官方手里。民众如果需要表达意见的话，必须通过这些白纸黑字的报纸杂志或者电视台。费正清说过一句话：“实在说，我们无从讨论中国人民在做什么，只能讨论中共领

¹ 引自杨恒均《西方各国为什么不怕中国人的爱国激情》，天益网，2008 年 6 月 12 日

导人的一些行事。我们可以研究骑马的人，却难以研究马。”²

1997年后互联网在中国迅速出现并迅速崛起，成为历史大趋势。1615年德国《法兰克福新闻》成为世界第一份报纸。1920年11月，美国匹茨堡KDKA电台诞生。1936年11月，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设立电视。如果我们可以从广播得到新闻，为什么还要看报纸？如果我们可以从互联网得到新闻和资料，为什么还要看报纸和买书？而且如朱学勤所说：网络之发达，一瞬千里，键盘所及，就是哈佛，就是剑桥。³

在21世纪的资讯时代，因特网早已不是什么现代时髦的代名词。它已经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融进了我们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今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是天天上网的忠实网民，几乎每天都要上网收发电子邮件，阅读新闻，在网上寻寻觅觅，查找资料，温故而知新。偶尔，我们也会上网聊天，听音乐，登陆博客记录发生的事和自己的思想火花。甚至我们也习惯网上购物了，还到网络上付费，买机票，察看银行帐号，看股票。就这样，我们的生活学习娱乐等跟因特网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可以感觉到互联网虽然出现只有十几年，但却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它也是在不停变化的，一是它在演变和发展，2002年之前，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还有比BBS更好的东西，那就是博客。当我们会使用了GOOGLE的时候，我们又突然发现，世界好像所有的资料都会在我们于键盘上轻轻敲打几下就会跳出到我们的屏幕上。

互联网就是一个无控制中心，它产生于冷战之中，为的是大战爆发后，美军总部被炸毁，仍然可以进行信息传递。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有一个控制中心，但互联网却没有。曾经有科幻文学幻想白宫掌握着全球的互联网按钮，就像他们掌握了美国的核子按钮一样，当然这只是科幻。这种性质决定了互联网到来时，曾经给西方人带来了一片欢呼声。让他们认为真正的民主的时代到来了。⁴

那么互联网进入中国也已经有十几年了，作为传播资讯的互联网，对中国的政治有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它在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方面到底有哪些贡献？这就是本文所要试图回答的问题。而且，选择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对我来说并不是局外人的审视，而是有所为而为之。

第一、互联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在我最初接触这个题目时，带给我激情和热情。我是1997年在美国时第一次接触互联网，从那以后，我与互联网的关系越来越深，我不想使用依赖这个词，实际上我对它有一定的依赖，我更喜欢使用互动这个词。对我自己来说，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东西，一旦我不上了，它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我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久前，山西一个县发生了县长勒令关闭所有网吧的情况。⁵这给我冲击很大。今后我在研究

² 费正清：《中国新史——费正清论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464页。

³ 朱学勤：《顾准诞辰九十周年有感》，朱学勤文集 www.boxun.com

⁴ 胡泳、范海燕：《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68页

⁵ 新华网：《山西方山县委书记铁腕关闭县城全部网吧引争议》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10/08/content_5176144.htm

的过程中，会时时记住，中国政府分分钟可以关闭互联网！这些对于我一早确定的中心议题“互联网将改变中国”具有巨大的颠覆意义。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始终还是掌握在北京政权手里。

第二、这些年我一直对互联网保持一定的跟踪研究，虽然我确定这个论文题不久，但实际上，从1997年特别是1999年后，我每年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收集互联网与中国政局的相关资料，而且互联网出现近十年的动态都清楚掌握。由于这层关系，我被好几个国际新闻网站聘请为兼职的顾问或者编辑，这些身份使得我对互联网的研究比一般的研究人员有了更多的便利。

第三、这是我为什么会确定这个题目的最后一点，但却是最重要的一点。整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的七年里，世界上最关注的热点政治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前途问题，中国何处去？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中国会不会一夜崩溃等等。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各说各话的大题目。而在过去十年里，整个大题目里经常跳出来的一个词，就是：互联网。据资料显示，在过去七年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或者关注中国政治前途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不曾提到互联网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发展前途的。互联网已经和中国前途密不可分。

另外，本人由于喜欢写作，但又由于写作的题目涉及政治，所以写作的理想一直无法实现，但自从有了互联网特别是博客出现后，我自己也成为网络上拥有相当读者的“名作家”。⁶

第二节：文献综述

互联网毕竟才出现十几年，研究互联网和政权之间关系的学术书籍和文章，虽然并没有形成系统，但研究的书和文章并不在少数。以我目前已经收集到的来看，书籍和研究报告共有四十余种，包括卡耐基和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因为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中国国内的学者对互联网的介绍与探究，往往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海外研究这一课题的著作，有的将着眼点放在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媒体的独特功能，以及它对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⁷有的将重点放在互联网的政治功能，并探讨互联网与各种政治思潮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互联网与民主政治及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⁸也有不少论著集中探讨中国异见人士利用互联网来推动他们的人权和民主事业，以及中国政府的全力围堵。⁹

⁶ 详见第七章。

⁷ Franda, Marcus, *Launching into Cyberspace: Internet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in five world region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2002; Hughes, Christopher R. and Gudrun Wacker, eds., *China and the Internet: Politics of the Digital Leap Forward*, RoutledgeCurzon, 2003; Kalathil, Shanthi and Taylor C. Boas, *Open Networks, Closed Regime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Authoritarian Rul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3; Carey, James W.,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7, no.1, 1993. p. 1-21.

⁸ Coleman, Stephen, 'Can the New Media Invigorate Democracies', *Political Quarterly*, vol.70, no.1, 1999, p.16-22; Ferdiland, Peter, *The Internet,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London: Frank Cass, 2000; Bimber, Bruce,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populism, community, and accelerated pluralism', *Polity*, vol.31, no.1, p. 133-160; *New Nationalism: the internet crusade*; Ferdinand, Peter, ed., *The Internet,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London: Frank Press, 2000; Simon, Leslie D., Javier Corrales, and Donald R. Wolfensberger, *Democracy and the Internet: Allies or Adversaries*,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2.

⁹ Kalathil, Shanthi and Taylor C. Boas, *The Internet and State Control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hina, Cuba,*

对于刚刚兴起十年的互联网的研究,这些研究书籍和报告应该算是比较全面的,它们成为我研究互联网的主要读物。大量的研究互联网的文章和短文,这些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收集到。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堪称“一日千里”,所以很多学术著作在形成的同时,互联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这使得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大量出现在网络上的学术文章往往比已经成为著作的书更有深度和广度。这可以说是研究互联网的一个奇特现象,是研究其他学科和题目没有遇到过的。

综合以上各个书籍中的观点,特别是散见于网络上的对互联网与中国民主政治评论,不外乎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德国明斯特大学的学者维夏德·沃伊克认为:“因特网迅速发展向政治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因特网的巨大潜力是否会使民主更加具有活力?”¹⁰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悲观主义者认为新的信息技术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好处,因为“新的技术只不过促使权力更加集中,因而预示着一不详之兆。”;“新的技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小撮政界人士或掌权人物主宰和控制,使他们能够左右和操纵群众的情绪。”¹¹按照他们的思路和判断,“计算机为主的世界将受到某一阶级的统治”;“电子计算机化的交流系统肯定会威胁到可能出现的公共所有制和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¹²有的人甚至担心出现“电子法西斯主义”。¹³乐观主义者则认为,“新技术促进和捍卫了民主和言论自由。”“新技术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潜力,会使更多人在民主参与的方式下卷入社会生活的洪流中去。”网络技术将把人类带入“电子民主”的新时代,加速人类的民主化进程。¹⁴

在中国大陆,虽然说法不同,但基本上和国际上的看法一致。例如张小山认为,正在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充当一个理性力量。¹⁵我们不用“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词语来描述 2007 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因为这些词对展现这一年互联网舆情并不够生动。我们认为以下六个关键词最能代表 2007 年中国互联网舆情的特征属性:人道、维权、参与、争议、成长,以及“谣言”。只有在这些关键词构成的交叉维度空间中,我们才能对 2007 年互联网舆情及其与社会转型大背景的互动,得出比较深入透彻的理解。

但也有人认为不能夸大互联网的作用。经济学家樊纲最近说:“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1; Kalathil, Shanthi and Taylor C. Boas, *Open Networks, Closed Regime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Authoritarian Rul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3; Chase, Michael S. and James C. Mulvenon,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 Santa Monica: RAND, 2002; Bell, Mark R. and Taylor C. Boas, 'Falungong and Internet: evangelism, community, and struggle for survival', *Nova Religio*, April 2003, vol.6, no.3, p.277-293.

¹⁰ 信息网络管理中心:《网络发展及其对执政能力建设的挑战》,

http://www.jlidx.gov.cn/xxzx_news.aspx?id=476&lm=infor

¹¹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信息化时代的领导管》, 2004 年 04 期

¹² 中华康网:《网络与民主政治的发展》, <http://www.cnkang.com/yaox/xxx/llts/200703/70611.html>

¹³ 中华康网:《网络与民主政治的发展》, <http://www.cnkang.com/yaox/xxx/llts/200703/70611.html>

¹⁴ 中华康网:《网络与民主政治的发展》, <http://www.cnkang.com/yaox/xxx/llts/200703/70611.html>

¹⁵ 张小山:《互联网推动中国社会转型》,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2511>

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如果中国所有利益群体都在网上了，那么中国最大最难的一些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¹⁶

归结各个学者和流派的观点，我认为在涉及到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前途影响的想法上，一直以来存在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

一、乐观派认为，互联网使得民众得到一个前所未有获得信息和表达意见的平台，民众的公民意识将逐渐苏醒，公民维权的空间将逐渐扩大，民众将不再满足于在虚拟的空间拥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等等，——这些将最终改变中国政治，使得中国实现民主化。持这个观点的学者主要集中在1996年到2002年的著作中，他们坚信两点，一是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民众的知情权，媒体开放，人民逐渐拥有言论自由，将是一切变革的起点。第二点他们认为互联网的出现，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二、悲观派的观点稍晚一些出现，集中地出现在2000年之后，但有后来居上之势。这种观点认为，当中国上网人数以几何级数上升时，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也越来越严，越来越有效。而且像以前出现的大多数高科技一样，互联网也成了一把双刃剑，政府更多地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继续决定民众的看什么和听什么。这个阶段，各个学者开始检讨前几年大量涌出的所谓互联网的出现将终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的理论。同时政府连续颁布控制性的法令，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互联网原有的性质。这也是在我进行了三年多的研究之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互联网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政府改变互联网？

就现有成果而言，西方学者在研究互联网与中国的民主政治时有一个倾向，就是把焦点基本上都对准了异议人士，宗教团体，独立学者和各种反政府的组织和团体。¹⁷研究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互联网上和中共当局发生冲突，展开的一场场看不见的战斗。这种情况在互联网刚刚兴起时，应该是很有效的，主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北京政府大力提倡网络，但却尚未有效封锁网络（出于“麻痹大意”或者经验不足、技术不足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随着北京加大对网络的管理，上面西方学者主要集中研究的对象基本上从中国互联网上消失了，或者至少也被严重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他们的研究往往就会产生比较片面的结果。如果研究互联网也以他们为主，而不是更集中在目前国内的普通民众身上，那得出的结论肯定有相当大的水分和偏差，不能用来说明对中国前途的影响。

第三节：方法与思路

¹⁶ 樊纲：《不能让网言左右政策》，《信息时报》2007年4月12日

¹⁷ Chase, Michael S. and James C. Mulvenon,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 Santa Monica: RAND, 2002.

由于互联网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涉及范围很广，内容又很庞杂，这是选择这个题目遇到的最大困难。第二个就是这是一个涉猎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工作，历史，社会学，媒体研究，政治体制等无所不包。这个问题一度让我望而却步。第三个困难就是互联网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快，很多新的东西随着技术的突破突然出现，例如在 2002 年之前谁也不知道会有一个叫博客的载体，比网络新闻和论坛更能够贴近网民。正因为这种变化，让我在研究中有一些跟不上的感觉，随时需要更新自己所收集的资料，随着新资料和新情况的出现，有些观点也不能随之修订。

无论是西方研究互联网的学者还是中国的学者，要想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研究互联网对普通民众在政治意识和思想方面的影响，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而我的研究将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为避免泛泛而论并将研究引向深入，我所选择的主要方法是参与观察和案例研究，而且将焦点放在刚刚兴起、从而研究很不充分的博客和公民记者这两个目前最活跃的互联网媒体。

我以深入国内网络为载体进行研究，同时以开设自己的博客和网民与网管打成一片，加上和各大网站编辑和主管建立广泛的联系。对于网络记者和博客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以及民主政治的影响，本人从草根研究起，对于北京政府如何控制网络都有第一手的资料。本人在研究过程中高度重视互联网上大量短小精干短文，遗憾的是这些短文出于政治原因往往不署实名，给确认他们的学术贡献造成技术上的困难。

比尔盖茨在 1995 年就说过，当一个新科技出现时，短期时间内，人们往往高估它的作用；而从长远来讲，则又低估它的作用。¹⁸比尔盖茨的话可以引用来说明我对于互联网媒体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民主政治的影响的看法。

互联网刚出现时，绝大部分专家学者都欢欣鼓舞，认为它将终结历史，极权和一切不人道的政府都无处躲藏，天下行将大同。可是随后的发展让他们跌破了眼镜，中国的互联网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北朝鲜除了金正日，民众都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这些专家学者又纷纷垂头丧气。而我的观点则是倾向于比尔盖茨的那句名言，我不会高估互联网在近期内的作用，但也绝对不会低估它在长远的作用。

本论文将通过实证研究来论证，互联网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中国。是的，这种改变显然不是互联网刚刚出现时大家欢呼的那样，公民社会和民主立即随着宽带铺成的信息“高速公路”通向千家万户。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必须认识清楚的是互联网仍然是严格控制在党国手中。除了出现极端情况党国的宣传和军警机关可以随时掐断互联网之外，党国机构也在利用互联网为集权统治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党国严格控制之下的互联网，在很多时段和情境下，变成反民主的工具，变成民族主义的利器。

然而，当局无论如何控制和利用互联网，高科技的产物毕竟和集权专制在本质上不相容，互联网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民众总能够在这个可以被控

¹⁸ 比尔盖茨：《走向未来》，1995 年

制的平台上找到漏洞,通过这个漏洞传递信息或者接收资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受互联网影响的中国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向公民的行列看齐。中国社会也在这些“网络公民”的推动下朝公民社会艰难前行。

公民记者和博客作为互联网中最近最新的现象,正是在公民社会的形成和中国政治民主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各个领域都严密控制的情况下,要想通过其他的途径达到进步步履维艰,然而,公民记者和博客是目前党国宣传和情治系统控制最松的一个环节。

公民记者和博客正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和速度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虽然说目前平民话语的博客和公民记者还没有引起质的变化或者“革命”,但如果此势头不被党国遏制或者扼杀的话,从量变到质变的可能性随时发生。

从历史观的角度说,我们不赞同“技术决定论”或其它形式的决定论,不认为互联网会必然地、自然而然地给中国带来民主。我们的政治史观是“事在人为”,将政治变迁与结局视为在场的政治势力博弈较量的结果。我们认为,网络技术的出现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动力和机遇,同时也因为专制政府对网络技术的控制和利用而对民主事业带来新的挑战。从正面利用网络技术可以推动民主的进步,从侧面干扰网络技术可以妨碍民主的进步,从反面利用网络技术则可给民主事业带来危害。本论文所关注的,正是中国围绕互联网展开的博弈过程以及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

除绪论外,本论文大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对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里程作一个提纲挈领式的论述,以为全文提供基本的背景知识;第二章以《南方都市报》为案例,从国家有关部门对该报的控制和该报从业人员充满智慧而又力不从心的因应中,窥探当代中国纸质媒体荆棘丛生的生态环境,从而凸显电子媒体在突破国家控制方面的重大使命。第三章分析互联网这一新型媒体的特性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政府不能完全控制的克星。第四章以《博讯新闻网》为案例,研究互联网公民记者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第五章研究“博克”的功能以及中国政府对它进行阉割所带来的后果。第七章以作者本人的博克实验来证明博克的活力、潜力和冲击力。第七章可算是全文结论,对本文的主要观点作进一步的疏理,并展望互联网与中国政府之间博弈的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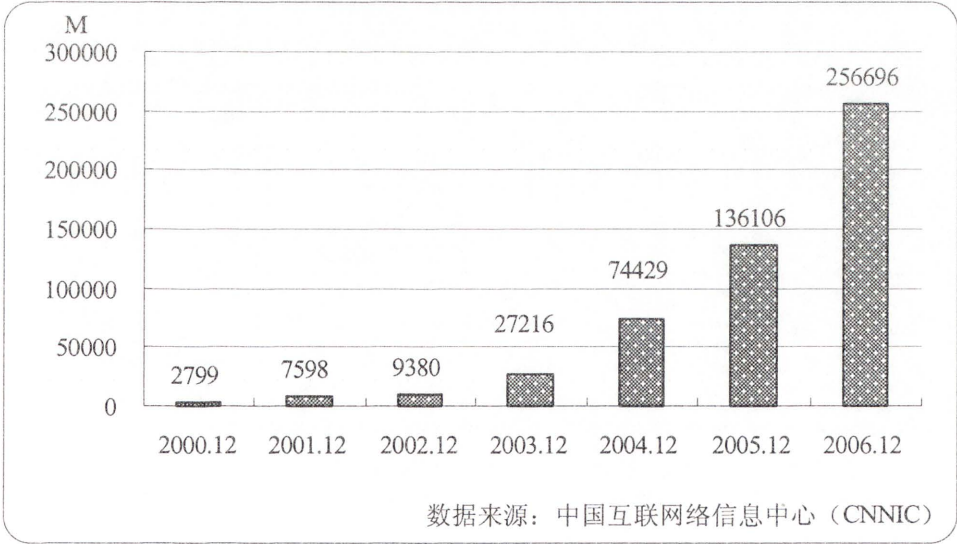
第一章：中国互联网调查与研究

这一章将集中对一些互联网数据的调研，在进行中面临的问题是：所有数据都来自于少数一个或几个官方机构，在中国，设计电信等行业的数据属于国家保密的范围，而且，并不允许个人或者私人、民间机构进行相关调查或者民意测验。但鉴于本论文的研究主题，有些调研却是必不可少的。如何在受限制的情况下，得到尽可能多的科学的研究数据，成为过去三年最困难也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以下所有是截至 2007 年的调查数据，来源大多为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但其中也有为数不少并对论文结论有重要影响的数据来自于论文作者利用有限资源和条件所进行的调查。¹⁹

第一节：中国的网络基础设施

截止 2006 年 12 月份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国际出口带宽的总容量为 256,696M，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20,590M，增长率为 88.6% (如图 1-1 所示)。可见，中国国际出口带宽增长非常迅速。

图1-1 历次调查中国国际出口带宽 (M)



¹⁹ 作者由 2007 年初开始以在大陆各大网站开博客的方式进行调研，例如以博客主开设调查问卷吸引网民回答问题。统计材料截止期为 2007 年 3 月份。考虑到 2007 年一年以及 2008 年初，涉及到中国互联网的各項数据仍然以有规律的平稳趋势上升，没有补充进最近的数据。但以后章节中的行文将会使用。

表 1-1 中国国际出口带宽的运营商分布

运营商	带宽
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	135,321M
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宽带中国 CHINA169 网)	89,665M
中国科技网（CSTNET）	17,510M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	4,796M
中国移动互联网（CMNET）	5,750M
中国联通互联网（UNINET）	3,652M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互联网（CIETNET）	2M
中国长城互联网（CGWNET）	建设中
中国卫星集团互联网（CSNET）	建设中
中国铁通互联网（CRNET）	建设中

第二节：中国的网民

鉴于本论文的中心主题，中国网民的数量、组成以及上网浏览内容包括网民在网络上的互动都是最主要的内容，然而，正是这部分内容也是最难以得到的，更不用说准确的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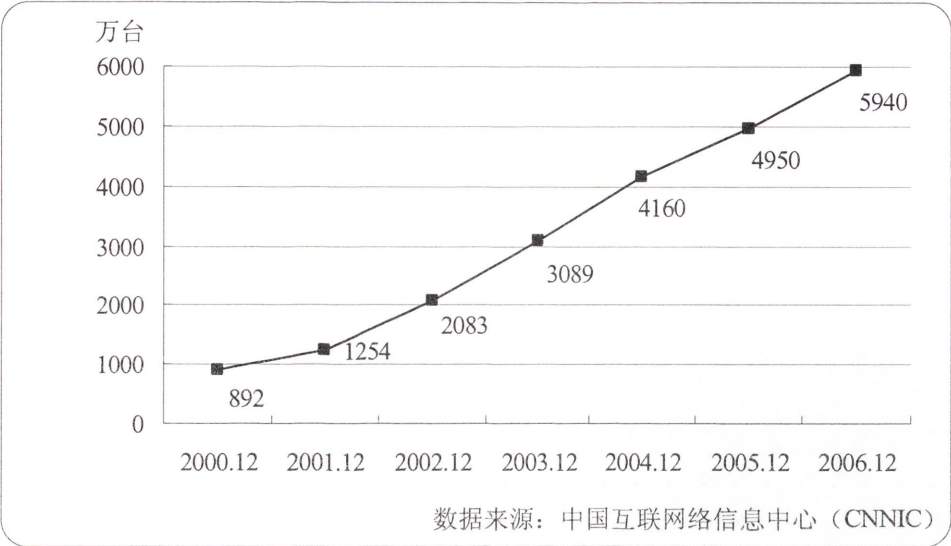
（一）上网计算机和网民总数

根据 CNNIC2007 年 1 月份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上网计算机总数已经由 1997 年底的 29.9 万台激增到 5940 万台，增长了 198.7 倍。与 2006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990 万台，增长率为 20.0%（如图 1-2 所示）。

手机上网作为计算机上网的补充，是业界关注的热点。从绝对规模上看，至 2008 年 1 月，手机接入的网民规模已达到 5040 万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网民为了弥补上网计算机的不易携带和设备成本昂贵的缺点，选择了手机上网，中国网民的上网条件在逐渐改善中。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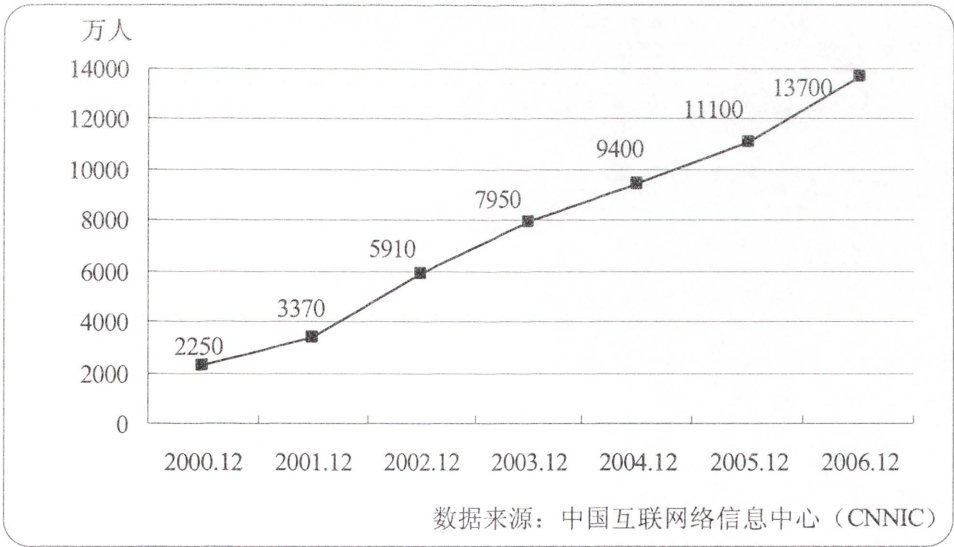
²⁰ 第 2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图 1-2 中国上网计算机增长状况（单位：万台）



至 2006 年底截止，中国的网民总人数为 13700 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网民总人数一年增加了 2600 万人，增长率为 23.4%（如图 1-3 所示）。可以看出中国正处于网民总数快速增长阶段。这一数字到 2008 年 1 月，已跃升到 2.1 亿，仅以 500 万人之差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²¹

图1-3 中国上网用户总数（单位：万人）



这几年网民数量逐年增加，然而，根据笔者的观察，有一个现象也必须考虑在内，那就是这个数字不是一味上升的，在考虑到人口素质，地区差异的情况时，必须认识到，等到“该上网的都上网了”的时候，这个上升的数字会缓慢下来。但根据笔者的统计，这个数字将会沿上升趋势达到 3 亿人口作用，时间将在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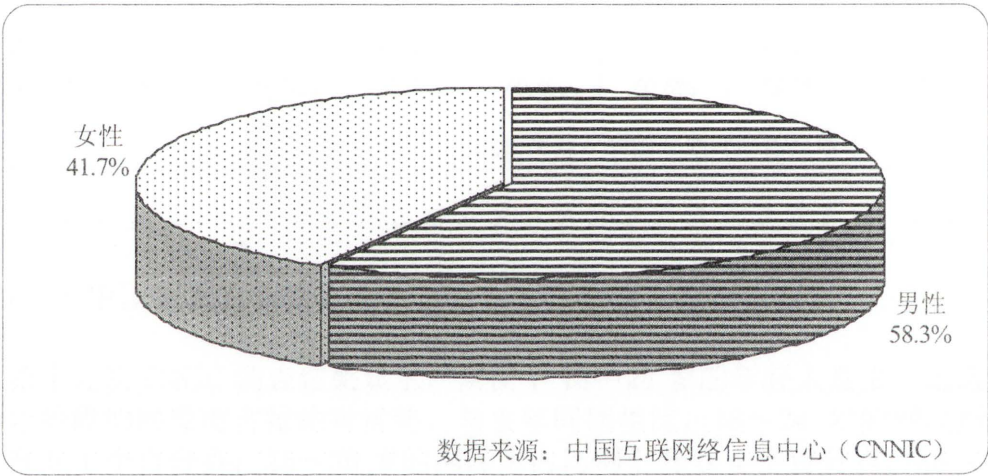
²¹ 第 2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年左右。²²

（二）网民的性别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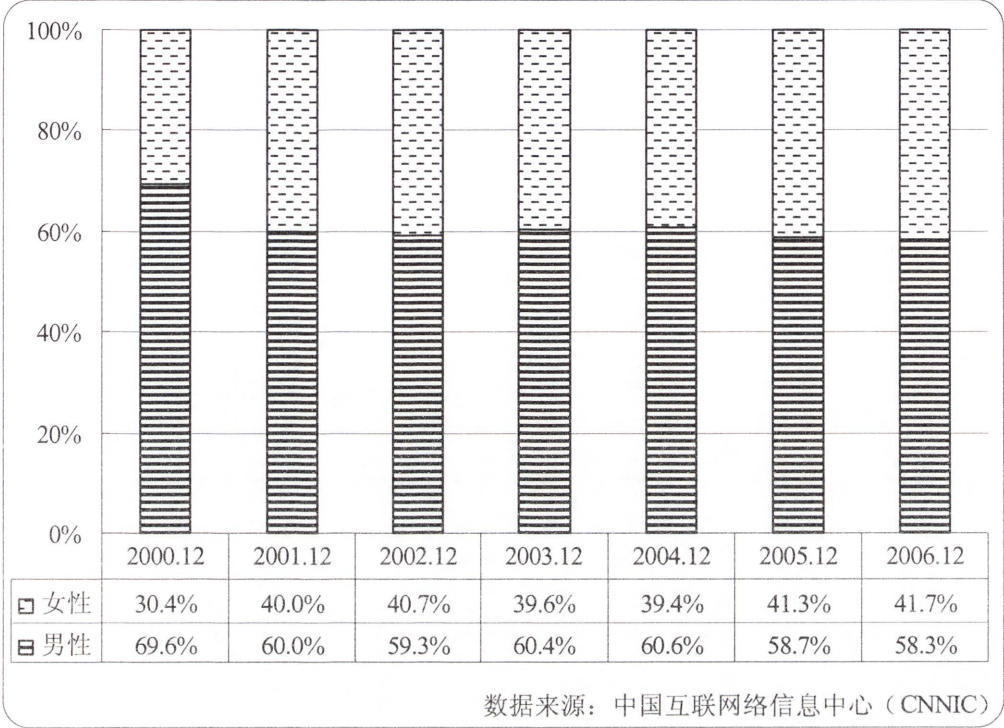
根据第十九次 CNNIC 调查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的男性网民占 58.3%，女性网民占 41.7%（如图 1-4 所示）。男性依然占据网民主体。从普及率的角度来看，男性网民占中国男性总人口的 11.9%，女性网民占女性总人口的 9.0%。互联网在男性中的普及程度仍然要高于女性。

图 1-4 中国网民的性别结构



²²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现有人口数字的统计，以及未来几年人口的增长得出。

图 1-5 中国网民的性别分布



（三）中国网民的年龄结构

第十九次 CNNIC 调查结果显示，网民中 18~24 岁的年轻人最多，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网民而占据绝对优势。与去年同期相比，18~24 岁的网民所占比例上升 0.1 个百分点，25~30 岁的网民所占比例上升 0.4 个百分点，36~40 岁的网民所占比例上升 1.1 个百分点，18 岁以下的网民所占比例上升 0.6 个百分点，60 岁以上的网民所占比例上升 0.1 个百分点，31~35 岁的网民所占比例下降 1.2 个百分点；从绝对数看，18~24 岁的网民人数增长 927 万人，25~30 岁的网民人数增长 557 万人，18 岁以下的网民人数增长 513 万人，31~35 岁的网民人数增长 138 万人，36~40 岁的网民人数增长 335 万人，41~50 岁的网民人数增长 95 万人，51~60 岁的网民人数增长 1 万人，60 岁以上的网民人数增长 34 万人。35 岁及以下的网民达到了 11302 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133 万人，增长率为 23.3%；35 岁以上的网民达到 2398 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467 万人，增长率为 24.2%（如图 1—6、图 1—7 所示）。年轻网民依然是中国网民的主力军，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年龄在 35 岁以上网民的增长速度要稍快些。

图 1-6 中国网民年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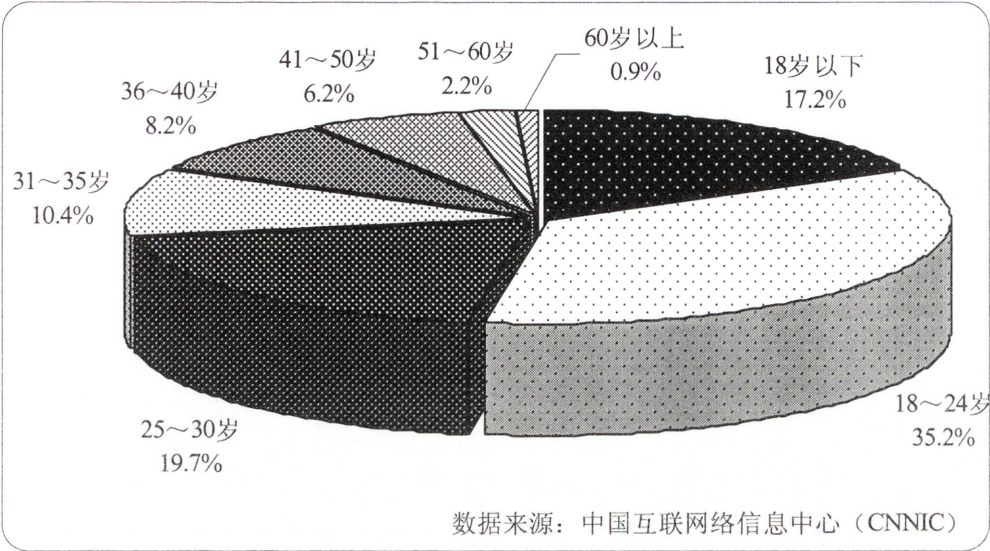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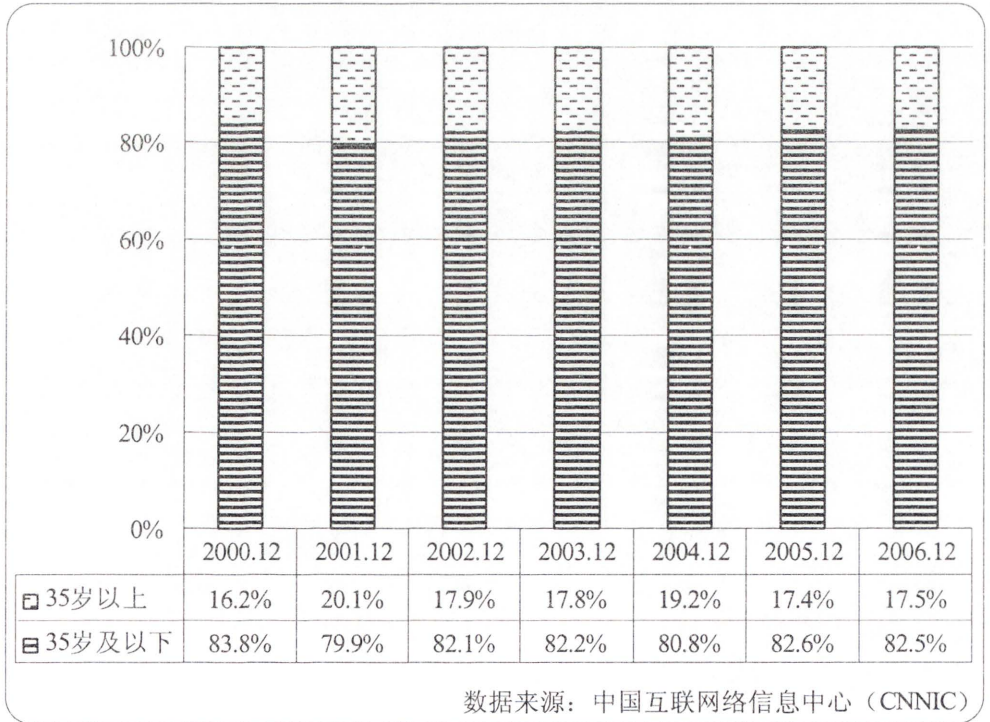


图 1-7 中国网民年龄分布（单位：%）



从网民年龄分布可以看出来，互联网被誉为年轻人的世界是不足为奇的。由于这是我们能够从中国大陆得到唯一的调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和我自己的调查结果吻合，所以，还是比较准确的。80%的网民是 35 岁以下，这说明两点：一，他们并不对中国政局具有立即的影响力；二，他们是未来主导中国政治的主

力。这些人是谁？他们在想什么？和互联网有关吗？但要研究他们——对受众的研究，各方条件还受到限制。

排除了对以上图标准确性的担忧，另外一个担忧就出现了，那就是我们可以从几组数字中看出来，30 岁到 50 岁这组上网人数不成比例的少，而在现实中这部分人往往是在各行各业中举足轻重的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一情况还将在后面的分析中多次提到。

（四）中国网民的受教育程度

第十九次 CNNIC 调查结果显示，网民中文化程度为高中（中专）的比例最高，达到 31.1%，其次是本科（25.8%）和大专（23.3%）。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网民比例为 28.5%，文化程度为本科以下的网民比例达到了 71.5%。可见，文化程度为本科以下的网民仍然占据大多数。

与 2006 年同期相比，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以下的网民所占比例略有增加，达到 71.5%。从绝对数看，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以下的网民增加了 1937 万人，达到 9796 万人，增长率为 24.6%；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网民增加了 663 万人，达到 3904 万人，增长率为 20.5%。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以下的网民在这一年内的增长速度要高于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网民。

图 1-8 网民受教育程度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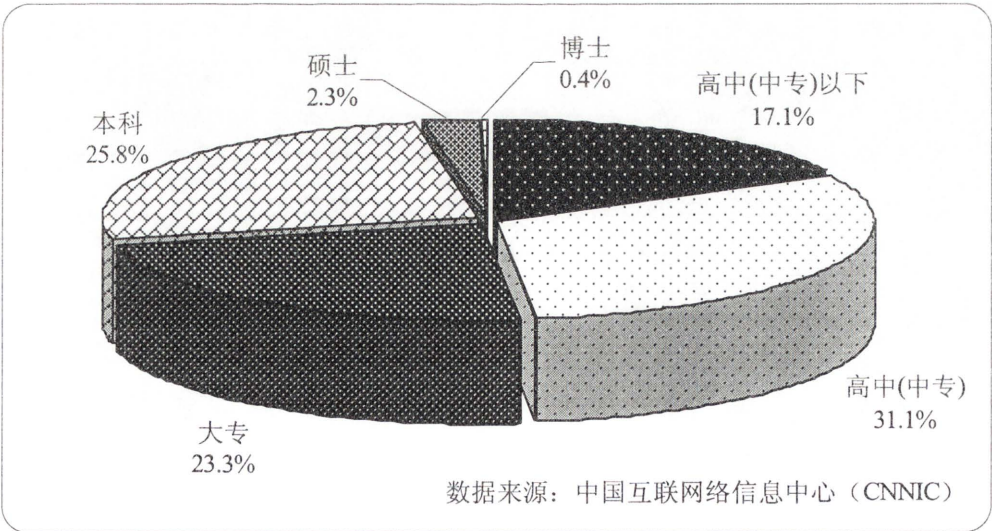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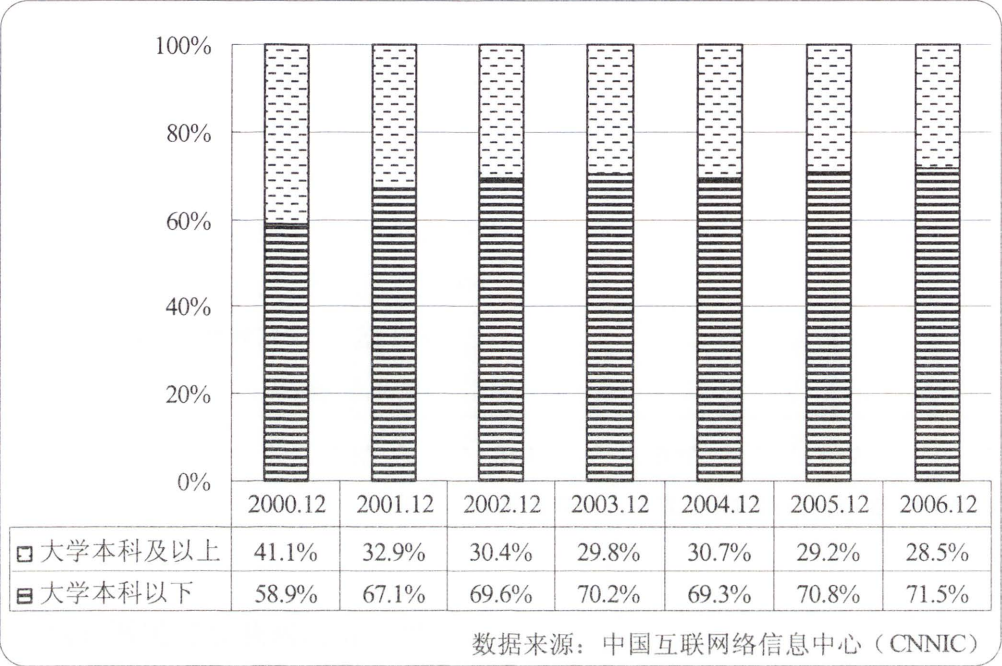


图 1-9 历次调查网民受教育程度分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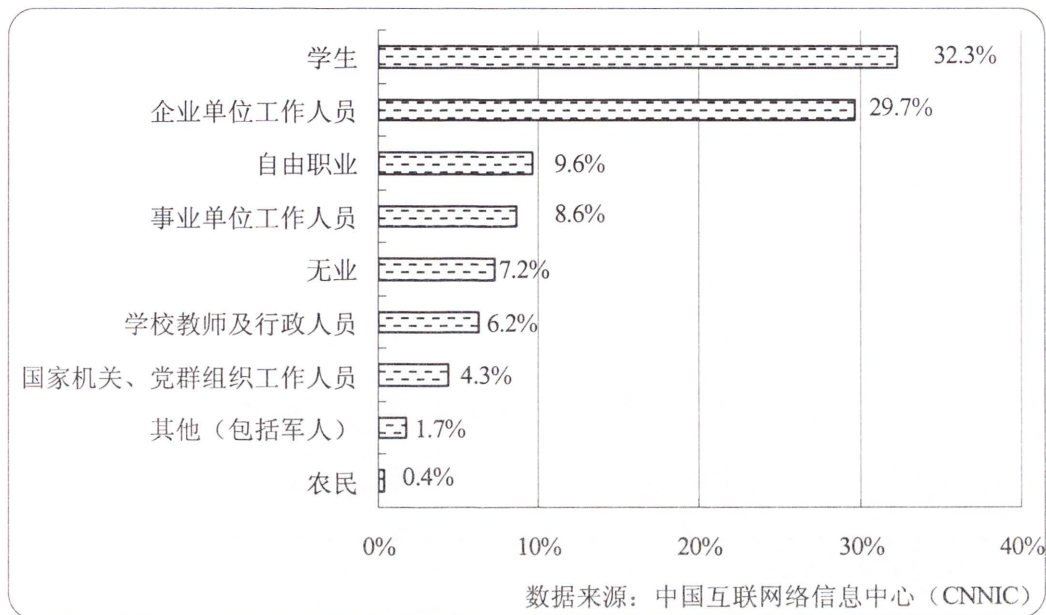


这可能是中国的特殊现象，那就是大学本科以下的学历的网民占绝大多数，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成为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对本论文的多个重要观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五）中国网民的职业结构

第十九次 CNNIC 调查结果显示，网民中学生所占比例最多，达到了 32.3%，其次是企业单位工作人员，占总数的 29.7%，排在其后的是自由职业者，所占比例为 9.6%，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所占比例为 8.6%，学校教师及行政人员所占比例为 6.2%，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工作人员所占比例为 4.3%，其他职业的网民所占比例都比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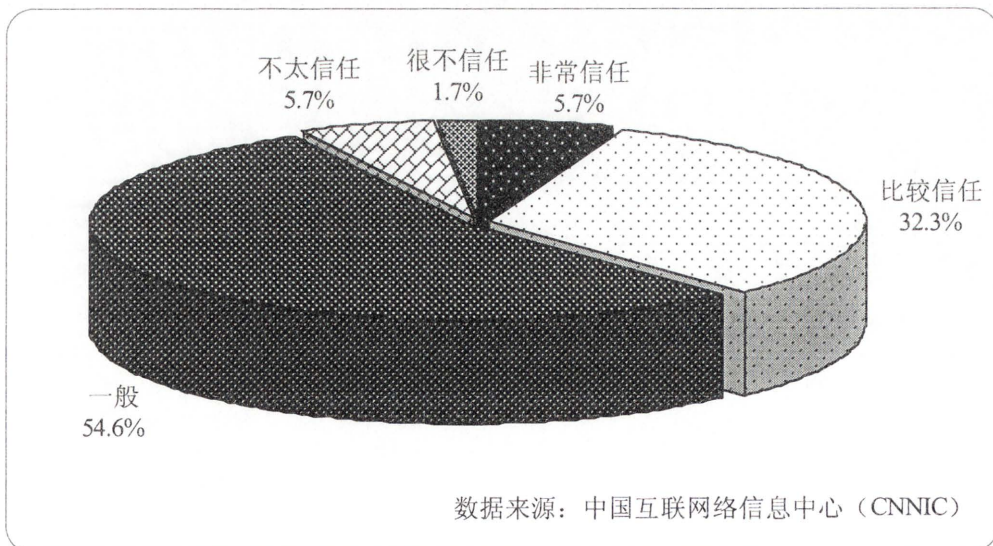
图 1-10 中国网民的职业分布（单位：%）



（六）网民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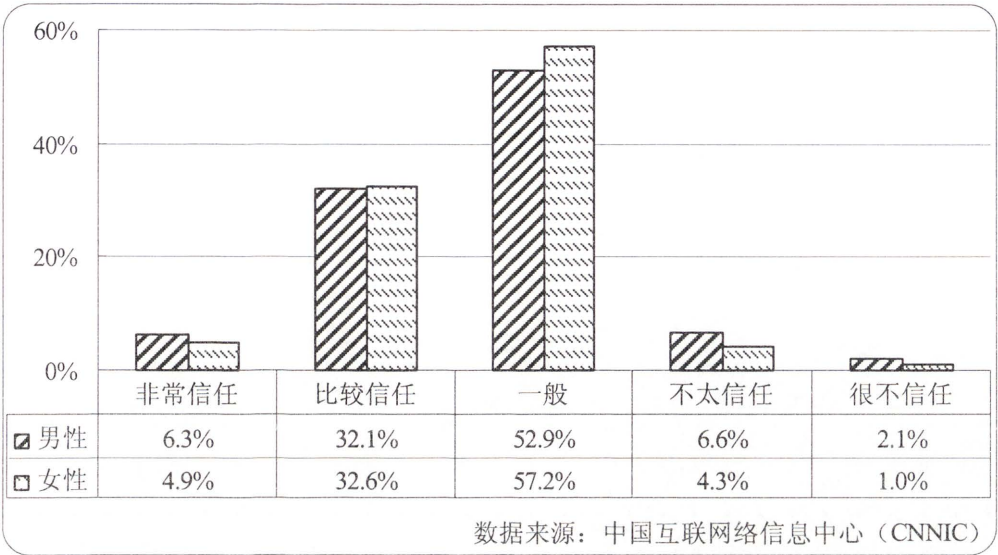
第十九次 CNNIC 调查结果显示，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5.7%的网民非常信任，32.3%的网民比较信任，54.6%的网民感觉一般，5.7%的网民不太信任，1.7%的网民很不信任。总体而言，对互联网持信任态度的网民要远多于对互联网持不信任态度的网民。

图 1-11 网民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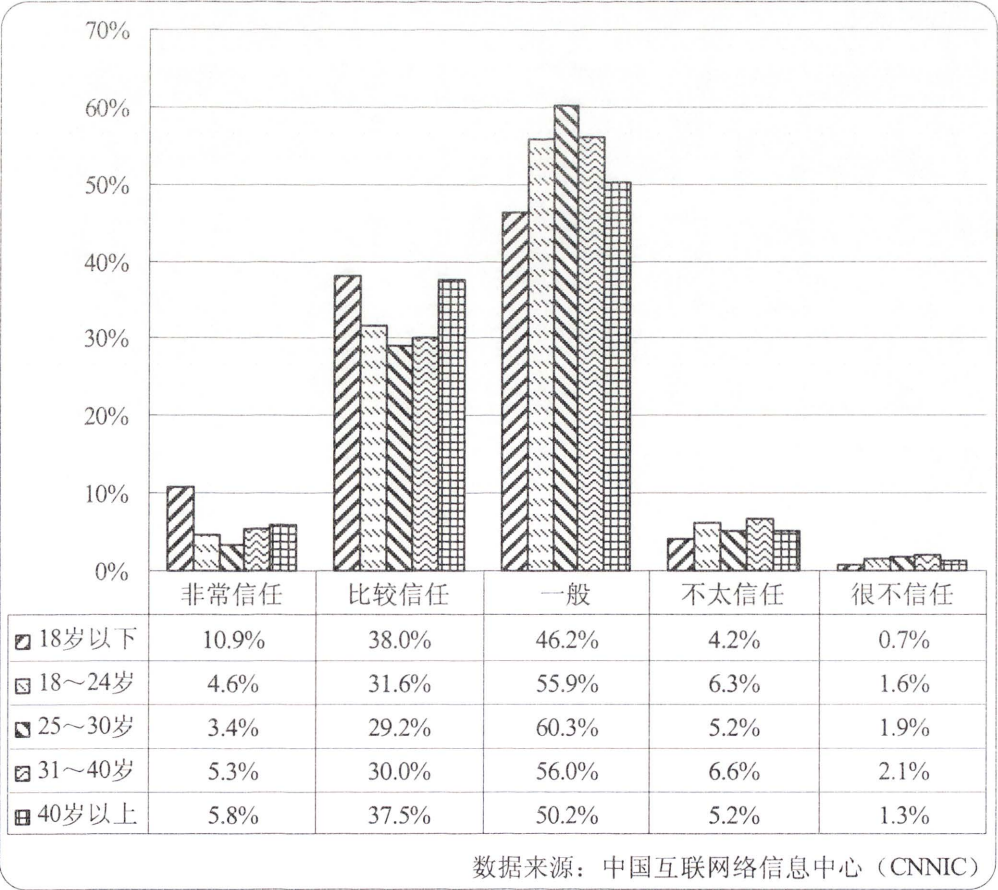
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网民对互联网的平均信任度为 3.4，要略高于男性网民。男性网民对互联网表示“非常信任”的比例要高于女性网民，但是男性表示“不信任”的比例也同样高于女性网民。

图 1-12 不同性别的网民对互联网信任程度的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年龄在 18 岁以下的网民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网民。随着年龄的增长，网民会更加理性地看待互联网，此时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略有降低。40 岁以上的网民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又有所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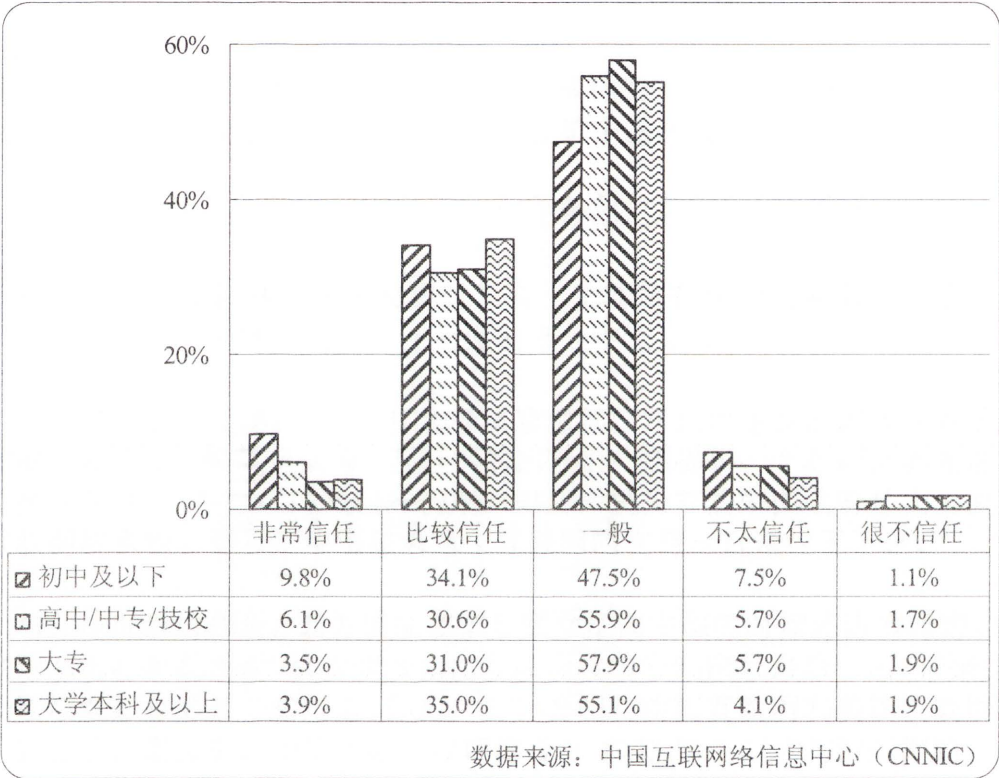
图 1-13 不同年龄段的网民对互联网信任程度比较



不同文化程度的网民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网民对互联网表示“信任”的比例要高于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网民。随着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网民对待互联网的认识和态度会有所改观，导致了对互联网信任程度的变化。而这一点成为政府控制互联网的主要依据，也成为愤青把互联网作为新的阵地的主要原因。

图 1-14 不同文化程度的网民对互联网信任程度的比较



综上所述，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网络；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的网民，对互联网持信任态度的比例要远多于对互联网持不信任态度的比例。

（七）对以上数据和统计的几点说明

从以上数据我们能够得出以下一些和本文研究有关的结论：

1) 互联网发展迅速，但迄今为止并没有成为大众媒体。作为大众媒体的标准一般来说要覆盖人口的 20% 以上。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互联网成为大众媒体将会在未来三年左右实现。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在中国，由于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体”成为党国的“私器”，²³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扮演了西方意义上的“大

²³ 2007 年 11 月 24 日，秦晖谈话内容，笔者记录。

众媒体”的角色。

2) 年轻的互联网仍然是年轻人的世界。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和其他大众媒体（主要为报纸、杂志和电视）最大的不同在于，互联网使用者主要是 30 以下的年轻人，这些人的特点是不成熟，但正因为不成熟，却也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网民的这一特性，使得互联网在无形中成立各方势力争夺的一个阵地，一个教育影响年轻人的阵地。

3) 以上数据，以及笔者所能得到的所有官方数据都无法提供网民上网的时间分配。由于互联网是一个综合的工具和载体，从电子商务、政府电子办公、通信、游戏、娱乐到互联网媒体，有人说，互联网正在模拟现实世界，覆盖现实中的各个领域。但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作为信息载体的工具的互联网。迄今为止，笔者无法找到更加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来分析中国网民的上网时间的分配。

以上的数据向我们显示的是一个看似完善却远远不足的中国互联网图景。

在说到中国互联网兴起和发展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里特别提出来加以说明，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详细论述。

互联网兴起于江泽民时代，作为技术官僚的江泽民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互联网的潜力和前景，他甚至认为，互联网的出现给中国提供一个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捷径。²⁴所以，在互联网兴起的初期，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政府是大力提倡引进互联网技术的。而且，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支持一直延续了下来。

与此情况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在把互联网推向中国的时候还诸多顾虑。虽然互联网刚刚在美国出现，就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将给专制国家最后一击，带来民主。但美国政府却有另外一番担心。他们一开始是阻止中国互联网和美国互联网连接的。经过了重重波折，中国大陆互联网终于在 1993 年 3 月才与网际网路连接。但美国政府担心中国大陆会从网络上攫取大量的资讯和技术成果，于是限制中国大陆专线只能联入能源科学网（Esnet）不得散布病毒，不得将网络用于军事和商业领域。中国大陆必须同意上述条件并签字，中国互联网才能与美国互联网连接。当时，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由国务委员宋健在美国签字。²⁵

1994 年 3 月，中国大陆获准加入国际互联网。同年 5 月，中国大陆接受了这些条件。²⁶中国大陆在连接美国互联网一事上和后来不久展开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非常相像。美国一方面希望中国加入到国际社会中来，但另外一方面又担心中国我行我素，不遵守游戏规则。中国方面则有同样的心态，一方面想得到融入国际社会的好处，同时，又不愿意遵守国际规则，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和独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当政的是以江泽民为首的技术官僚，政治上保

²⁴ 《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以及《江泽民选集》里多篇文章提到他的这个观点。

²⁵ 胡泳、范海燕：《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1996 年

²⁶ 李希光主编：《网络记者》，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 年

守，但对科技发展却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从两方面可以看出来，第一，主张并大力支持和开发互联网的声音和力量主要来自官方，而不是民间。第二，从当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讲话以及他的传记中也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江本人就是当时支持中国加入互联网最有力的人之一。江泽民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互联网在信息时代的龙头作用，断定网络将在科技和商贸发展上对中国起重要推动作用，缩小中国和世界的差距。

但江泽民也正是后来最竭力要限制互联网的人。我想，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政府，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出乎了他们当时的预料。中国政府特别是江泽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而美国政府则极力想打破一些中国政府的限制，呼吁中国政府开放互联网。

就在西方政府改变了态度之后，西方的一些大公司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为了中国的市场和利润，他们开始和中国当局合作，以提供高科技甚至资金的方式，协助中国政府加强对互联网的管制和限制。2006年2月15日，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调查数家互联网巨头在中国审查互联网的行文。其中包括 Yahoo, Google, 微软和 Cisco，国会派员调查这些公司为了进驻中国市场，不惜协助北京当局压制网络新闻自由的行为。而这些公司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称他们不过是在遵守当地法律。Yahoo 的律师辩称，民主层面上的大问题已经超越了某个公司或者行业的影响力极限，要求华盛顿应该多向北京施加压力，以求修改当地立法。

此前 无国界记者组织也曾经指 yahoo 同中国警察合作，导致江苏网民李志被捕。另外，斯科公司还向中国政府提供过滤信息及监视言论的技术手段。Google, 及微软也未能独善其身，都在实行新闻检查方面同中方采取了合作的态度。²⁷

这些带了美国自由民主和满满口袋的钱财的公司也带来用先进科技改变中国的愿望，但遗憾的是，被改变的并不是北京，而是他们自己。这也是造成第一波对互联网失望的重要原因。

以上一些问题在研究互联网的过程中会反复出现，这里先提出来。

²⁷ www.boxun.com，此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中文译本都可以在博讯新闻网的“打压媒体”专栏里有。

第二章：从《南方都市报》看中国媒体现状

第一节：“大众媒体”成为控制大众的媒体

据《蒋经国传》中记载，1949年国民政府败守台湾后，蒋介石父子多次向美国当局施压，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反攻大陆。美国方面也很积极，但却因为种种国际因素，一直没有动静。1958年中国大陆出现大饥荒，台湾当局认为时机已到，再次要求美国帮助国民党返回大陆。可是，美国国务院明确传话给蒋介石父子，太晚了，他们的理由是，十年前共军夺取大陆政权的时候，共产党人只有区区几十万，十年后，虽然共产党人数没有增加多少，但他们已经靠十年的宣传和洗脑教育，把全中国人民都变成了“共产党人”。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悲叹道，十年前我们打不过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现在我们又如何去击败被他们变成了“共产党”的全中国人？²⁸

美国当局对于共产主义独裁体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相比较而言，中国学人和大众要多少年以后才能认识到，思想已经被全部清洗、控制和改变呢？等他们认识到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改变自己的“共产党人的本性”了。这些年，不但是在大陆，就是在美国、澳洲和欧洲等天涯海角，我碰上的中国人，只要是从大陆出来的，他们都多少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性。这虽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但毫无疑问，是1949年上台后的共产党的巨大成功。

中共对于新闻媒体、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控制理论上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则可以追溯到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中共取得政权后，在压制言论、控制舆论、打压言论自由方面与之前的两千年专制集权体制一脉相承，所不同的则是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已。早在中共取得权力之前的延安时代，中共以毛泽东为首的就以整风的方式，确定了其后统治、束缚全中国人民至今的媒体方针和所谓“文艺方向”。²⁹

时至今日，控制媒体，压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仍然是北京政权最显著的特征，在北京政府与时俱进，保留了社会主义糟粕和吸取了资本主义糟粕的同时，这一特征表面减弱，内里却本质不变。³⁰没有想到梁启超一百年前要用报纸来形成国民健康的公共舆论的作法，被共产党利用来阻止自由媒体的发展。³¹托克维尔早就说过出版自由的好处，“我之所以爱好出版自由，主要是因为他能防止弊端，其次才是因为它本身好。”“报刊是把善与恶混在一起的一种奇怪的力量，没有它自由就不能存在，而有了它秩序才得以维持。”“为了能够享受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处，必须忍受它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³²

²⁸ 陶涵（Jay Taylor），《蒋经国传》，台北：时报出版社，2000年。

²⁹ 参阅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³⁰ 参阅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

³¹ 费正清：《中国新史——费正清论中国》，正中书局，1994年，第131页。

³²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06页。

这也难怪，在很多时候，北京政府和打压媒体被一些作者认为是互为因果，有了北京政府，就一定有打压媒体，这个政权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放松这方面的控制和打压；与此同时，也正因为强有力的打压媒体、控制言论和出版自由，北京政权才得以生存下去。

在笔者自己从事这项研究后，也多次被带进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北京政府一旦放松了对媒体的控制，人民一旦享受了言论和出版自由，北京政权也就会土崩瓦解。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和单纯，然而，北京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是否可以延续和其执行的严控媒体、打压言论和出版自由之关系则是显而易见的。

在整个论文写作中，我一直在犹豫，是否使用从西方引进的大众媒体（Mass Media）一词来称呼我文章中所说的中国官方控制的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因为我无法确定，按照西方对大众媒体的定义，我们这些在党控制下的“大众媒体”是否能够算真正的大众媒体。用吴国光先生的话说：“大众媒体的功能，一般认为是报道事实，使大众了解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是，世界上却有一种媒体，是以隐瞒事实为目的，旨在使大众不能真正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³³这就是问题所在，在本质上，一党控制下的媒体和西方目前所说的大众媒体有着本质的区别。

控制新闻自由是为了稳定统治。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上台前，庄严地告诉全国人民，他们要创造一个新中国。³⁴他们确实“改天换地”了，然而并没有将事情向好的方面改变，反而把大好河山带进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当然，他们不但“改天换地”，他们还决定改造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思想。而本文中的“大众媒体”就是他们用来改造中国人思想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很多知识分子至今都在怀疑“思想改造”的效果，有人指出这是中共上台后最失败的事情之一³⁵，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中共执政六十年最终成功的手段就是思想改造，他们通过控制和改变普通人的思想，使自己的政权能够一直保持“稳定”，而且还将利用这种手段，让政权能够“长治久安”。

奥维尔在《1984》这本书里，很形象地告诉我们，独裁专制利用对现在的控制，改变过去，从而继续控制你的未来。这话一针见血。我认为，中国政府这些年虽然无力改变中国大陆的落后、贫穷和贪污腐败的现实，可是他们却使用媒体控制和宣传，成功地改变大部分国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法。用冯崇义博士的话说，经过共产党控制的媒体的长期明火执仗和潜移默化的洗脑，中国大陆部分国人大脑里处理信息的机制已经彻底被异化。³⁶这种信息机制的破坏才是民族的最大悲哀，使得任何变革都会受到来自各方的顽固抵抗。

说到中共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大家最常说的，是报喜不报忧。1959 年 7 月

³³ 吴国光：《多重真相的还原——何清涟著〈雾锁中国〉与中国媒体研究》，

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07/0112/article_2653.html

³⁴ 参阅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³⁵ 陈彦：《中国之觉醒》，21 世纪中国丛书，2006 年，第 339 页

³⁶ 冯崇义博士讲座，2008 年 5 月 20 日悉尼科技大学。

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新闻就是要报喜不报忧，“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载报上，一定灭亡。”这是主要方面，然而，如果仅仅这样理解，那就过于简单化了。毛泽东时代控制媒体的方法非常简单，使用枪杆子，直接取代笔杆子。然后用自己手中的一支笔杆子指挥所有的枪杆子。再用这些枪杆子压迫所有笔杆子。与这种宣传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就是洗脑，这主要是指中国的教育制度。但有一个问题我要强调的，在民众没有多少媒体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媒体其实也扮演着洗脑的作用，而且，我认为甚至比学校教育更加严重。这个观点在后面还将进一步阐述。³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共先后出现了思想开明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段时间，虽然中共政权并没有放过对于媒体的控制，但却无疑放松了对媒体的控制。这个时期的《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文汇月刊》《书林》《学习与探讨》都发出了当时时代的最强音。对媒体的控制成为当时党内开明派和保守派拉锯战的焦点。虽然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共上台后对媒体控制最宽松的时代，但伴随着1983年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最后最致命的一击——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中共历史上最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结束的同时，媒体开放的时代也随之结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在经济上加大了开放的力度，然而在政治上始终原地不动，反映在媒体控制上，则表现在政治改革等话题成为禁忌。在经济领域，不问姓资姓社而把社会主义的精华抛弃殆尽把资本主义那点糟粕照搬过来的同时，在政治领域则绝对不许设计姓资姓社的讨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以来，不停发生平面媒体被关闭的事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报刊被整肃记录：

- 1996年《东方》杂志因“文革三十年祭”专题被迫停刊整顿。
- 1996年5月《青年报刊世界》因开辟文革回忆专栏被迫停刊。
- 1998年12月《岭南文化时报》因龙应台等人文章被迫停刊。
- 1999年1月《方法》杂志因余世存的有关文章被关闭。
- 1999年11月《工人日报》因登载尉健行讲话而被撤换社长和主编。
- 2000年3月《书屋》遭整肃，编辑及编辑部成员都被调职调离。
- 2000年11月《兰州晚报》因报道批评军内问题遭整肃。
- 2001年3月《今日名流》因回忆文革文章被关闭，主编被撤职。
- 2001年5月《蜀报》和《商务早报》被宣传部门叫停。
- 2001年6月《经济早报》因调侃深沪股市的文章遭停刊。
- 2001年6月《南方周末》遭整肃，总编辑和责任编辑被整。
- 2001年6月《大河报》因“舆论导向”问题遭整肃。
- 2003年6月《北京新报》因刊登“中国七大恶心”而停刊。
- 2003年开始，《南方都市报》多次被整肃，前编辑及总经理被捕。
- 2004年9月《同舟共济》因任仲夷文章被整，主编萧蔚彬被免职。
- 2004年12月《新周报》被停刊。
- 2005年11月《炎黄春秋》因出版纪念胡耀邦专辑被查禁。
- 2005年12月《新京报》被整肃，总编杨斌被免职。

³⁷ 见第三章

2006年1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遭整肃。

.....

看到这样一长串的名单，有些人可能认为太多，然而，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其中的人，其实心里很明白，这串名单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耀眼的一角。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上面一串遭到打压甚至关闭的媒体事件都是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的，这也就是当我在互联网搜索这些名字时，都会有很多文章跳出来。而这种大张旗鼓的整顿媒体加强控制的办法，虽然短时间之内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但对于北京政权的国际形象却极其不利。这也就是我要说的，我关注到中共越来越采取的另外一些方式方法来针对媒体，而且，比这种公开的关闭要有效很多。

笔者从2006年初进行此项论文研究开始，与中国大陆多家媒体建立了联系，特别是南方报业集团（主要是《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本人不但与报社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而且成为专栏作家，在接下来的两年半里，本人对这份“中国最好的报纸”³⁸进行了近距离观察，取得第一手珍贵的资料，从中共对于这样一份报纸的管理和控制的仔细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统治下的媒体现状，以及发展前景。

第二节：控制媒体：规定和操作

控制媒体的最大看得见的黑手当然是《刑法》中的有关条文。中共的宪法里虽然规定公民享受言论自由，这是白纸黑字写在宪法上的。然而，正如一些网民开得心酸的玩笑所说：不错，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然而，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公民。³⁹

即便中国有了公民，宪法这项规定却被多项凌驾其上的条文压得形同虚设。例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宪法前言中关于坚持共产党领导的说辞，维护一党专政。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至今，言论自由的公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里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具体地说是这两条罪状。其一是第一百零五条中的“煽动颠覆国家罪”：“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二是第一百一十一条的“泄漏国家机密罪”：“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过去十年因言获罪的绝大多数都是以这两个罪名逮捕并判刑的。著名的有师涛、清水君（黄金秋）、李长青、孙林等，都是因言获罪的政治犯。⁴⁰实际上，“危害国家安全罪”乃是从“全面专政”时期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罪”发展而来，也是对中国古代残忍无道的“文字狱”直接继承。光从技术层面说，《刑法》对“煽动颠

³⁸ 《南方都市报》内部口号，要打造中国最好的报纸。

³⁹ <http://news.bboxun.com/hot/xinwenziyou.shtml>

⁴⁰ <http://news.bboxun.com/hot/xinwenziyou.shtml>

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没有做出严格的界定，对“国家机密”的范围也没有做出严格的界定，实际上是故意留下漏洞，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假错案。

此外，中国还有众多受宪法限制的法律，和多个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一些地方性行政法规都在干着违反宪法的事，它们层层限制，最终使得宪法中关于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聚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的规定，不但形同虚设，而且还往往还会“引人犯罪”。⁴¹

除了司法方面“恶法”的危害，中国政府还通过行政权力对新闻媒体通过以下几点“有形的黑手”进行控制：

1) 媒体的审批登记制度，以及挂靠制度。政府明确规定民间和个人不得开办媒体。原则上，中国的一切媒体都属于党拥有，所有的媒体都受党的领导。

2) 通过审查制度对新闻媒体进行全方位跟踪管理，对媒体实行多头管理和监控。任何一个媒体虽然已经有了挂靠单位，属挂靠单位的党委领导，但它们同时属于各级宣传部、新闻办的领导。这种多头并进的严格控制下，媒体动辄得咎也就并不奇怪了。

3) 由宣传部门和新闻办公室不时发布禁止报道的主题和禁载内容。当某些议题被宣布为禁区后，一天之内，这个议题会从所有的媒体上消失（不包括互联网的一些由网民为主的阵地如 BBS、博客与 QQ 聊天）

4) 各级领导（负责宣传的主要是党委）在不同的时期给辖下的媒体发布指令性的任务：必须报道的内容和方面，包括对领导的报道频率和偏护都有不成文的规定。

5) 媒体从业人员的严格审查制度，以及定期进行的思想教育机制。媒体人员是否听话，是否与党委保持一致，则是决定他们的行政级别和经济收入的主要依据，有时也是决定他们去留的。

我们说以上是控制媒体的那只看得见的黑手，是因为他们都是明文规定的，白纸黑字的，党拥有对媒体的绝对领导权，他们控制媒体，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随心所欲。按照这个逻辑推理，应该很简单明了，可在实际操作上，比起这些看得见的黑手，那些看不见的黑手却更加有效，而且使用的频率要大得多。

下面就几件我亲身经历的发生在南方报社的事件，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看一下中国目前如何控制媒体。

⁴¹ 博讯新闻网：《美国会报告敦促中国新闻自由》，
<http://news.bboxun.com/news/gb/china/2003/05/200305142204.shtml>

第三节：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

一、张市长发怒了

广州市长张广宁无论从哪一个标准判断，都算是当今中国省会城市市长中比较开明的一个，特别是对待辖区里的媒体，他可能要比他的同事开明很多。当然，南方报业并不属于广州市管，而是属于广东省管辖的。这样一个市长在看到一篇婉转地和自己较劲的评论后会如何反应？

2008年3月18日，《南方都市报》刊登评论短文，⁴²提到即将在南沙兴建的石化项目，文章中婉转地质疑了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说过的一句“我们认为这对广州市民是有利的”，作者表示，是否对广州市民有利，得专家和市民们自己说了算。这篇短文语调比较平和，但我当时拿到报纸后就感觉到《南都》在推进监督政府和言论自由上稍微前迈了一步。

就在当晚六点左右，原本和我一起吃饭的南都评论部的小邓发来短信：我不能前来赴约吃饭，我们这里出事了。随后又短信告诉我，是那篇评论出事了，汪洋书记发火了。

第二天我了解到情况如下：张广宁市长看到了南方都市报婉转和自己叫板的评论，非常生气，但由于报纸不属于自己管辖，他与汪洋办公室联系，直接向汪洋书记反映了情况。刚到广东不久的汪洋，自然对于广州市领导的意见很重视，当天责令省委宣传部介入。由于报纸已经出来，无法收回，宣传部转而要求南都评论部立即关门学习、检讨，并连夜制定补救措施。要求在明天的报纸上做出让广州市市长满意的补救。

由于《南方都市报》领导的一贯作风，他们把责任顶了下来，保护了下面的编辑，所以没有人受到开除或者撤职的处分。但检讨是少不了的。当然对于《南方都市报》这样的报纸，写检讨几乎是家常便饭，他们有固定的早就准备好了的检讨信，而且主要负责人分工时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写检讨应付上面。⁴³出事后，只要在上面简单加两个字（例如文章的名字）就可以上交了。

就在第二天，《南方都市报》用了三个版面刊登了采访张广宁市长的专访，⁴⁴在这篇专访中，张的形象被放大，他配合采访的记者把自己描绘成了一个倾听民意的好领导。

同一天《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不客气地批评了《南方都市报》前一天那篇评论的观点。这篇署名一个广州市民的“来信”，毫不掩

⁴² 《南方都市报》3月18日

⁴³ 这种情况不但报社，出版社也一样，据花城出版社的学姐介绍，像花城这样的出版社，有一位副社长的主要工作就是不停写检讨，应付来自上面的各种质疑和指责。

⁴⁴ 《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19日

饰地表示，他们站在自己的市长一边，对于《南方都市报》这种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报纸感到遗憾。

当然，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封“读者来信”正是前一天刊登了那篇评论的编辑们绞尽脑汁炮制出来恭维张广宁市长，让市长大人消气的。当我看到这篇不得不作贱自己报纸和自己主张的观点的“读者来信”后，给编辑发了一个短信，表示慰问的同时也哀悼他们在新闻自由上短暂的冲锋失败。编辑的回信很简单：在这样的报纸干下去，我们都会得精神分裂症的，操他妈的！

二、宣传部不高兴了

就在南沙石化项目争持不下的时候，发生了奥运会圣火传递受辱事件，⁴⁵并接下来发生了四川大地震。⁴⁶在对这几起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了当局对报纸的控制。这里以长平和朱学勤先生的例子做一个说明。

长平是《南都周刊》的副主编，在奥运圣火传递遭到人权组织和支持西藏独立的势力抢夺时，他在海外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西藏真相从哪里来？》⁴⁷，文章从一个媒体从业人员的角度出发，希望国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引用一些海外资料向国人传递了一些有关西藏的真相。结果被以《北京晚报》为主的保守势力抓住不放，指责长平在这次圣火传递和西藏暴乱中扮演了西方反华势力的传声筒，一时之间上纲上线。⁴⁸

长平本来并不是《南方都市报》的，而是《南都周刊》的副主编，可因为他曾经在《南方都市报》干过，而且现在还是这份报纸的专栏作家，所以，那些攻击他的人自然把矛头转向了《南方都市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全国的报纸中评论板块办得最好的就是《南方都市报》第二版的评论板块，据这个板块的首席编辑何雪峰告诉我，很多外地读者给他们写信，希望以订整份报纸的价钱订阅这一张评论板块。可见，这个评论板块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但正因为这个影响力，也一直成为某些官僚利益集团和左派势力的攻击目标。长平的文章受到攻击后，一大批攻击者乘机转移了目标，开始挞伐《南方都市报》，《南方都市报》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三天后，《南方都市报》编辑联系我，希望能够以我的影响力写几篇文章为他们助威，但考虑到我的文章本来就敏感，很可能帮倒忙，就没有出手。一个星期不到，传来了消息，长平被从《南都周刊》副总编的职位上撤职。

我了解的情况是，广东省委宣传部介入此事，认为自己辖下的《南方都市报》被攻击，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他们认为长平身为《南都周刊》副主编，却在海外凤凰周刊发表文章，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他们的介入下，南方报业不得不

⁴⁵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境外传递过程中，在经过法国、英国和美国时遭到了支持西藏的人权团体的拦截，引起中国大陆民众和海外留学生的强烈反弹。

⁴⁶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造成8万多人伤亡。

⁴⁷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1855.html>

⁴⁸ 参阅《北京晚报》2008年4月15、25日

撤销了长平的职务，这才平息了一场攻击风波。值得一提的是，长平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撤职了，早在他任职《南方都市报》时就被撤职过一次，当时也是因为他的大胆言论。

问题在于，业内人士都知道，南方报业的领导从上到下早就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干部，如果不是上面强下命令，他们决不轻易开除干部，而像这种在压力之下撤职的情况，都会找机会再把他们提拔上去。

可是，广东省委宣传部直接介入一个报社，要求撤除一个副主编的职务，理由不但不充分，而且，竟然是以电话的形式在和报社的领导商量之中达成的。

长平事件后不久，又出现了朱学勤先生的“天谴论”。在四川大地震后《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收集了一些著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些简单的评论和感慨，朱学勤先生的一段话里出现了“天谴”两字。

朱先生这段话不但是散文形式，而且使用情真意切的疑问和质疑的语气，任何正常思维的读者都不应该从这句话里看出恶意，⁴⁹更不会解读出“朱学勤说地震受灾民众是遭天谴”这种意思。可这段话发在《南方都市报》上，而朱先生本身又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中的领军人物，这两点加起来，足够让一些左派和愤青们激动好一阵子了。接下来就开始了连篇累牍的攻击。《南方都市报》遭受了两个月来的第二次重大压力。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编辑联系我，希望约稿一篇。因为我的评论文风部分和朱学勤老师有些相像，都是带感情的夹叙夹议，又时常来一些幽默。编辑认为我来解读一下可能会比较好。就在我正准备写的时候，编辑发来信息，不要写了，因为写了我们也无法刊登。上面来信了，对朱学勤先生的文章，批评的可以发表，辩护的不用了。这个上面就是宣传部。他们的理由竟然是，免得引起更大的麻烦，让他们批评一下也就过去了。同样的方式，他们只是靠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三、国安部行动了

说要打造中国最好的一份报纸的《南方都市报》和苦难的中国一样多灾多难一点也不为过。就在上面举的两个例子之前不到一个多月，发生了一起更加严重的事件。

岭南大讲堂是一个面对公众的公共讲堂，也是目前办的最好的讲座之一。著名学者秦晖、朱学勤、茅于軾、丁学良等都在2008年新年前后来岭南大讲堂举办演讲，我自己也是在这个大讲堂第一次见到朱学勤这样的大学者。岭南大讲堂是由《南方都市报》和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人文学会联合举办的。具体操作，例如请著名专家学者的工作都是由《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的何雪峰负责的。

⁴⁹ 原文如下：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应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们不是伟人，只是遗骸，遗骸千万，只是无言。连接：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6003533.html>

今年二月春节后的第一场由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博士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宪政民主》，但由于这个题目无法通过省委宣传部的审查，后改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由于在联系中都是比较低调的，所以并没有引起注意。

但在演讲开始的前一天，国家安全部有关人员突然找到广东省委宣传部，要求取消这次演讲。主办人认为，岭南大讲堂影响力很大，冯崇义博士的演讲预告一个星期前就发了出去，如果这个时候取消，势必造成更大影响。在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都市报把这一情况告诉国家安全部有关人员后，他们让步了，但要求严格控制演讲内容，他们要求预先审查演讲稿。

在压力下，冯崇义博士不得不把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压缩到 45 分钟，但作为自由主义学者，冯先生并没有完全根据省委宣传部审查通过的那个“稿子”来照本宣科，他在照顾到南方都市报的处境下，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公共讲堂上，对民主与宪政提出了一些独到和大胆的看法。

结果，坐在下面的宣传部门的领导手机收到短信，要求他尽快结束演讲。这次岭南大讲堂几乎是唯一一次在一个半小时就匆匆结束的（原定时间都是两个小时，经常超时）。

按照岭南大讲堂的惯例，演讲内容将在星期二全文见报。但等到星期二，我根本没有看到冯崇义博士的演讲稿见报。我打电话给《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结果他们告诉我，就在冯博士演讲后不到两天，省委常委责令宣传部和《南方都市报》进行深刻检讨，要他们交待清楚如何请的冯崇义博士，是否了解他的背景，他的演讲内容是否经过事先严格审查。据说，不但冯博士的演讲不能见报，而且这也造成了岭南大讲堂今年的最大一次危机。后来消息透露，国家安全部原来每一次都派人在会场进行全程录音，他们把冯博士的现场讲话全部录了下来，打印出来后，逐字逐句地挑毛病，找问题。结果发现了很多和党国早已经习惯的用语相抵触的词语和句子，更不用说冯博士对民主宪政的呼唤了。

第四节：媒体的希望在互联网

上面三个事例都是 2008 年初发生的，都是我自己在编写论文的过程中亲身经历的。从这些例子里可以看出，中共对于媒体的控制已经到了滴水不漏、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在这三起案例中，你看不到什么宪法、法律和规定。你看到的只是一种神秘的操作，可以说是一只只无所不在的黑手。结合上面的例子，我们很明显地看到来自三个方面的黑手：各级官员，宣传部（包括各级新闻办公室）和国安部。

1) 人治的管理。从第一个例子我们清楚地看到，虽然《南方都市报》在刊登一篇和市长意见相左的评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条文，但却触怒了市长，而市长凭借自己的权力就可以让报纸完全屈服。虽然说有法律和规定，也有宣传部和国

安部（以及公安的国保），但目前对于大多数的媒体的管制却直接来源于各级官员。这些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阻止媒体曝光一些贪污腐败事件，他们成为报纸等媒体的重视读者，随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媒体新闻施加压力。

2) 宣传部和新闻办仍然是中国新闻媒体的老大哥，被焦国标炮打过的宣传部这些年不但没有被取消，⁵⁰而且随着媒体和互联网的扩大，编制和职能都在疯狂扩张。宣传部和国新办目前仍然牢固地控制了舆论导向。这些年和以前动不动就发文件指导和限制媒体报纸不同的是，目前的宣传部和国新办非常“人性化”——他们都是使用电话的形式对属下的各大媒体发出指令。这种完全不合法也不成规矩的做法，被媒体广泛接受。然而，最近传出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对来自宣传部和国新办的口头指令拒绝执行，要求他们发文施令。⁵¹《炎黄春秋》的做法凸现了国内媒体的尴尬处境，中国大陆除了《炎黄春秋》几乎还没有第二家敢对来自宣传部的一个电话忽视的。可见，老大哥的角色仍然举足轻重。

3) 国家安全部和公安系统。无论是各地官员的横加干涉，还是宣传部和国新办的蛮横无礼，他们针对的目标毕竟都是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他们使用的就是开除、撤职和搁置不用等办法。如果要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上纲上线的抓捕和判刑，则需要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门。过去几年出现的对媒体人员的抓捕罪名几乎都没有超出：泄露国家机密，颠覆国家安全等。这些对媒体人员和作者的迫害，只有警特机关出面。

4) 上面三种形式对中国媒体的管制几乎无所不在，而目前就我切身感受到的，三种管制的直接结果就是媒体的自律。无论是媒体还是媒体从业人员，在目前的生存环境下工作，分分钟丢掉饭碗，有些严重的甚至被公安约谈、威胁。在以上三种持续的监视下工作，逐渐产生自律，并不奇怪。而当我对自律做一些观察的时候，让我吃惊的，国内媒体的自律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对媒体管理的最有效的方式。⁵²为了维持这一方式，无论是国安还是宣传部都有意地经常使用“杀鸡儆猴”的方法。根据我的研判，这种方法无论从国际影响和国内效果上其实都不好，但为什么一直使用？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要对全国越来越庞大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施加一定的压力。

结论在目前的情况下，纸媒的控制几乎是严丝合缝，不但没有松动的迹象，反而更加精细，正如吴国光先生所说的，精致的管理。⁵³纸质看不到希望，互联网的兴起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国的传统媒体中（电视、报纸、广播），读者都是完全被动的受众，他们接受什么信息，完全不随他们的意志转移。这就是说，当我们在考察中共控制的媒体时，甚至完全可以抛开受众不去过多研究。

然而，十多年前互联网兴起，迄今为止，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媒体，虽然离

⁵⁰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www.boxun.com

⁵¹ 陈子明，2008年7月10日，悉尼科技大学人为学院演讲。

⁵² 本人对南方报业的从领导到记者的自律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观察，发现了这一现象。

⁵³ 吴国光：《中共政府宣传的精致化》，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2007/0321/article_3400.html

西方对大众媒体的定义还差一些（必须覆盖人群的 20%才能称为大众媒体），但鉴于中国的所谓“大众媒体”完全与“大众”无关，而是党国的媒体，而互联网的出现却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下一章以中共如何用媒体营造和谐气氛来进一步阐述传统媒体的缺陷和互联网的异军突起。

第三章：“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互联网

第一节：“和谐社会”的“构建”

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取代了他的前任江泽民的“稳定压倒一切”。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要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扎扎实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⁵⁴ 这之后，特别是在2005年最后一个阶段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学习中，建设“和谐社会”成了共产党各级领导政治学习和工作总结的最主要内容。⁵⁵ 2005年下半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关以及中共的御用学术机构纷纷举办“和谐社会”研讨会。

胡锦涛的建设“和谐社会”取代了江泽民时代的“稳定压倒一切”的谬论。至少，胡锦涛口头上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政治目标和目的，给人民一些希望。不像江泽民赤裸裸地把“稳定”既当作目的，又作为手段——作为“压倒一切”的手段。只是在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即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上，胡锦涛也陷入了困境，其结果是他又回复到江泽民走过的路，一条不可能有出路的死路。

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列为四个建设。按照中共内部达成的共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六个基本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特征并不是并重的，按照虞云耀的解释，“民主法治居于首要位置和高一个层次，直接决定、制约和影响其他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当是民主法治的社会。”⁵⁶ 虽然不乏御用学者仍然在从马克思主义一百年前写的书中寻找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但共产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大多认识到民主和法治是到达“和谐社会”的最快捷而且也是惟一的高速公路。“民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法治是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⁵⁷ 问题在于他们所提的“民主”与“法治”和国际社会理解的民主和法治还有相当的差距。因为他们提的所谓民主是一党专政下的民主，或者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又或者充其量是党内的民主；他们所提的法治，也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法治，毫无司法独立可言。

那么，在中国式的民主和法制下要达成的“和谐社会”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很显然，自然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这次中共没有使用惯用语“中国特色”几个字，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⁵⁴ 《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

⁵⁵ “构建和谐社会专题”：人民网，2005年11月20日

⁵⁶ 《高举民主和法治的旗帜——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卢云耀访谈录》：2005年7月25日新华网

⁵⁷ 同上

构建和谐社会正如要求稳定一样，其本身作为一种政治目标和理想，无可非议。只是，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却并没有意志和能力从根本上去改变目前极其不和谐的社会现状。胡锦涛上台后，看到江泽民留下的是政治腐败、贪污盛行、物欲横流、社会不公等等，这使得他一度无奈和彷徨，结果造成忽左忽右。在他上台伊始多次的讲话中，透露出他对毛时代的眷恋。只要能够回到毛泽东时代，重新来一次纯洁中国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就可以消灭腐败和社会不公了。像他那个年龄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这里指那些没有受到残酷迫害的大多数人），胡锦涛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怀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认为是一场浩劫，另外一方面，却时不时怀念文革中人民释放出来的单纯的热情。只要人民再次回到文革时代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和谐社会也就唾手可得了。⁵⁸

2005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人员大幅扩编，经费成十倍增加。虽然这个研究院是在江泽民时代就在规划中，但目前的成立显然得到了胡锦涛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伊始，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就是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⁵⁹

这种本末倒置甚至倒行逆施的做法自然无法构建和谐社会。这使得这两年北京鼓吹的和谐社会基本上停留在共产党会议和官方媒体上。据中国公安部2006年1月19日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人因为土地纠纷、贪污腐败、环境污染以及拖欠工资等而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的事件频率创下纪录，其中针对政府人员和财产的暴力对抗事件增长的速度最快。2005年全年，中国平均每天发生240起骚乱事件，其中针对政府人员和财产，骚扰政府职能的暴力事件比前一年上升了19%。⁶⁰

如果说公布的这一数字虽然让人震惊，却不容易生出形象的想象的话，那么2005年11月发生在广东汕尾地区的武警枪杀村民事件则给胡温的和谐社会当头一击。事实证明，自从胡锦涛两年前提出共建和谐社会之后，中国大陆社会不但没有能够变得和谐，反而是与和谐背道而驰。

除了上面所说，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党专政，不思政治改革，不从根本上建设和谐社会之外，这里试图分析一下，中共当局在这两年是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其实，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的方法，和当初江泽民实现稳定的做法如出一辙。他们不是从制度上，不是从政治改革出发，而是凭借手里的两个“杆子”来实现理想蓝图的。这两个“杆子”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

构建和谐社会本来是一种政治目标，治国理想，一个执政党定下这样的目标，然后从政治改革入手，实行民主和法制，发展经济，减少贪污腐败，缩小贫富差距等等，这才是通向和谐社会的正确之路，也是中共内部有识之士已达成的共识。

⁵⁸ 《开放》、《争鸣》：2004年3、6、8期。

⁵⁹ 《光明日报》2005年12月27日

⁶⁰ 《新京报》2006年1月20日

⁶¹然而，中共当局由于坚持一党专政，不舍得绝对的权力，坚持为民做主，抵制司法独立，自己堵死了达成和谐社会的路。结果，他们提出的和谐社会始终是一个空中楼阁，一个供生活在当今极其不和谐社会里的民众充饥的画饼。

从过去两年不难看出，中共提出了所谓政治目标，并没有真心要去实现，更没有意志决心来改变自己以求实现目标，却反而按照这个所谓理想中的和谐社会来请求人民，要求社会来适应自己。自从和谐社会的理论提出后，凡是有群众不满要抗议游行时，凡是有公民维权抗争时，凡是有异议人士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都认定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这一点从各地媒体对群众维权指责中可以清楚看出。于是乎，为了实现和谐社会，北京当局不得不使用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围追堵截发泄不满的民众，终于发展到汕尾的开枪屠杀事件。

按照北京当局一贯的思路，只要武装警察的枪杆子能够让示威游行的人不敢上街，和谐社会也就达成了。这一做法，和江泽民时代的“稳定压倒一切”异曲同工。江泽民时代为了达成稳定，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不稳定的因素（这里应该包括绝对权力、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等），而是把那些有可能危及他们绝对权力的思想和人都消灭掉、驱逐出境，或者关进监狱。表面上看，他们让社会稳定了，而事实上，则是用这种方法把不稳定的因素掩藏起来。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后，走上一条相同的道路。政治改革完全停止，民主建设没有起色，法律仍然是共产党用来统治、对付民众的工具，倒是握着枪杆子的武装警察频频出动——2005年是武装警察出动次数最多、出动警力最大的一年。⁶²一个和谐社会又怎么能是靠枪杆子来构建的？

本来是作为政治目的的和谐社会在中共的实践中成了一种政治手段，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政治手段。这个目的就是中共一党统治下的稳定的政治局面，——也就是当初江泽民在位时更加赤裸裸提出的所谓“稳定压倒一切”。而且，中共再次使用搞政治运动的形式，开始构筑和谐社会。无论从哪一级的中共政府，都在人为制造和谐社会，这个所谓人为制造的和谐社会是他们理想中的空中楼阁，却是人民争取自身权益的桎梏。

第二节：“和谐社会”要消除不和谐音符

北京建设和谐社会是靠消灭所谓他们认为不和谐的音符开始的。公民维权属于不和谐音符，弱势群体抗争属于不和谐音符，连追讨工资的民工也不和谐，异议声音自然也和他们幻想的稳定格格不入，甚至连批评的声音也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于是在政府的“枪杆子”下，这些不和谐的音符或者被消灭或者被压迫，社会自然“和谐”一片了。

共产党政权在挥舞“枪杆子”达成和谐社会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杆子——“笔杆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这“笔杆子”所起的作用，

⁶¹ 《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研讨》：新华网，2006年1月12日。

⁶² 来源：《公民维权》www.boxun.com

一点也不亚于“枪杆子”。从国内这两年新闻报纸电视和广播等的宣传上看，中国的和谐社会已经蔚然成形——当然，他们已经构建成功的和谐社会只存在于他们控制的这些媒体上。

这正是中共政府的一贯做法，一个目标提出来，不管现实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甚至尚处于风马牛不相及的状态下，他们的宣传攻势就先发制人。在短期内，让全国人民都感觉到，这理想已经近在咫尺。这正如当初提出赶英超美的雄伟目标，让中国人热血沸腾了一阵子，直到饿死了几千万人，才发现是画饼充饥。

但不管怎么样，这和谐社会已经在中共的报纸上形成了。通过国内搜索引擎百度，输入“和谐社会”，立即有三百八十七万多条新闻跳出来，初步统计，几乎所有的国内报纸都有详细的介绍文章出现，其中不乏各地诸侯介绍他们成功建设了和谐社会的经验。与此同时，输入“公民维权”，则只有一千三百七十条新闻，大多还是国内的BBS留言。⁶³大家都知道，和谐社会只是空中楼阁，而中共的宣传机构就是靠重复无数遍的宣传，让这空中楼阁进入到老百姓的心中。2005年本来是中国公民的维权之年，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可是，中国大陆处在一党控制下的媒体，几乎鲜有报道。

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一边打压异议声音，一边愚弄中国老百姓，一直是中国政府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在枪杆子（专政工具）和笔杆子（媒体宣传）被一个政党或者利益集团牢牢控制住的时候，人民只能是媒体和宣传的受众，是受教育的对象，是沉默的羔羊。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理论，这就给统治者造成可乘之机。枪杆子奴役的是人民的身体，而笔杆子却是对人民大众心灵的专制。在华盛顿杰弗逊纪念堂里铭刻着这样一句话：“我向上帝宣誓，我憎恨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于人类心灵的专政。”（I have sworn upon the altar of god eternal hostility against every form of tyranny over the mind of man）枪杆子只能做到对人类肉体的专政，笔杆子完成对人类灵魂的专政。

在最初研究中国当代的政治问题时，笔者常常陷入迷茫，脑子里反复出现一个疑问：为什么会这样？例如，为什么中共当局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幼稚，会搞这些早就被大家看穿了的鬼把戏？他们为什么重复那些早被戳穿了的谎言？为什么不停地在全国搞那些可笑的洗脑运动和政治思想教育……等等。后来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了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并对中国中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阶层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笔者才渐渐明白过来。

这里还是拿和谐社会说事。国内的稍微开放点的知识分子，甚至连共产党内部的开明人士如任仲夷等都在一开始就认识到，“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人人可以说话”“人人有饭吃”的民主法制基础之上。⁶⁴共产党决策层难道不能明白这样一些浅显的反复被实践证明了的道理？为什么他们还是反复玩那些可笑的伎俩，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稳定压倒一切”，又到目前这个换汤不换药的“和谐社会”？！

⁶³ 之所以使用百度搜索，而不使用GOOGLE，是因为百度是经过中国网管过滤的，经过百度搜索出来的结果基本上和大陆宣传部定的调子同步。

⁶⁴ 任仲夷，www.creaders.net, 2005年5月

其实原因很简单，首先，中共当局使用“笔杆子”欺骗和糊弄的对象并不是自由知识分子，也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或者开明之士，他们要糊弄和欺骗的对象始终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教育水平相对低下的农民和工人，这些人不但是中共上台后始终处于最下层的人民，而且也是共产党重点愚弄的对象，也是共产党维护自己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⁶⁵毛泽东在受到来自党内开明人士威胁的时候，就曾经多次声称，他要回到山上，组织游击队，依靠农民重新夺取政权。⁶⁶而毛泽东之所以有此自信，正是他依靠欺骗逐步建立了个人崇拜。对中国专制历史深有研究的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只要中国受压迫的穷苦老百姓每个人摆放神像的墙上还挂着他的半身像，他的政权就是稳定的。他拥有中国人民的灵魂，他对中国人民的心灵拥有专制的权力。

其次，就是中共当局深谙统治心理学，他们对心理学的理解远远超过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范畴。中共控制的媒体新闻充当宣传工具，反复播送那些陈词滥调，重复多了，确实是有作用的，这一点早就被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证实。⁶⁷

在笔者使用近三个月的时间对湖北、广东和四川等地农村进行调查后，痛苦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谎言不用重复一千遍，就可能成为“真理”。相对于城市里的市民，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农民们虽然一直是受剥削最深的，可他们也是最维护当局稳定的，并且对和谐社会深信不疑。在笔者以闲聊的形式问到“你怎么看附近农民到县城抗议政府政策引起的不公”的时候，他们绝大多数虽然表示了同情，但百分之八十四的农民坚持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和谐社会，他们认为和谐社会是需要大家来维持的——这个“大家”却没有包括共产党贪腐政权——这正是北京灌输给他们的观念。

毫无疑问，从受访者的回答中，笔者看到了他们隐藏在心底的不安。这些一直被文明社会和和谐社会远远抛离在后面的阶层，竟然对破坏所谓和谐社会如此不安，确实是天大的讽刺，也从反面证明了共产党政权使用“笔杆子”成功营造和谐社会的功绩。当然，也让笔者深刻认识了鲁迅和毛泽东眼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民形象。⁶⁸

现在来分析一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这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仍然是只靠电视、广播和官方报纸获得新闻和信息，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教化有关。本人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特地录下了一个星期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⁶⁹统计下来发现，每天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平均有四分钟时间在直接宣扬“和谐社会”、“三个代表”和“先进性教育”。这也就难怪了，共产党对媒体的控制和其强大无边的宣传机器绝对可以媲美法西斯。1955年，美国部分中国问题专家警告蒋介石：如果再不反攻大陆，就没有机会了。他们的解释是，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时，中国只有少部分共产党人，十年后，他们将用斯大林使用过

⁶⁵ 冯崇义：《农民意识与近代中国革命》，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⁶⁶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1994. (费正清：《中国新史》)

⁶⁷ 《Psychology》，fifth editon, 1998, Hery Gleitman, Alan J Fridlund, & Daniel Reisberg

⁶⁸ 冯崇义：《农民意识与近代中国革命》，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⁶⁹ 选择的时间从2006年1月12到1月17日。

的洗脑方式把全中国人都变成共产党人。⁷⁰

在一党专制的社会里，事实是可以捏造的，现实是可以制造的，至于和谐社会，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他们还牢牢控制着媒体和宣传工具，也是可以一夜之间构建成功的。至少，他们在教育水平较低的民众中构建成了一个虚幻的和谐社会。中共当局在使用“笔杆子”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并没有愚蠢到去试图说服中国知识分子，对付这些思想开明、眼界开阔的知识分子、异议人士和党内的开明人士，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那就是“枪杆子”。

不能不承认，在“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文武攻势下，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很稳定的。使用两杆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类似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的做法更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在共产党还处于萌芽状态，他们就开始使用两杆子把一些政治目标提出来吸引民众，而同时却把这些目标作为政治手段，作为达到另外目的的工具。这一点，从1949年前共产党对民主的处理可以看出。

共产党提出了众多的关于民主的承诺。⁷¹然而，这些他们信誓旦旦承诺要实现的政治目标只不过是他们的手段和工具，是“与国民党斗争并争取民心的一种策略”。⁷²

现在回来看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就不难得出结论，由于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下的无法实现性，和谐社会的提出也同样是作为一种策略、一种工具和手段的，是用来对付反对中共的开明力量和势力的，是用来争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苦大众的。

以上分析了中共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以及他们是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那么最终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能够象历次运动一样达到这一目的？以及迄今为止效果如何？从以往中共使用相同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推行治理来看，很不幸，无论有多少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识破了“皇帝的新装”，但大多数民众还是被有意或者无意地洗脑了。也就是说，中共提出的目标从来没有达到，但他们利用这些目标达成了其他的目的。目前，中国社会好像架在活火山山上，毫无稳定可言，然而，江泽民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目标却给共产党执政提供合法性。在中共的统治下，和谐社会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到来，但和谐社会的提出至少为中共使用武力清除、镇压他们认为不和谐的音符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中共一党专政找寻合理和合法的依据。

第三节：作为“和谐社会”中不和谐音符的互联网

按照上述逻辑，中共还可以靠这种“枪杆子”和“笔杆子”玩下去，直到一

⁷⁰ Jay Taylor: 《蒋经国传》，时报出版社，2000。

⁷¹ 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

⁷² 冯崇义：“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四十年代的宪政运动”，《宪政与中国》，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第92-95页。

些突发事件出现，他们彻底玩完，就像当初的苏联东欧。⁷³但无论如何悲观，有一个因素却无法忽视，那就是互联网。笔者认为，互联网将在对抗中共的“两杆子”特别是“笔杆子”中扮演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不是时代在进步，如果不是科学技术在发展，如果不是信息时代无可奈何地到来的话，中共目前这种使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构筑和谐社会的方法仍然会行之有效，至少在这个社会因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而彻底瓦解崩溃之前，生活在虚幻中的中国人对自己看到的東西坚信不疑，大陆的芸芸大众会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然而，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切。就笔者观察和分析，互联网的发展将最终断送不思进取、拒绝政治改革的共产党政权。以下分析一下，互联网是如何破坏了中共构筑的和谐社会。

中共的和谐社会是虚构的无稽之谈，虚构这个和谐社会的就是中共全方位控制的媒体和其他各种宣传工具。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从出版到电视电影，甚至到广告词，都是处于中共最严密的控制之下的。我曾经说过，中共的媒体不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且，实际上它们扮演了人民的耳目的角色：全中国人民都是通过中共控制的宣传工具来看他们被允许看到的“事实”，来听他们被允许听到的声音。而中国的媒体则只是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是中共的“喉舌”。所以我说，中国大陆处于中宣部死死控制下的媒体扮演着“耳、目、喉、舌”的作用。

74

无可否认，这些年因为世界大趋势，中共在某些领域的控制有所松动，但在媒体扮演中共“喉舌”和人民“耳目”的作用上，我并不认为有所松动。如果不顾世界大潮和科技进步，硬说现在比二十年前好多了，笔者也无话可说。但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横向看，那就是要把中共当今控制媒体的做法和世界其他国家比较。我想即使不列出详细的表格，也能够清楚看出，当今中共控制媒体和独霸宣传工具的做法远远比二十年前的中国在国际上更加恶劣。这就是横向的比较。这种比较更有说服力。喜欢纵向比较的人士告会告诫我们，二十年前如果写了什么错误的文章，可能会被活活整死，现在顶多丢掉工作，或者被关上几年而已。他们忘记了中国目前在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中，无论从控制媒体的严厉程度，还是从对新闻媒体工作者的迫害上，都是位列世界排名前五位的。⁷⁵和二十年前世界上有更多独裁政府的时代相比，中国显然是不进反退了。

就在写论文这一章的过程中（十来天时间），中共当局先是于 1 月 24 日把原《福州日报》采访部副主任李长青判刑三年；同时传出国家安全部门把原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原龙关押，紧接着，中宣部关闭了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中共对媒体和各类宣传工具的控制之严，让人觉得他们简直有些变态和神经

⁷³ 当然，有一些进步因素不能忽视，这些进步因素包括世界大趋势，特别是民主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三大趋势，以及民众的缓慢觉醒，国内进步力量的积累包括自由之分子的作用、党内开明派等等。但这些势力在中共“枪杆子”和“笔杆子”控制下，要就是被扼杀于摇篮，要就是找不到平台，这是之所以被忽视的原因之一。

⁷⁴ 杨恒均：《致命武器》第一章，香港开益出版社，2005。

⁷⁵ 《Parade》，12 月份。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中文翻译名字《大观》每年都对世界独裁者排名，并对控制新闻最严厉的国家作统计。同时，“记者无疆界组织”也对 2005 年全球迫害新闻记者作了类似的详细的统计和报道。

过敏。

究其原因，中共比谁都清楚，“笔杆子”对他们的重要性，无论是稳定的政治局面，还是和谐社会，几乎都是建立在“笔杆子”上的，可以说，中共的整个政权和统治都是建立在“笔杆子”上的，是靠“笔杆子”虚构、美化和撒谎来维持的。一旦媒体开放，真相暴露出来、事实被揭露出来的话，最终中共政权将土崩瓦解。左右两派都无法否认这点。左派们只不过把共产政权和十三亿人民捆绑在一起，声称共产党一完蛋，中国社会将陷入混乱，将会玉石俱焚。⁷⁶

互联网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严重地冲击了中共这种对“笔杆子”独霸的局面。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确实得到了中共高层包括江泽民的支持，他认为互联网对中国科技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并鼓励自己的儿子入主电讯王国。⁷⁷作为工程师出身的江泽民看到了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且也坚信中共可以控制互联网，然而，同样作为工程师的江泽民，却无法预测互联网在人类政治和社会领域造成的震荡，更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他的政党代表的理念是和人类进步包括科技进步南辕北辙的。当一直在他们两个杆子控制下的沉默的羔羊似的人民进入到虚拟的空间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和谐空间，也找到了长期以来被中共剥夺了的精神家园。2005 年底，中国的上网人数已经突破 1.1 亿人。⁷⁸这些人随时会发现，虚拟的互联网比中共靠谎言维持的显然更加真实，也更加和谐。

“互联网已经深入到了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变化不啻是一场深刻的革命。”⁷⁹这一场所谓的革命在传媒和宣传上造成的影响将迟早改变中国，这是笔者的认识。这里还是拿和谐社会来说事。

上面举了在此文形成的短短十天内发生的三件对中国新闻记者的迫害、对新闻的压制。非常巧合的是：无论是李长青还是李原龙，他们都是平面媒体（分别是《福州日报》和《毕节日报》）的记者编辑，但他们被抓起来的原因却都不是在平面报纸上发表文章，——他们都是在互联网上写文章或者张贴新闻而激怒中共的。这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共的控制下的平面媒体，有严格的审查制度，真正能够陷记者入罪的文章是没有机会通过层层审查的。但记者们找到了另外一个表达的平台，那就是互联网。

《冰点》是一个非常好的栏目，用余杰的话说，是目前大报纸中唯一可读的栏目。⁸⁰这个栏目已经在夹缝中生存了十一年，前几天却突然被关闭。《冰点》的关闭让全世界关注中国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士的心几乎同时降到了冰点，他们感到震惊和愤怒。但愤怒归愤怒，他们能怎么样？大陆所有的报纸杂志、新闻和广播都控制在那些关闭《冰点》的人的手里。要是以往，这样的事情也最终会不了了之，甚至连绝大多数民众还不知道详细情况的情况下，就销声匿迹了。这样的例子不是够多的？

⁷⁶ 何新：《给中南海的密札》，1997 年。

⁷⁷ Robert Lawrence Kuhn：《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2005 年。

⁷⁸ 《中国信息年鉴 2005》中国信息年鉴期刊社，2005

⁷⁹ 王智猛：《互联网与中国：网络革命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P108 悉尼科技大学，2004。

⁸⁰ 余杰：《“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2006 年 1 月 25 日，《议报》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正如余杰所说，《冰点》的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耀刚虽然被剥夺了表达意见的《冰点》，但他们随即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强有力的平台——互联网。⁸¹李大同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多篇揭露真相的说明文章，随即发起了签名。短短两天时间，从 Google 上可以搜索对此事件的评论和议论已经超过五万条。

以上我写文章的十天时间内发生的这三件涉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案子都和互联网有直接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中共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为所欲为地统治中国、愚弄人民，主要就是他们掌握了新闻媒体和一切可以用来宣传的工具，只要他们还能牢牢控制住“笔杆子”，还能够对人民心灵实行专制，就我本人的意见，我看不出中国短期内会有什么根本上的变化。

但互联网打破了中共对“笔杆子”的垄断。人民不再只是新闻和信息的接受者，他们还通过互联网发送新闻和新闻反馈，接受者通过论坛成了施与者；同时，他们对于互联网上的官方消息可以直接进行评论，提出他们的质疑，新闻不再是单行道，不再是民众被强迫接受的工具，新闻成为互动的。⁸²互联网也是最便宜的传播工具，只要会打字会上网，你就可以查看新闻，并提出意见，而且可以把你认为新闻的消息贴上网。如果你的新闻具有震撼性，那么说不定，由你报道的这则新闻会比中共官方的新闻传播更广，被更多的读者看到。这一切，都是对控制了国家资源和媒体的专制政府最大的挑战。也是在报纸、杂志、收音机和电视的时代无法想象的。至今为止，其威力已经展示出来，但潜力仍然无穷。⁸³

互联网还有一些特点，它可以借助使用者的智慧和科技的发展，不停发展自己。例如在言论自由上，博客的出现又弥补了新闻和 BBS 的不足。也冲破了大陆对互联网新闻的严格控制，冲破了大陆对出版业的审查和控制。人们在互联网上找到了出版自由——他们可以不经任何出版社党委书记的审查而把书贴上自己的博客，面对更加广大的读者群。⁸⁴

互联网的所有这些特点，几乎都是对国家和政权垄断媒体、宣传工具的针锋相对，在中共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不和谐”音符都来自于互联网。从网友的报道和普通人的博客，大家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一个并不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

目前，中国政府唯一无法完全掌握和控制的舆论、新闻和宣传领域都在互联网上。中国对这个虚拟的空间恐惧之极，据资料显示，中共花费在控制互联网上的金钱高达 400 亿人民币，而且每年都在增加，增幅高达百分之三十。⁸⁵现在的

⁸¹ 余杰：《“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2006 年 1 月 25 日，《议报》

⁸² 关于传统的新闻媒体成为统治者灌输新闻和信念的工具，前段时间有则国内新闻比较有意思，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广东一位农民在观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时候，被电视里的谎言激怒，愤怒地抄起一把椅子，把电视机砸碎。新闻报道说，这已经不是他砸掉的第一台电视机。这个农民的行为有些极端，但只要想一想，你打开电视机就不能面对这些谎言，却无法反驳他们，也就可以理解了。此新闻多次出现在国内网站：www.sohu.com，以及国外博讯新闻网上。

⁸³ 王孟平：《通讯革命》1999，中华征信所出版。

⁸⁴ 江迅：《博客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亚洲周刊，2006 年 1 月 16 日。

⁸⁵ 何清涟：《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当代中国研究》2005 年第 3 期。

问题是，如果中共不找到根本的对付之道，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互联网就算不在政治上断送中共，也会在经济上拖垮中共。当共产党在现实世界里担惊受怕，对人民实行严酷的控制的时候，他的敌人却突然从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冒出来。让他们精疲力竭、防不胜防。过去一年，中共每关闭一个网站，每判处一个网络异议人士或者自由写作者，都引起网络上更大的反响，引起连锁反应。⁸⁶

当然，迄今为止，中共还有能力控制互联网，而且一些国际互联网巨头如 Yahoo 和最近的 Google，都因商业利益、觊觎大陆广大的市场而屈服于专制控制，甚至沦为帮凶，然而，从互联网的性质来看，这是一场卷入世界潮流（民主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和科技的大战，中共在这两方面都将处于劣势。从现在的预测看，要就是他们彻底改变互联网，不停推出引起越来越多民众反感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如实行实名制，⁸⁷或者切断中国互联网和世界互联网的连接，⁸⁸又或者更加过分，干脆关闭中国互联网，⁸⁹他们的选择并不多，而且不管哪一种选择，中共都将把自己置于科学技术和历史潮流的对立面。

如果你是一个不上网的普通民众，如果你每天读书看报看电视，你一定认为自己生活在胡锦涛构建的“和谐社会”里，并且你一定还会时不时为自己不太和谐的思想感到惭愧——中共就是靠“笔杆子”描绘出了这样的“和谐社会”的。不过这“笔杆子”正受到来自一个虚拟世界——互联网的冲击。在网络上，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打响，战争的一方是维护一党独裁、剥夺人民言论自由、企图继续控制人民思想的北京政府，另外一方是维护自己的天赋人权、要求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中国网民。

下面的章节，我们进一步探讨互联网——公民记者和博客在当今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推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作用。

⁸⁶ 刘细良：《勇敢新世界——互联网的罪与罚》香港同识教育论坛出版，2005。

⁸⁷ 目前国家已经对论坛上的版主实行实名制，但效果不大，他们原本等这一实名制实行后，然后开始逐步实行全部网民实名制。那样的话，将部分抵消使用化名时网民的大胆表达。

⁸⁸ 据互联网上部分网友的报道，中共内部确实有此考虑，其中主要策划人就是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之子江锦恒。

⁸⁹ 据我自己得到的信息，中国军方和国家安全确实有在紧急情况下（如发生战争或者外来侵略的时候）切断互联网的计划和部署，但至今还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有意在和平时期实行此项计划，而且，互联网在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关闭互联网如果不是在政治毁掉中共政权，那么在经济上的损失也是他们受不了的。

第四章：公民记者——博讯新闻网的过去和未来

第一节：“公民新闻”和“公民记者”

“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产生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伴随着今天 web2.0 时代的到来而兴盛，并没有什么权威的定义。根据《维基百科》⁹⁰的有关条目的解释，“公民新闻”也称为“参与式新闻”，它是公民“在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和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行为。以上定义里的所谓“公民”，是特指以往没有充分机会参与媒体专业运作的普通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公民（非专业新闻传播者）通过大众媒体、个人通讯工具，向社会发布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或掌握新近发生的特殊的重要的信息。

最著名的“公民新闻”事件当属德拉吉博客网（drudgereport.com）当年率先揭露了克林顿的性丑闻内幕。此后在 2005 年 7 月 7 日在英国伦敦地铁和公共汽车发生的爆炸案时，爆炸发生很短的时间内，BBC、ITV、《卫报》（Guardian）等英国主流媒体就陆续收到了来自公民的有关爆炸的图片和录像片段。这些图片和录像片段以手机等现代通信工具拍摄，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传到这些媒体的网站邮箱中，或者通过有关的博客网页直接将这些图片、录像片段以及那些亲历现场的人的所见所闻所感发布到网上。这让传统媒体更加感受到了非专业新闻传播者的能量。因此，2005 年 10 月，当美国新奥尔良市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造成罕见灾害之际，CNN 的网站主页上立刻增加了一个栏目——“公民记者（Citizen Journalist）”，CNN 网站通过这个栏目刊登了大量普通网民发出的有关风灾的文字和图片，真实地记录了这场灾难的全过程。

美国新闻记者麦克拉伊认为，“公民新闻”优势在于它没有受到商业化的影响，也并不象传统媒体那样自以为是，并且也不用考虑利益平衡的问题。“由于此时人们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来了解事物，因此人们就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还可以从亲身经历事件的人那里得到现场照片和视频。这和专业摄像师从外部得到的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⁹¹但是，西敏斯特大学的新闻专业教师莎利·菲尔德曼认为这一说法未免言过其实，因为专业媒体一直都在对现场目击者进行访问，而媒体也经常播放业余人士录制的作品。她说道：“这是在新技术的帮助下产生的演变，但是新闻的角色肯定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有了一个新的资源而已。”⁹²公民新闻只是业余新闻报道的一种新说法，而这种职业状态尽管非常罕见地没有约束，但这也并非新鲜事物。职业记者必须处理那些来自网络的文章和照片，综合相关材料，以使之清晰明了。并且还要对这些材料加以分析和评论，当然还要验证这些材料是否真实可靠。

互联网使得“公民记者”和“公民新闻”走进人们视线，但公民新闻和公民记者的雏形却早就在其他媒体里存在，而且早就被大众所喜闻乐见，只是那时没

⁹⁰ wikipedia.org

⁹¹ www.cnn.com

⁹² http://www.kzxy.com.cn

有这样的名字，大多叫“新闻线人”。上世纪90年代末，《羊城晚报》等传媒开始向社会征集“猛料”、开通“报料热线”，并对报料人付以薪酬。此后，开通新闻热线、通过线人有偿征集新闻线索，从而扩大新闻来源，扩大社会新闻的报道面，是全国都市报、晚报和电视台的流行做法。⁹³时至今日，新闻线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职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的新闻线人公司。新闻线人弥补了专业记者不可能在所有新闻事件发生时都在场的遗憾，促使了新闻事件更快、更全面地报道和传播。随着媒体受众参与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以及手机、数码相机等通讯设备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再加上普通民众参与社会事务意识的不断加强，有些新闻线人不再满足于仅仅提供新闻线索，而是开始制作或者撰写完整的新闻报道，他们也就从新闻线人转变成为了公民记者。部分媒体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新的“传播者”阶层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如杭州电视台在《新闻夜班车》节目中开办了栏目“新闻自己拍”，使得公民们在新闻事件报道和传播中的主动作用得到了发挥。北京电视台借助奥运宣传的契机，于2005年举办了“看北京、游北京、拍北京”百名DV使者北京行大型采访活动，让老百姓用手中的DV拍摄下身边的事情，定期在《身边》栏目播出。这已经完全具备了公民新闻的诸多特点——由非专业人员拍摄、制作，电视台负责编排和把关。⁹⁴

毫无疑问，从海外的经验看，互联网已经成为公民记者大展拳脚的地方，公民新闻也成为新闻媒体中最重要的一份。然而，公民记者和公民新闻在中国的发展却碰上了诸多问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按说中文公民网的兴起是顺理成章的事。一家叫北京中盘国际的传媒公司已经注册了《中国公民新闻网》的域名（英文域名：www.citizennews.com.cn 中文域名：中国公民新闻网），并于2006年6月11日通过了国家信息产业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注册备案，可至今却无法推出。因为按照中国各部门对网络新闻的要求和限制，公民新闻的形式就属于不合法，而且公民记者得来的新闻如果没有被有关部门审查，将无法作为新闻播出。所以，目前公民记者和公民新闻只存在于一种新兴的互联网形式——博客。⁹⁵

下面我们来研究中国最早的公民新闻网站——博讯新闻网，从其兴起、运作和前景，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当局对互联网的管理和打压。

第二节、博讯新闻网

2006年是博讯新闻网成立8周年，应博讯创立人韦石要求，我为博讯写了两篇社论。由于这两篇社论都涉及博讯的性质，现录如下：

⁹³ 目前几乎全国所有办得不错的报纸杂志设有“爆料”专栏，这其实就是公民记者的报纸版本。

⁹⁴ <http://www.kzxy.com.cn>

⁹⁵ 见第五章：博客研究

博讯社论：博讯是一座桥⁹⁶

(2006 年 2 月 12 日)

作为一个越来越引起读者关注并倍受全球华人青睐的网络媒体，博讯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支持下，时刻在改进，并不停完善自己。

博讯是一个没有政治和利益集团背景的独立网络媒体，这在当今各色各样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纷纷对网络媒体施加影响的时代难能可贵，当然随之而来的是“难”于生存。但也正是博讯的这种独立最终赢得了更多华人读者的尊重和认同，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和绝大多数读者和民众一样，博讯认同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崇尚民主自由的理念，顺应当今世界民主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特别痛恨任何政府和政党垄断媒体和宣传工具对自己的国民的心灵实行控制。博讯推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愿意作为平台给各种意见提供表达的机会，并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新闻事件做及时公正和准确的报道。

除了这些鲜明的立场和特点之外，我们还想强调的是：博讯是一座桥——

在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民主和法制的理念、新闻和言论自由成为普世价值观的时代，资讯的高速公路也已经伸向了地球的各个角落。然而，在亚洲的东方，在十三亿中国同胞生存的祖国，这条高速公路被人为地切断了——博讯一直努力成为这条塌陷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桥梁……

博讯这座桥把中国和世界连接起来，同时连接的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知情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越来越多地从博讯新闻了解中国大陆的变化以及每时

⁹⁶ 原载 2006 年 2 月 12 日博讯新闻网

每刻发生的事情；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突破防火墙从博讯了解到世界的情势以及发生在他们身边的那些被当局刻意掩盖起来的真相。2005 年，博讯是网络媒体中最及时、准确和全面报道中国维权运动的新闻网站之一。在未来的日子里，博讯将一如既往、风雨无阻地向您提供中国大陆民众维权的各种消息，同时，尽力使内容丰富多样化，读者既可以看到严肃敏感内容，也能方便看到生活、娱乐方面的信息。

博讯这座桥连接的是虚拟和现实。由于现实中国的各种限制，很多大陆的朋友通过虚拟的博讯传递了宝贵的消息，也通过博讯发出了他们的截然不同于官方的声音。虚拟世界里的博讯成为了解现实中国的一个可靠的渠道，也成为生活在严酷现实中的大陆民众在虚拟中表现真实自我的平台。

博讯的博客打破大陆对出版业的控制和垄断。目前，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和作家的作品在这里发表，供全世界华人阅读，传递了信念和理想。

博讯的互动新闻和论坛也是连接世界各地华人的桥梁，无论身在何处何地，只要来到博讯，大家互相交流，相互理解，交换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讨论中华民族的前途，沟通对未来中国的思考。在一些政党和国家以国界切断人民的思想、阻扰同胞的心灵沟通的时候，在这虚拟网络一角的博讯，全球华人找到了一块精神的家园。

博讯信息的及时和全面性，也受到了中共当局各阶层的关注，其中也包括网络警察和特别工作者。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希望博讯在中国海内外民情“上达”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博讯还是一座连接历史和现实，并导向未来的桥梁！

博讯这座桥，是靠博讯同仁共同搭建的，特别是和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地、忠实地向读者们提供消息的义务记者们分不开。这些勇敢的记者中不乏因为追求真相而受到迫害的，有的甚至无端失去了联系……

我们一直坚信，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是走向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没有媒体监督，官方倡导的“反腐败”只不过是形式。然而，中国大陆不仅严禁涉及政治讨论的言论，也严格控制着重大事件——灾难、瘟疫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的报道。在不久前，《福州日报》原采访部副主任李长青因为在2004年10月在博讯如实披露了福州登革热的爆发，被福州当局以“任意捏造事实”的荒唐罪名判刑三年。⁹⁷

鉴于中国复杂的政治环境，当局可能没有信心开放媒体，但当局应该认识到，博讯等海外新兴媒体正成为中国良性变革、发展的有力工具，博讯不是卫生部高强部长所指责的“除了希望制造一点儿社会混乱以外，猜测不出它还有什么目的”⁹⁸，恰恰相反，博讯和众多像“李长青”这样的记者、公民的努力，使得中国封闭的环境下，民众能看到和知道一些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为此呼吁当局，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也为了你们自己子孙的福祉，停止对记者、民众言论上的无休止的打压。

博讯这座桥，更是靠广大的读者支撑的。明辨是非的读者对真相的追求、对正义的褒扬和对邪恶的鞭挞使得博讯这座桥牢不可摧！

博讯社论：风雨同舟的六年⁹⁹

⁹⁷ <http://news.boxun.com/hot/xinwenziyou.shtml>

⁹⁸ www.people.com

⁹⁹ 原载2006年3月6日博讯新闻网

(2006 年 3 月 6 日)

到今年 3 月，博讯创办有 6 个年头了。记得创办初期，韦石还在纽约的一家小型高科技公司做技术主管，为了编写博讯的程序，韦石三餐在公司解决，很多天只有睡觉的 8 - 9 小时回家。公司冰箱的冷冻层塞满了韦石一个人的食品。这就是博讯的开始。

自此之后，博讯作为开放的平台，吸引了各方文人墨客、豪杰，成为社会各阶层发出声音的重要窗口。最近几年，博讯的知名度稳步上升，访问量稳定在海外中文新闻网的前列。博讯博客也蒸蒸日上，栏目每日增加。博讯网站既有知名作家的文集，也有草根阶层的优秀文章，例如刘晓波、赵达功、云飞扬、清水君（黄金秋）、郑义等数百名优秀作者都在博讯博客有专栏。¹⁰⁰博讯还有一些著名网站的镜像，例如“思想的境界”¹⁰¹“春夏自由评论”¹⁰²等，这些著名网站曾风行一时，但因各种因素无法继续，但他们的很有价值的文章仍可以在博讯阅读。这些年，海外中文新闻网站维持不易，大家见多了轰轰烈烈上马，无声无息退场的情景。博讯六年的成长经历表明，“公民记者”(Citizen Journalist) 潜力无限，作为“公民记者”模式的推行者，博讯异军突起，以至于有人称博讯是“永不沉没的文化航母”。

如果说开始是韦石艰难创业，那么，六年来博讯走过的路同样充满艰辛和悲苦，但因为广大读者的支持，博讯也不乏满足和欢乐。

回首过去六年，让我们最难忘的是博讯的挚友们。他们中，有在逃亡和贫困中坚持写稿的愚笔——他在 2004 年逃离中国一个月后，在海啸中遇难；有在北美作坊打工的“老农”等海外学子、学者；有失去联系的“中国魂”、向光明、中华百

¹⁰⁰ <http://www.boxun.com/hero/author.shtml>

¹⁰¹ <http://www.boxun.com/sixiang/>

¹⁰² <http://boxun.com/freethinking/>

姓、阿宾等，还有被判刑 12 年的清水君……当然更多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朋友，我们清楚这些供稿人大多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在各种各样的困境下，他们坚持写稿披露事实、揭露真相，而博讯却没有经济能力给他们最基本的补偿，我们心怀愧疚。因此，请允许我们代表博讯的读者们，在这里，向这些崇尚新闻自由和独立思想的博讯记者们致以真诚的问候和祝愿！

在最困难的时候，博讯曾经呼吁有识之士伸出援助之手，并得到一些个人的慷慨捐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唐先生和韩先生），使得博讯得以续租服务器延续下去。借此机会特向她们致谢。

博讯能够在很少资金的情况下坚持并成长，也是和所有编辑人员的义务奉献分不开，他们承受的不仅仅是经济压力，还有来自社会和家庭内部的不理解甚至偏见。在这里，博讯向各位编辑同仁的亲属致以问候，你们所关心和所爱的人正以自己默默无闻的工作为读者、广大的华人和中华民族服务和奉献。特别值得提出的几名义务编辑或记者有：蔡楚、方向、嘻嘻英雄，还有很多义务记者，我们无法一一列举，敬请理解。

博讯追求的是开放和公正，在此基础上，我们一直在改进自己的工作，不停地提高新闻质量。我们坚信，媒体的监督有助于中国和平转型最终走向民主自由的政体，言论自由会使得国民眼界开阔、思想开放，而这一切，正是中华民族真正能够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重要保障。同时，我们认为，坚持新闻媒体的独立，让不同的理性的观点畅通表达是自由、民主社会必备的基本条件之一。

然而，博讯的开放和资源不足，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其中，博讯曾无意中刊出遭人故意篡改的稿件，因为篡改部分夹杂在正常新闻报道中间，博讯编辑没能及时发现，引起一些读者的反感。博讯对此类情况都是发现后立即修改或者删除。

好在博讯没有庞大、臃肿的机构，向博讯指出不足之处的渠道也很畅通，我们知错就改，今后我们欢迎各界随时指出博讯的不足之处。

遗憾的是，有少数人对博讯的指责无限上纲上线，有些甚至对博讯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还有个别人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人生观，对博讯刊登的文章评头论足，认为不合适，认为必须删除。我们必须借此机会重申，博讯崇尚的是新闻自由和及时公正。而这一点正是博讯这些年能够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个面向大众的综合新闻网，博讯的主要目标是满足绝大多数的读者的信息需求和意愿表达的需求，无法成为单一思想、观点的传声筒，我们相信广大华人读者的判断力，我们提供的是公正的新闻报道和百家争鸣的自由言论，读者朋友们不需要“舆论引导”和“政治教育”式的新闻和舆论。

当然，绝大多数对博讯的批评和指正都是善意的，我们也会虚心接受。博讯希望各界能将意见及时传递给我们。博讯的很多改进、功能都是根据读者来信开发的。例如新闻主页的版面、论坛的功能以及博客的设计，无一不体现读者和朋友们的建议。有一些提意见者不是给我们直接提，而是到其他论坛网站或者团体抱怨，以致我们无法及时掌握这些意见。

最后，我们要强调，博讯没有奢侈的办公费用，但有一个有效的群体。博讯的设计也是根据读者的方便，更多的是从实用、访问速度来考虑。博讯虽然经济不充裕，但在新闻、博客、论坛的主页尽量不放广告。

虽然博讯没有华丽的设计，但博讯网站的技术含量在类似网站中算比较先进的，博讯的博客、论坛和新闻融为一体，博讯新闻、论坛的图片自动处理功能目前可能是唯一的。博讯每日新闻邮件服务自动把最精彩的新闻检索出来，定时发送。

博讯也在计划筹建纯生活性的服务网站，寻求商机。博讯的未来会更美好，我们欢迎有识之士考虑给博讯投资。博讯目前正在走向公司化管理，博讯创办人韦石拥有工学、杜克大学 MBA 学位，有多年的外企管理经验；财务总监 Tonino 先生具备法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MBA 学位，20 多年的管理经验。博讯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低成本、高效率的风格，目前博讯的管理层都基本是义务服务，即使有投资，我们也会只拿少许的生活费。博讯无论多么艰难，同仁们都会与韦石手挽手，风雨无阻，一路走下去，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向读者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新闻服务，我们会和读者同舟共济、一起坚持到底。

我们相信，我们拥有其他很多海外新闻网站所没有的资源，那就是博讯全体同仁的热情奉献和广大读者的充分参与和支持！

这两篇社论虽然无法看出全貌，但却能说明问题。博讯网站是一名叫韦石的中国留学生于 1999 年底创建于美国纽约。当时，这位留学生来美国才仅仅三年，他是学电子和 MBA 专业。他受到了当时美国互联网兴起的启发，敏锐地看到了互联网新闻的前景，当时美国新闻和电视吵得最热的就是互联网即将取代报纸成为最大的媒体。韦石看好这一前景，利用自己的专业设立了博讯新闻网。当时，在各大网站陆续推出的时候，博讯并不起眼。但韦石满怀信心，认为自己不但有一天能够赚到钱，而且还可以在新闻媒体上有所拓展。¹⁰³对于一个学电脑和管理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他的梦想以另外一种让他都没有想到的方式实现了。只是至今在我和他交往中，还感到很深的无奈。

以韦石的技术，和他对科技发展的展望，以及他的经济头脑，应该客观的说，他当时的想法无可置疑，而且，就在他建立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新闻平台的时候，国内多个门户网站相继成立，但这些和他的网站没有可比之处，我们拿几乎和他同时设立的另外一家“韩国公民新闻网（ohmynews.com）”¹⁰⁴作一比较。博讯和

¹⁰³ 此文中所有引用韦石的话语都来自直接采访，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总共对韦石采访达 50 次之多，其中有些是请教一些互联网知识。

¹⁰⁴ 该网站创办于 2000 年，成立之初参加该网站新闻报道的只有数百人，但是经过短短五年时间，该网站已经拥有 38000 名“民记”（该网站的内容 70%是由这些“民记”提供的），并发展成为一个多语种的国际性网站，其中的 400 个外国“民记”来自其他 25 个国家和地区，远远多于任何一家大众媒体的雇员数。2005 年 6 月下旬，该网站在汉城召开了首次公民网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包括各个国家、各种职业、各个年龄层，反映出公民网参与的广泛性。最小的一位与会者是一个年仅 10 岁的美国小学生。大会宣称，历史上传传统

“韩国公民新闻网（ohmynews.com）”无论从设立背景和操作方式，以及设立后使用“公民记者”的概念上几乎是一模一样。最妙的是，经过六年的艰难经营，他们都取得了类似的成绩。如果从空间访问量和名气来说，博讯应该更胜一筹。

然而，“韩国公民新闻网（ohmynews.com）”在2007年以两千万美金被收购，为这个网站的成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而博讯在坚持了六年后，成为海外中文互联网新闻最有名的网站，可是，不但一分钱不赚，而且至今还是创始人自己出钱维持的新闻网站。

两个网站的不同命运，折射的是两种制度下网络新闻截然不同的遭遇。

第三节、博讯公民记者的操作方式¹⁰⁵

博讯从设立开始就没有自己的记者队伍，设立者韦石自己充当编辑，而他是学工和管理，对于新闻的敏感程度可想而知。他搭起来的这个新闻平台，最早是使用从各个网站找到的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转载过来，在刚开始的头三个月，这个网站在中国大陆还能够看到。由于韦石从西方和港台搜索了一些大陆网民无法看到的新闻，加上一些有趣的内容，这个网站的点击率直线上升。然而，仅仅两个多月，这个网站就被中国政府屏蔽了。

之后有一段时间，网站点击率趋低，在没有资金也没有新闻来源的情况下，韦石开始思考“公民记者”的模式。所谓“公民记者”，就是普通的公民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写下刊登在新闻媒体上。博讯一开始推出这一模式也是万不得已，因为没有任何资金来源的博讯不可能拥有自己的记者队伍，加上博讯已经引起国内当局的关注，也不可能直接到大陆招募记者。长期从互联网上其他的网站抓贴“新闻”的做法不可能吸引一支固定的读者群。

随后，在经过初步思考后，韦石公布了投稿邮箱，在头版的位置发出希望大陆的公民们能够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的想法写下来，投到博讯新闻网。¹⁰⁶

出乎韦石的预料，这种“公民记者”的方式立即得到国内知识分子和关心民间疾苦的记者的响应，一时之间，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稿件如潮，他们把在国内无法发表的新闻、新闻分析和调查、评论、投诉信、告状信都纷纷发到博讯信箱。“公民记者”队伍迅速扩大，其中有很多本来就是国内的专业记者，但在国内写的稿子无法发表，他们转而投到方便，又不至于暴露自己IP地址的博讯网站。

2000年下半年开始，韦石感到了压力，因为这么多稿件需要处理，就算不去一一证实稿件的真伪，哪怕一篇一篇上传，也需要人力。这就是说，博讯必须

媒大多数是屈从于大财团利益或是受控于官方机构的，参与权往往局限于少数有新闻学学位的专职人员，公民网的出现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还报道权于民。网站的创始人吴延浩（Oh Yeon Ho）甚至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每个公民都是记者”（every citizen is a reporter）

¹⁰⁵ 由于博讯新闻网仍然是北京打压的重点对象，此段内容博讯韦石交待，请暂勿贴于网上。

¹⁰⁶ www.boxun.com, 2000年10月

扩大其编辑队伍。这对于仍然没有资金的博讯来说，也是很困难的。

这个时候的博讯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成为海外多家中文网站中小有名气的网站之一。有一些热心的海外华人华侨主动联系博讯韦石，希望能够帮忙。就这样，博讯新闻网开始扩大另外一个自愿者队伍——自愿编辑队伍。

八年下来，博讯拥有了散布在欧洲、中国大陆、台湾、澳洲和美国的自愿者编辑群，这些编辑由于分布在不同的时区，所以几乎每天 24 小时都有人在线处理随时收到的稿子。而由于博讯在中国大陆的名气急速上升，大陆里的一些名记者也主动加入了博讯“公民记者”的行列。另外一些希望能够率先发表自己关注类型的文章的编辑，也主动要求成为博讯的义务编辑。

从 2002 年开始，博讯又开通了自动投稿功能，只要能够上到博讯网，点击右上角的“报料-投稿”栏目，就可以自动把稿子投到博讯，编辑只需简单通过，就可以了。这一功能的开通，在国内使用电子邮件越来越受控制的情况下，起到了补偿作用，更加方便了公民记者的投稿。公民记者的队伍也日益扩大。

那么，公民记者是如何管理的？实际上，由于博讯的特殊性，博讯对公民记者几乎没有任何“管理”，很多充当博讯公民记者的人根本就是使用了匿名，而且，在他们想隐藏自己的 IP 地址时，博讯主动教他们使用代理隐藏 IP，这样就连收到稿子的编辑，包括博讯创始人韦石也无法知道投稿人的 IP 地址，这对于保护公民记者的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这种使用隐藏 IP 地址的方式也造成了另外一些问题，那就是在博讯刊登一些即时新闻的时候，无法即时查证新闻来源，在过去八年时间里，几乎每年都有两到三起登载了错误新闻的事件。其中 2006 年和 2007 年登载了有人故意更改过的新闻稿件。可是，如果考虑到博讯新闻是在什么条件下坚持新闻自由的，这些错误应该可以理解并被谅解。

从 1998 年开始，海外先后有接近五十家支持民主崇尚新闻自由的中文网站开设，大多由大陆在海外支持民主运动的人或者组织主持，有些网站一度非常火热，但这么多年下来，绝大多数网站衰败甚至倒闭了，仅存的不到十个也大多是开了不久的，而且点击率非常低，更无法和博讯在全球互联网中的点击排名相提并论了。¹⁰⁷这些年博讯每篇新闻的点击率基本上都在八千人次以上，评论文章平均在五点击以上。

博讯这些年取得了哪些突出的成绩？现在归纳如下：

（一）博讯成为国内部分民众反映情况，揭露镇相的大本营。特别是一些维权新闻，都能够在博讯第一时间发出，有些影响相当大，引起当局震动。例如，我在 2007 年六月写给湖北省委书记俞振声的一封公开信在博讯登出后，引起湖北当局重视，俞振声当即派了工作组到我的家乡着手处理此事。这件事当时在湖

¹⁰⁷ 全球互联网排名，可以进入 google 搜索。

北引起轰动。¹⁰⁸因为我的公开信，也使得湖北随州老人退休后退休金被克扣的事件部分得到解决。这些年由博讯首发的新闻稿子和评论都引起了国际大媒体如美联社、路透社等的关注。仅仅 2007 年一年，国际大媒体采用的博讯首发的中国大陆新闻就达到 43 起。

（二）博讯这些年一直坚持办新闻的理念，是诸多海外中文网站中最接近西方办新闻理念的。相比较而言，另外很多支持民主和新闻自由的网站则都因为派系太明显而没有持续下去。博讯始终没有和某一个或者几个民主党派走太近，因为这一立场一度受到一些怀疑和指责。但事实证明，以成熟的西方办新闻的理念来办海外中文网站是最有竞争力的。

（三）博讯培养出了一批公民记者，和一批优秀的编辑。自从 1999 年成立以来，博讯的编辑和记者都是自愿和义务的，也因为如此，人员流动比较大，但经过博讯出去的一批编辑记者，都干得很不错。有些编辑和记者出去后又开了新网站，都比较成功。

（四）博讯拥有一大批固定的读者，根据代理服务器显示，博讯的读者 65% 来自中国大陆内地（使用自由门等代理服务器）。我在大陆期间，在和知识界和新闻界的朋友聚会时，多次作同一个调查，就是有多少人知道博讯新闻网，以及多少人阅读，阅读的频率。让我吃惊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博讯新闻网，而受访者中超过半数经常阅读博讯新闻网，这还是很让人吃惊的。然而，从博讯的点击量来看，可以推测出，由于被封锁，普通的读者反而无法上去。但博讯在大陆新闻界和知识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五）由于博讯新闻网已经成为目前海外点击量最高的公民维权网站，大量的无法在国内新闻和互联网出现的维权新闻在博讯首发，这使得国内各级政府非常紧张，从 2005 年开始，¹⁰⁹大陆各级政府几乎都有专门人员盯住博讯新闻网，以防当地的“丑闻”被揭露。同时，博讯也能够感觉到，北京某些部门，例如国家安全部门，也有固定人员每天跟踪博讯的新闻和评论。

第四节、北京当局如何打压博讯新闻网

在这一节里，我根据这些年实际了解到的情况，以及亲自经历的一些事，评析北京当局对博讯新闻网站的封杀。

（一）屏蔽博讯新闻网。博讯新闻网成立不到三个月，就被中国大陆网管屏蔽。对于一个以中国大陆读者为主的新闻网站，屏蔽于大陆读者之外，其结果可想而知，事实上，海外众多中文新闻网站倒闭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被大陆屏蔽，失去了读者。虽然我们知道出现了自由门等代理，但使用这些代理不但非常麻烦，

¹⁰⁸ <http://hexun.com/yanghengjun/default.html>

¹⁰⁹ 从这一年开始，博讯开始经常接到来自大陆各地各级政府的电话，由此推断，大陆方面这之前或者左右已经开始固定盯住博讯新闻网。

而且对于普通读者，还有一定的危险。大陆多个地方发生公安威胁使用代理的互联网用户¹¹⁰。博讯因为具有充足的技术支持，曾经使用不同的代理直接进入中国大陆，但随着国内屏蔽网络的技术提高，他们总是能够及时找出博讯代理，迅速封杀博讯 IP。

（二）一般使用屏蔽后，一些中文新闻网站会渐渐走下坡路，最终关闭，但博讯新闻网由于使用了公民记者的方式，得到大量第一手的新闻和深度评论，被屏蔽后不但没有关门，这些年反而吸引了一批比较固定的读者。这使得当局又采取了攻击博讯服务器的方式。从 2002 年至今，较大的持续超过两个星期的黑客行为就有六起，小的则是平均三个月一次。博讯在规模比较大的黑客攻击下，每一次都要暂停服务，最严重的是 2008 年 2 月到 3 月的持续攻击，博讯不得不报警。根据资料显示，攻击者来自上海和北京。鉴于发动攻击的人力和物力惊人（据技术专家估计，同时投入的人力超过一百位），这些攻击无疑得到中国政府的直接支持。¹¹¹

（三）在屏蔽网站和黑客攻击的同时，北京当局高度重视博讯新闻网采用的这种“公民记者”的形式，他们从一开始就盯住了博讯新闻的消息来源，而且抓到机会后立即抓人。这些年下来，因为给博讯写稿而被当局逮捕的公民记者有四位，失踪的有八位，而被公安局叫去问话和威胁的则达 30 位之多（这些人在问话和被威胁之后，一般选择退出公民记者的行列。这里的 30 人的统计数字是因为他们告诉了博讯，还有一些被公安问话和威胁后保持沉默的）。¹¹²然而，由于博讯的众多公民记者都是匿名的形式，这使得公安无从下手，而且，受到新闻自由和传递信息的感召，博讯的公民记者并不缺乏来源。博讯也就始终保持了一批优秀的公民记者队伍。虽然北京当局始终没有明文界定博讯为“反动网站”，但在内部打招呼的时候，却把博讯定位为“反动网站”，这些从他们与公民记者谈话中也可以反映出。对于博讯公民记者打压以逮捕南京的记者子木为高潮（见下一节）。

（四）和博讯编辑直接联系，以“沟通”为名，进行一些拉拢和说服工作。在使用多种方法都无法使得博讯关闭和走下坡的情况下，国内相关单位（国安）直接与博讯的编辑取得了联系。他们最先是针对某些新闻，提出异议，说某一条新闻严重不符合事实，希望能够删除。博讯一般在得到这样的沟通后，都会及时调查信息来源，在证明他们说的有道理（或者新闻无法证实的情况下），一般都会满足他们的要求。从 2002 年至今，这种要求删除文章的事件多达数十起，大多涉及到国内治安和领导人腐败传闻。例如，博讯新闻报道了新疆发生爆炸事件，大陆有关部门马上要求删除。事实证明，当时的报道确实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也有几起是博讯有确凿来源的情况下，国内有关部门来电要求删除，被博讯断然拒绝。

（五）这些年虽然大陆有关部门都掌握了博讯创始人的韦石在大陆的家庭情况，但由于韦石本人并不参加海外的政治活动，只是反复申明设立一个新闻平台，

¹¹⁰ 2007 年已经公开报道的就有浙江两例，广东三起。<http://news.boxun.com/hot/xinwenziyou.shtml>

¹¹¹ <http://news.boxun.com/hot/xinwenziyou.shtml>

¹¹² <http://news.boxun.com/hot/xinwenziyou.shtml>

本着西方人办新闻的理念客观公正，所以，中国大陆当局也并没有对韦的家人有任何动作。但韦石却也因此不敢返回大陆。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目前对博讯最熟的也就是他一个人，一旦他回大陆遇到麻烦的话，博讯新闻网会很快陷入停顿。这对于目前各方把博讯作为一个新闻发布平台，以及把博讯当成获取新闻的人士，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从上面几条的打压看，大陆只要不让博讯新闻网进入大陆，并继续开发破坏代理软件的高科技，那么博讯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加上北京当局总是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他们对博讯的定性——“反动网站”，博讯继续办下去，读者群不会增加。¹¹³同时，由于中共的威胁，作为一个商业网站的博讯很难成功融资。因为几乎所有对互联网有兴趣的商人都担心融资博讯会得罪北京当局。

当然过去几年，也有几次来自北京的背景不详的公司有意投资博讯，并希望博讯向“健康的风格”发展。博讯创始人韦石认为，如果融资造成了对新闻的控制权，如果注资者要求博讯抛弃原来的新闻理念，那就不能接受。

下面这个章节详细分析一下博讯公民记者子木被逮捕，并被诬陷而判刑的事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借机打压一些主张新闻自由的媒体从业人员的时候，中共不再与“新闻自由”等这些普世价值正面起冲突，因为那样在国际上和国内民众面前，他们都占不到便宜。他们往往从经济和其他方面入手，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第五节、博讯公民记者子木被捕案例

2008年6月26日下午3点，在没有律师和家属出席情况下，南京玄武区法院判决南京博讯记者孙林4年徒刑。孙林笔名子木，是博讯的公民记者，在2005年到2007年间一直为博讯提供当地新闻。

维权网报道，¹¹⁴孙林被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两罪并罚，合计执行有期徒刑4年。孙林的妻子何方也于同日被判处1年零3个月徒刑，缓刑1年零6个月。目前已经释放回家。

博讯通过电话向孙林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先生咨询了有关情况，莫律师指出，本次判决程序上存在瑕疵。首先，开庭宣判前，应该提前至少3天通知辩护律师宣判的时间、地点，但这点南京有关方面并没有做到；其次，既然是公开开庭判决，就应该允许家属参加，当事人家属没有获准进入法庭；第三，判决书应该给当事人家属一份，南京有关方面没有给家属判决书。（后获悉，判决书由何方本人带回家）

¹¹³ 这些年博讯的读者群比较稳定，但随着中共对代理软件的高科技控制，内地读者阅读博讯越来越困难。

¹¹⁴ <http://www.crd-net.org/> 2008年6月27日

在孙林一案上，博讯的立场非常明确：对孙林、何方的拘捕、审判，完全是对他们维权报道的打压，是借机对他们作为博讯公民记者的报复。南京当局这样做是违反了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而不是以孙林作为博讯记者的罪名逮捕他，也说明他们的心虚。

当局对博讯记者孙林和妻子何方拘捕、判刑，都是非法的。从整个事件演变顺序来看，显然是当局对孙林和何方做系列维权报道进行报复：

1) 在孙林采访报道南京市容殴打无辜的事件后，2007年3月，南京外事办、警察亲自到孙林家，宣布孙林为博讯所做采访是非法的。¹¹⁵同时，当局给家属施加压力，家属做孙林的工作，要他停止报道活动。在公安系统任职的姐姐明确告诉他，如果不停止，后果比过去还要严重。

2) 孙林继续进行报道活动，当局在2007年5月30日逮捕孙林、何方以及其他20余人，转天，南京公安局发布通稿，以假新闻报道的形式，污蔑孙林为黑社会，并对黑车司机进行武力要挟、勒索。通稿甚至还举出采访黑车司机的叙述。从抓人到出稿，不足1天（扣除打印时间），不可能采访到黑车司机，就是采访了，司机叙述的事情，如何和孙林联系上？南京公安局竟然出台如此粗糙的造谣稿件，还称“大快人心”，调查了多少人就由此结论？

孙林被捕后，4项“罪名”缩减为2项，剩下两项都证据不足，或者根本就是违法判决。这足以说明，开始抓孙林等人时，连罪名都没准备好，先抓后捏造。

关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竟然是2004年一起民事问题，4年后被用来判刑。

3) 孙林被捕后，曾和孙林一起做过报道活动的北京记者光远也被北京公安谈话，令其交代和孙林交往的来龙去脉。扬州的维权人士傅涛同时被捕，警方也关心傅涛和孙林的关系。从这些迹象看，抓捕孙林显然是冲他的维权报道而来。

下面是辩护莫少平律师的一审辩护词：

孙林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非法持有枪支罪

一审辩护词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¹¹⁵ <http://news.bboxun.com/news/gb/china/2007/03/200703211409.shtml>

我们受被告人孙林亲属的委托和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指派,并经孙林本人同意,在孙林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非法持有枪支罪一案中担任其辩护人。我们将忠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赋予辩护人的职责,依法维护被告人孙林的合法权益。接受委托后,我们多次会见被告人孙林,经认真查阅研究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玄检诉刑诉【2008】150号《起诉书》(以下简称《起诉书》)和附随的主要证据材料,参加庭审,现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的孙林犯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不能成立,孙林受花卉市场管理方委托进行拆迁的行为属正常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民事行为,且不存在扰乱正常经营秩序的事实,更未造成严重后果,依法不构成犯罪;《起诉书》指控的孙林非法持有枪支罪无充分证据证明关键事实,依法不能认定罪名成立。

一、关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根据上述规定,本罪客观方面要求犯罪人实施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并且该违法行为是导致社会秩序被破坏、损失严重的原因。

本罪犯罪主观方面要求犯罪人认识到其行为可能危害社会秩序,致使正常的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且对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

另外，本罪客观方面要求犯罪人的行为造成严重损失才构成本罪，因此本罪属于“结果犯”。

针对本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要求，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辩护人认为：孙林参与新庄花卉市场拆迁工程依法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1.被告人孙林的行为不符合本罪犯罪客观方面的要求

(1) 被告人孙林参与新庄花卉市场拆迁的行为不属于侵犯正常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

《起诉书》认定：“2004年2月2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被告人孙林召集被告人管金龙、何方及王道力（另案处理）等人在本市奇芳阁饭店内，具体商议了多召集人手次日到本市新庄花卉市场内破坏大棚迫使经营户搬迁的事宜，并承诺对到场人员将给予报酬……由于被告人孙林等人强行划破大棚，致使花卉市场失去保温条件，时值冬季天气寒冷，市场内无法存放花卉，经营户失去经营条件无法继续营业被迫搬迁。同时因大棚毁损导致花卉冻死使经营户蒙受经济损失。事后，经营户推荐金小妹、刘苏、赵嘉军等18位代表于2004年2月27日到南京市政府集体上访。”

首先，2007年11月14日孙林的《讯问笔录》可以表明新庄花卉市场拆迁是园林实业总公司的一个项目，孙林帮忙拆迁是受当时园林实业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建民的委托进行（见2007年6月21日张建民《询问笔录》，2008年1月7日张建民《询问笔录》；2007年6月19日宗德林《询问笔录》，2008年1月7日宗德林《询问笔录》）。因此，孙林召集人协助拆迁是在受园林实业总公司委托的情况下提供劳务的民事行为，并非无事生非、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

行为，即便造成了相关民事损失，也应由委托人——园林实业总公司承担，这是民事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常识。《起诉书》的指控混淆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区别。

其次，即便孙林等人有拆除大棚的行为，也不构成《起诉书》中所谓“强拆”的违法行为。经营户的证言表明以下事实：1. 新庄花卉市场的大棚属于经营户向新庄花卉市场方租赁的标的物，大棚所有权属于园林实业总公司（见2007年11月22日赵嘉军《询问笔录》、2007年11月24日孙萍《询问笔录》、2007年11月23日居正山《询问笔录》）；2. 经营户与新庄花卉市场的合同是“一年一签”（见2007年11月22日赵嘉军《询问笔录》、2007年11月26日魏媛惠《询问笔录》、2007年11月24日孙萍《询问笔录》、2007年11月23日居正山《询问笔录》）。3. 拆迁当天（2004年2月21日）多数经营户的租赁合同已到期，大部分经营户已无权利在新庄花卉市场摊位继续经营（控方所提供的多份《询问笔录》中仅有2007年6月11日刘苏《询问笔录》第一页中谈到其与新庄花卉市场的租赁合同是2004年5月31日到期）。4. 园林实业总公司早已发出搬迁通知（见2004年南京花卉市场《通知》、2007年6月11日刘苏《询问笔录》、2007年11月4日刘苏《询问笔录》、2007年6月11日孙萍《询问笔录》、2007年11月23日居正山《询问笔录》、2007年9月7日熊铁军《询问笔录》、2007年6月11日杨秀华《询问笔录》）且多次催促经营户搬迁（见2007年11月22日赵嘉军《询问笔录》）。5. 相当一部分经营户已搬迁，仅有少数经营户为了多争取300元搬迁费用而拒绝搬迁。在多数经营户已无权利使用花卉市场大棚的情况下，市场方拆除大棚不属于任何违反合同义务的事项，完全是所有权人正常行使其对自有财产的处分权利的合法行为，孙林等人接受委托从事授权范围内的

事项也无任何不妥。

(2) 被告人孙林参与的新庄花卉市场拆迁的行为不可能破坏“正常经营秩序”;

《起诉书》认定孙林等人的行为破坏了花卉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但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该事实。

正如前文所述,经营户与新庄花卉市场的合同是“一年一签”,拆迁当天(2004年2月21日)多数经营户的租赁合同已到期,大部分经营户已无权利在新庄花卉市场摊位继续经营,同时新庄花卉市场管理方也早已发出搬迁《通知》(见2004年2月3日《通知》),通知经营户“原经营合同于二00三年十月三十日执行完毕”(不论经营户是否接受该《通知》表明的合同终止期限,花卉市场管理方已经明确表示该日期之后经营户应该停止经营,即便存在花卉市场管理方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况,即便市场管理方有违约嫌疑,也只是民事责任而已),经营户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既如此,在合同已到期的情况下还滞留在花卉市场内经营的行为本身便是没有合同依据的不当得利行为,与在租赁合同期限内花卉市场正常经营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可能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因此孙林等人对花卉市场的拆迁根本不可能破坏本不存在的“正常经营秩序”。

(3) 被告人孙林参与的新庄花卉市场拆迁的行为也未造成严重后果,不符合本罪名特别要求的结果要件;

《起诉书》无充分证据证明拆迁行为给经营户造成了“严重损失”。纵观控方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均没有任何具体的能够证实经营户因为拆迁活动而导致的实际损失数额,仅有经营户只言片语提到的自己估计的损失数额,而且还有被询问的经营户表明其“损失不大”(见2007年6月12日李广炜《询问笔录》)。另外,

经营户对此事不满到南京市政府集体上访的事实也与拆迁是否造成严重损失没有必然联系。信访权利作为公民的一项申诉权，只要信访人主观上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便可以依法信访，信访权利的行使不以信访人权利是否真正受到损害、损害后果大小为前提，更何况2007年11月13日的信访材料表明信访人的信访对象是新庄花卉市场，信访材料中也没有提到拆迁给经营户造成的损失为多少。

另外，即使大棚被划坏，无法经受寒冷天气的花卉也不可能马上全部死亡。在已经发现经营地点不具备保暖条件的情况下，经营户有充分理由和注意义务及时采取措施，转移花木减少损失。经营户放任损失扩大的责任应由经营户自行承担，而不应不分青红皂白把全部损失归咎于孙林等人的拆迁行为。尚且孙林等人的拆迁行为是受花卉市场的委托所为，即使拆迁过程中造成了经营户的部分损失，根据委托人承担受托人在授权范围内所为后果的基本民法原理，这些损失也只能由园林实业总公司承担。

退一万步讲，即便孙林等人的行为构成了对所谓正常经营秩序的破坏，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造成严重损失”，其行为也不符合本罪名作为结果犯对行为后果的要求，无法以本罪名——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追究孙林等人的刑事责任。

综上，被告人孙林等人拆迁行为是受园林实业总公司的委托进行，不具违法性，且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证明其拆迁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失，不符合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客观方面的要求。

2.被告人孙林不符合本罪名犯罪主观方面的要求

本罪属典型的故意犯罪类型，其主观方面要求犯罪人具备本罪名要求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而本案被告人孙林均不具备这两方面因素。

(1) 孙林不具备对本罪危害后果的认识因素

正如前文所述,孙林等人是受园林实业总公司的委托,代为行使合法的对花卉市场的拆迁权利,其行为是正常的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合法行为。这正是孙林对此次拆迁活动的主观认识,其不可能认为接受园林实业总公司的委托进行拆迁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见2007年11月14日孙林《讯问笔录》);

(2) 孙林不具备追求本罪危害后果的意志因素

控方提供的多份证言提到孙林曾表明“不要和业主发生矛盾”(见2008年5月6日王道力《讯问笔录》)、“你们不要把人家的花给弄坏了”(见2007年11月30日王道力《询问笔录》)、“大家注意不要打架”(见2007年11月30日王道力《询问笔录》)、“孙林讲找人来不是来打架,就是来撑撑场子、壮壮门面。当时管金龙讲找不到很多人,孙林就讲你找来越来越多越好,不是要你们来打架”(见2007年11月30日王少峰《讯问笔录》)、“孙林说‘不要动手,不要碰到里面的东西’(见2007年6月18日吴秦宁《讯问笔录》)、“人家打都不要还手”(见2007年6月19日许守勤《讯问笔录》)、“孙林还讲不要和经营户打架”(见2008年4月5日许守勤《询问笔录》)等,这些言辞或是表态足以说明孙林不但不追求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相反极力避免该结果的发生。因此孙林根本不具备扰乱社会秩序的意志因素。

综上,孙林不具备本罪要求的犯罪主观因素。

结论:孙林参与新庄花卉市场拆迁的行为不符合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所有犯罪构成要件,依法不构成本罪。

二、 关于非法持有枪支罪

辩护人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无法充分证明孙林曾经持有《起诉书》指控的四支枪支。理由如下：

1、《起诉书》中指控的四支枪支没有一把是从孙林住处或其单位、车内等场所起获，均是从他人处搜查获得；

2、控方提供的证明孙林非法持有枪支的证据中除对涉案枪支杀伤力的鉴定结论外，均属与孙林有利害关系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决不可以“三人成虎”的说法就认定孙林非法持有枪支为真；

3、除有利害关系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外，无任何书证(如购枪付款凭证等)、物证、视听资料、鉴定结论(指纹鉴定等)等证据能够证明指控的枪支为孙林持有过；

4、侦查机关并未让同案被告人对指控的枪支进行辨认，庭审当天同案被告人郑军华等也明确表示如果进行同制式枪支辨认，其无法认出涉案枪支，既如此，郑军华等人又如何能够判断指控的枪支为孙林曾持有过的枪支？

5、《起诉书》中表明从他人处起获的枪支都是孙林赠与的，但当时孙林经济情况堪忧，如何能多次将价值不菲的枪支送人？且《起诉书》提到的徐顺利、卞丹龙等人孙林都不认识，怎么可能赠送给他们枪支？这些都不符合常理；

6、孙林在侦查阶段及当庭供述中均未承认过其持有过枪支或赠送给他人枪支；

7、关于孙林非法持有枪支的同案被告人供述中存在大量的自我矛盾和相互矛盾之处：

(1) 2007 年 5 月 30 日管金龙的《讯问笔录》中对同一情节的供述前后矛盾：

在该份供述中，就是否知晓郑军华除左轮手枪之外持有的其他两支钢珠枪的来源，管金龙作出了前后矛盾的陈述——该份供述第二页管金龙答：“是华子交给我们，其中那把左轮手枪是孙林给‘华子’的，另外二把钢珠枪是华子的，我不知他是从哪儿来的。”表明其不知道郑军华从何处获得了另外两把钢珠枪。该份供述第三页，问：“其他二支钢珠枪呢？”管金龙答：“有一支钢珠枪也是孙林给华子的。”并详细叙述“2004 年天热的时候”，孙林给华子钢珠枪的经过，此处管金龙又表示其知道另外两把钢珠枪中的一支郑军华是如何获得的。这明显是矛盾的。

管金龙关于其在孙林处见到过几把枪的问题在该份《讯问笔录》中也出现前后不一致的供述：该份供述第四页，问：“你在孙林那儿总共看到过几把枪？”管金龙答：“二把，一支是左轮气手枪，另一支是后来给了华子的钢珠枪。这两支手枪都给了华子。”紧接着在第五页，管金龙又答：“孙林现在手上还有一支类似 54 式手枪的钢珠枪。”问：“具体谈谈？”管金龙答：“就在孙林在他家请我们吃饭，并给了华子一支左轮气手枪那次，实际上他当时共拿出来二支枪，一枝是这把左轮气手枪，另一支是有 54 式手枪那么大的手枪，……”此处管金龙又表明其知道孙林那里至少有三把枪，与前面的供述不一致。

(2) 郑军华在其 2007 年 6 月 6 日《讯问笔录》、2007 年 7 月 6 日《讯问笔录》、2007 年 7 月 17 日《讯问笔录》中对相同情节的供述存在相互矛盾。

首先，关于把从孙林处拿到的左轮手枪交给管金龙保管的时间，郑军华在 2007 年 6 月 6 日《讯问笔录》中的供述与其在 2007 年 7 月 6 日《讯问笔录》中的陈述明显不一致：2007 年 6 月 6 日《讯问笔录》第五页至第六页，郑军华

答：“今年四月份工地开工后的一天，我和管金龙在孙林家吃饭，孙林和我俩谈到枪时拿出了一把左轮手枪，……第三天我就把左轮枪和钢珠枪一起给了管金龙。……”表明给枪的时间是在郑军华从孙林处拿到枪之后的第三天；而在 2007 年 7 月 6 日《讯问笔录》第 3 页，问：“这一支左轮手枪呢？”郑军华答：“我拿回去就放在车子后备箱里，车子也是红色普桑车，车牌号 A-45426。在我这里放了个把月后，我就把枪和箱子一起放在管金龙的黑豹旅行车上，……”此处又表明给枪的时间是在郑军华从孙林处拿到枪之后的三个月，前后供述明显不一致。

其次，关于孙林给郑军华左轮手枪的时间，郑军华在 2007 年 7 月 6 日的《讯问笔录》中做出了与其在 2007 年 6 月 6 日《讯问笔录》中不一致的陈述。2007 年 6 月 6 日《讯问笔录》第五页至第六页，郑军华答：“今年四月份工地开工后的一天，我和管金龙在孙林家吃饭，孙林和我俩谈到枪时拿出了一把左轮手枪，……第三天我就把左轮枪和钢珠枪一起给了管金龙。……”表明给枪的时间是在 2007 年四月份；而在 2007 年 7 月 6 日《讯问笔录》第 2 页，郑军华答：“今年三月份，我、管金龙在孙林家吃饭，酒过三旬后，孙林从他的卧室里拿出一个手提箱，打开之后见里面有一支左轮钢珠手枪。……”又表明给枪的时间是 2007 年三月份。前后明显不一致。

再次，关于孙林给郑军华指控的第一支钢珠枪的时间，郑军华在 2007 年 7 月 6 日和 2007 年 7 月 17 日两份《讯问笔录》中作出了不一致的陈述：2007 年 7 月 6 日《讯问笔录》第一页至第二页，郑军华答：“大概在 04 年 8、9 月份的样子，孙林一天中午打电话给我，讲他在新庄花园的奇云（芳）阁和几个朋友吃饭，让我过去陪陪。我去后见有管金龙、孙林，另外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当时他们在一起在讨论新庄汽配城拆迁的事情。……在这前个月，孙林一次在吃酒后从

他的腰包里拿出过一支钢珠枪，我当时就跟他要，他没给。这一次在奇云（芳）阁吃完酒之后，孙林就把他放在腰包里的那支钢珠枪掏出来给了我。”表明给枪的时间是在2004年8、9月份某一天的前个月；而在2007年7月17日《讯问笔录》第一页至第二页，郑军华答：“去年底（2006年底）的一天，我去孙林家吃饭，当晚孙林拿出一把钢珠枪向我展示，我觉得好向他要着玩，他没有同意。过了一段时间，孙林打电话给我说新庄汽配城要拆迁，让我过来吃饭。……当时孙林从包里把钢珠枪拿出来给我，……”又表明给枪的时间是2006年底过一段时间的某一天，前后供述明显不一致。

（3）管金龙与郑军华关于相同情节的供述存在以下矛盾之处：

首先，关于孙林给郑军华指控的第四只左轮气手枪的时间，管金龙与郑军华的供述也不一致：

1、2007年5月30日对管金龙的《讯问笔录》第二页，管金龙答：“那支左轮手枪是孙林的，是春节（2007年春节）后在2月底的时候，孙林喊了我和郑军华和他老婆王小敏到他在新庄花园13幢2楼家中吃饭。……”

2、2007年6月6日对郑军华的《讯问笔录》第五页，郑军华答：“今年（2007年）四月份工地开工后的一天，我和管金龙在孙林家吃饭，孙林和我俩谈到枪时拿出了一把左轮手枪，……”

3、2007年7月6日对郑军华的《讯问笔录》第二页，郑军华答：“今年（2007年）三月份，我、管金龙在孙林家吃饭，酒过三旬之后，孙林从他的卧室里拿出一个手提箱，打开之后见里面有一支左轮钢珠手枪。……”

此处表明孙林给郑军华左轮气手枪时管金龙、郑军华都在场，但关于该次给枪的时间管金龙在2007年5月30日的《讯问笔录》中的陈述与郑军华在2007

年6月6日、7月6日的两份《讯问笔录》中的陈述不一致。

其次，关于孙林何时给了郑军华起诉书中指控的第一支钢珠枪的时间，管金龙与郑军华分别作了不一致的陈述：

1、2007年5月30日对管金龙的《讯问笔录》第三页，管金龙答：“04年天热的时候，当时孙林参与到新庄汽配城拆迁。一天中午，孙林老婆何芳打电话叫我去‘奇芳阁’饭店吃饭。……孙林…说着就从他后腰抽出一把黑色金属仿64式钢珠枪摆在餐桌上，我们没敢讲话，孙林就讲：‘老巴子（指华子），这枪给你了。’……”

2、2007年7月17日对郑军华的《讯问笔录》第一页至第二页，郑军华答：“去年底（2006年底）的一天，我去孙林家吃饭，当晚孙林拿出一把钢珠枪向我展示，我觉得好向他要着玩，他没有同意。过了一段时间，孙林打电话给我说新庄汽配城要拆迁，让我过来吃饭。……当时孙林从包里把钢珠枪拿出来给我，……”

此处管金龙供述孙林给枪的时间是“04年天热的时候”，与郑军华供述的2006年底的过了一段时间才给枪的时间不一致，其供述的证据效力很低。

综上，关于孙林是否具备非法持有涉案枪支的事实，控方提供的证据极不充分，相关言词证据矛盾丛生，自我矛盾或互相矛盾的情形屡见不鲜，也无任何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枪支的确为孙林持有过。在证据极不充分、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孙林非法持有过枪支的事实难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款的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本案不能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追究孙林的刑事责任。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孙林依法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因证据不足，其也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请依法判决孙林无罪。

此致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莫少平 律师

陈泽睿 律师

2008年5月30日

从这个辩护中我们看到，抓捕孙林夫妇并判刑的证据完全站不住脚，而从博讯新闻孙林报道的新闻和视频来看，¹¹⁶不难发现，孙林是博讯公民记者中走得最远的。他在报道当地维权新闻时不但不隐瞒自己的身份，而且还专门制作了“博讯记者证”的牌子和证件，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新闻记者身份审查和认定制度。

孙林在南京当地进行了多起维权报道，但真正触怒北京的则是他前往北京进行公开采访，其中一个采访场地就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¹¹⁷这无疑是对中共新闻检查制度的严厉挑战。然而，由于无论从各方面来说，孙林都只是履行一个公民和一个网络公民记者的职责，使得北京对他大胆挑衅束手无策。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从那次北京采访报告回来南京后，当地政府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措施，在依然达不到目的，不能让孙林放弃自己公民记者身份的时候，他们使出了杀手锏——以陷害和诬陷的方式，来一个欲加之罪。

这里之所以把孙林的案件详细呈现并进行分析，是因为这种方式目前正普遍被中共当局使用。而且行之有效。

第六节：博讯新闻网的前途

作为中文媒体中第一家以“公民新闻”和“公民记者”为主的新闻网站，博讯走过的路是艰辛的，过去几年由于我研究互联网，和博讯创始人韦石成为莫逆之交。每当博讯遇到困难（主要是博讯的公民记者被抓被威胁，资金紧张，服务器受到攻击，以及国内有人打电话要求撤文章），我们总是在越洋电话里详细商量，每当说到艰难处，两人长吁短叹，都对前途充满了迷茫，有时甚至黯然神伤。

¹¹⁶ http://127.0.0.1:8580/do/z_aZ/tttLw0ubYLx0X/

¹¹⁷ <http://news.boxun.com/hot/xinwenziyou.shtml>

曾经有多次韦石或者我都感觉到无以为继，认为应该把博讯关掉，或者转卖。但一想到这么多年来，博讯成为唯一坚持下来并逐渐壮大的海外中文网站，就觉得再艰难也要坚持下去，不但是对中国新闻自由事业，也是对中国的民主事业的一份贡献。至于如何坚持下去，到哪一天，实在说不准。

北京对博讯的打压，最先以屏蔽和黑客攻击为主，对于海外中文网站来说，能够经受住这两个打击的，除了博讯外，剩下的几个也变成每篇文章点击不超过300的边缘网站。可是，博讯经受了屏蔽和黑客攻击的双重打击。

接下来北京使用的手段就是打击博讯的公民记者，以抓捕判刑和威逼利诱相结合，暗中宣布博讯为海外反动网站。这两招对于博讯的生存确实至关重要，作为一个新闻网站，博讯也毕竟要考虑提供新闻的“公民记者”的安全，如果统计一个比例的话，这些年下来，博讯公民记者被抓的比例可能要远远高于国内贪官污吏落马以及刑事犯罪的破案比例。这一事实也实在是压在博讯创始人肩膀上的一个重负，常常使得我们感到良心的不安。

但出于道义和责任，也出于远大的眼光，这个重负并没有压倒博讯。博讯一如既往地发展，在海外中文新闻网中一枝独秀。¹¹⁸接下来北京方面又抛出了橄榄枝，主要是有人想来收购（以改变新闻格调和方向）博讯新闻网。但韦石坚持，博讯新闻网可以被收买，然而，办新闻的理念却不能改变。

可是，我们还是不能不思考，博讯新闻网的前途在哪里？正如我前面所说，当我和国内一些媒体人¹¹⁹和知识分子谈起博讯时，他们几乎都知道而且超过一半人固定要阅读博讯新闻网。可是，在中国大陆阅读博讯新闻网必须使用代理软件，虽说现在有多种代理软件可供选择¹²⁰，但这些代理软件面对中共强大的“防火墙”，经常失灵。例如，平均统计下来，大陆读者每个月总有四到五天无法正常进入博讯新闻网，有时网速慢得一个小时看三篇新闻，有时根本打不开。¹²¹因为这个原因，很多读者不得不放弃博讯。这是博讯失去读者的主要原因。另外，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如何下载装载和使用代理软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绝大多数网吧的电脑设定了程序，禁止下载代理软件。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时有不同地方的公安介入使用代理软件的新闻报道，报道指出，某地某个用户使用了代理软件浏览黄色和反动内容。这种新闻实在是很滑稽，然而，却绝对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¹²²很多网民不是因为麻烦，而是因为害怕而不敢在家里的电脑安装代理软件。对于没有使用代理软件的广大网民，博讯新闻网和他们之间隔的远远不止一个太平洋。

这就是影响博讯新闻网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在本文里得出的重要结论，

¹¹⁸ 和博讯同样有名的是多维新闻网，但由于多维新闻网过多回避维权和公民记者发来的新闻，给人的感觉是受到了北京的招安。所以，这里仍然说博讯“一枝独秀”，主要是说在推进中国人权，维护公民权益上的，取得了无可比拟的成绩。

¹¹⁹ 例如南方报业集团和新京报等。

¹²⁰ 法轮功开发的自由门、博讯自己开发的软件，以及美国民主基金会提供资金开发的两种软件

¹²¹ 统计时间由2007年6月到2008年2月。

¹²² <http://news.boxun.com/hot/xinwenziyou.shtml> 打压媒体专栏

那就是海外的一些中文网站的作用正在式微，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的推进所起的作用正在减少。当然，造成这一现象不光是因为大陆网友无法正常进入海外网站，而是这些年下来，大陆的互联网也突飞猛进。特别是博客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一些海外新闻网包括博讯的作用。这就是下两章要研究的内容。

第五章：博客——中国特色的公民新闻

第一节：博客的兴起

博客就是一种在网络空间记录和书写经历、故事和感情的网络工具。它是继网络新闻、电子邮件、BBS、ICQ之后最新的形式。博客最早出现在1997年的美国，直到2000年西方才逐渐兴起。¹²³2002年引进到中国。2005年中国的流行词语是“你博了没有？”¹²⁴

《亚洲周刊》2006年1月15日报道《博客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当时网上家园突破一千万，改变了生活方式。2005年被称为平民话语，人人书写的年代。2005年底，博客数量超过一千万。博客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平民的崛起。它的承载形式就是网络，以个人为单位，写尽生活琐事，发布个人生活感受，人生百态，社会问题，也发布关于社会、政治的见解。

社会结构的民主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博客是一个天然的民主设置。网络是最少过滤的信息中心，是相对没有修饰的意见平台。每一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都是给平民更大的发言权，都带来信息民主化的结果。博客现在已经不是一种技术，而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也深知会逐渐成为一种政治。

2000年前，博客开始在西方国家流行，2002年博客有被称为“网络旗手”的方兴东和王俊秀引进到中国。目前中国主要的博客网有：网易博客，MSN博客，新浪博客，和讯博客，TOM博克，博客中国等。¹²⁵

在中国，博客一开始是一个由小网站引发的网络新玩法。一开始，新浪、搜狐、网易三大传统门户曾同仇敌忾，不仅对博客业务不屑一顾，还一起抵制Web2.0带来的巨大冲击。而当国内的Web2.0网站日益江河日下的时候，门户网站开始了对博客的重点出击，纷纷把博客作为网站新的增长点。2005年，被人称作“博客元年”。其标志性的事件有：之一，博客在互联网上从安营扎寨、星星点点，到遍地开花、呈燎原之势，据统计国内的博客（维客、播客，以下统称博客）已达3600万之众，并且仍以每分钟数10个新博客的速度在递增；之二，先是芙蓉姐姐、流氓燕、天仙MM等“草根”唱罢，后是张海迪、余秋雨、吴小莉等“精英”登场，紧接着，各种名目的博客大奖赛此起彼伏、精彩纷呈；之三，博客以“个人媒体”、“自媒体”、“新闻媒体3.0”自谓，开始了向大众传播领域的进军，发出了要颠覆和取代传统媒体(1.0)和网络媒体(2.0)的“宣言”……¹²⁶

¹²³ <http://en.wikipedia.org/wiki/Blog>

¹²⁴ 《亚洲周刊》2006年1月16日《博客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¹²⁵ <http://tech.163.com/07/0903/02/3NEBOD0C000915BF.html>

¹²⁶ 赵志立，《网络传播》杂志，中国网，2007年2月17日

“博客”可以粗略地分为“草根”和“名人”两大阵营。“草根博客”就是指“名人博客”之外的普通博客作者。据艾瑞咨询 2007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博客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期,2006 年一年博客账户注册数量(不包括个人博客站点用户数量)达到 3900 万,比 2005 年增长 333%,而这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草根博客”。又因为任何一家网站都不可能“对名人博客”实现垄断,所以“名人博客”所带来的“羊群效应”就不能为一家独享。因此,门户网站围绕着名人的争夺战还未见分晓,争夺草根博客的战火已经点燃。当然,他们争夺博客的实质还是为了流量,因为谁有更多流量,就意味着谁可以拿到更多的广告。继新浪狂走“名人路线”之后,“草根路线”成了各门户网站的一个新思路。到 2007 年底,这个趋势已经稳定,从名人博客和草根博客分庭抗礼到草根博客逐渐占了博客的主导地位。¹²⁷ 根据 CNNIC 的统计数据,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中国网民总数已达到二点一亿人,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网民总数增长迅速,仅二零零七年一年就增加七千三百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五十三点三,其中增长势头最强的是农村地区网民,年增长超过百分之一百,目前中国农村网民数量已达到五千六百二十六万人。同时,中国整体互联网普及率达百分之十六,在北京和上海,这个数字已经分别达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六和百分之四十五点八。另外,中国的手机用户达到五亿二千三百万,也居世界首位。在中国两亿多网民中,从年龄结构上来看,百分之三十一.八都在十八至二十四岁之间,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不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这一个庞大的新兴群体,一方面考验着国家舆论监管者,另一方面也考验着中国传统新闻媒体。¹²⁸

最早发起攻势的当属新浪。新浪最早推出了博客搬家工具,试图鼓励博客作者从其他博客网站搬家到新浪,网易、腾讯也推出过类似的工具。博客作者只要通过这些搬家工具,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博客搬家的过程。相比起以前依靠手工操作的方式,搬家工具的出现无疑大受欢迎。如果说这样的竞争还只是暗藏杀机,那么搜狐针对新浪的叫板——推出的“欢迎新浪博友一键搬家到搜狐”服务,则将草根博客的争夺战升级到白热化。2007 年 6 月底,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再次对外宣称:欢迎新浪博客作者“弃暗投明”。¹²⁹

对于草根博客而言,在哪里写博客本来无所谓,网络时代,世界都是平的,只要在网上留下过只言片语,都将会“永载网册”,想搜都搜得到。但人们关心的是谁家的服务器更快捷,谁家不乱删文章和评论,谁家的编辑更敬业更有水平,谁家不强行在自己的页面添加莫名其妙的图版或广告,谁家能让博客们“博”得开心。这些看似简单的要求,往往并不能如愿。一些网站表面上使用的是 web2.0 的技术,骨子里还是老一套的想法,认为博客们不过是寄居在他屋檐下的乞丐,被博客们称为“家”的个人空间,其实是网管可以任意进出和涂抹的地盘,恣意篡改博客的文章和标题,凭个人喜好删除或加精,并霸道地添加广告,还不给博客作者任何报酬。这样的做法,怎能不造成草根博客的大量流失?¹³⁰

当然,门户网站之间的激烈竞争对于众多博客作者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服务,人们有理由期待能拥有更为广阔和宽松自

¹²⁷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博客统计

¹²⁸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

¹²⁹ 《财经时报》,2007 年 6 月 30 日

¹³⁰ 《中国互联网史》研讨会: <http://vip.bokee.com/20070903376781.html>

由的展示个性和交流的空间——博客，将是蕴含着无限希望和机遇的地方。在由博客带动的新一轮的互联网革命中，如果自己是其中一员，是否会有些许的欣慰和自豪呢？

由于博客在设置上为私人日记和个人书写的形式，要想进行一些系统的研究，还有一些困难，为了深入研究博客，笔者从2007年4月4日在和讯设立了第一个博客。¹³¹随后又分别在网易¹³²博客中国¹³³和搜狐¹³⁴等开设了博客，截至2008年4月，笔者的几个博客的点击量超过400万人次。由于笔者以推广自由、民主理念为每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短短一年下来，本人的博客已经被部分网友赞誉为“中国第一博”。¹³⁵这对本人深入研究博客对中国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章，笔者将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作为依据，来详细阐述博客的功能，以及在培养公民意识和推重中国民主化方面的作用。

第二节：互联网——我的出版社

1949年，中共统一了中国的同时，率先统一了出版业和发行。1950年，所有的出版都归出版总署管理，1950年中，杂志和报纸也全部统一到党的领导之下。后来的几十年里，除了文革中印刷的革命刊物和大字报以及后来民主墙时期的地下刊物外，中国再也没有私人印刷和出版物了。¹³⁶从此以后出版自由在中国就成了落空的理想。时至今日因为出版而被抓被关的事件时有发生。当然因为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中国有出版自由，所以，他们找到了其他的例子。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

2007年，北京一名30岁的外来青年刘兴文，被判刑三年及罚金五万元，原因是出版一本名为《决策.管理》的书，罪名是非法经营罪。宣判后，刘兴文不服提出了上诉。前《中国海洋报》记者咎爱宗在海外网站博讯网发表文章表示，¹³⁷非法出版就应该以非法出版罪指控，为什么却以非法经营罪指控呢？很明白，中国有宪法，宪法上明确确认“出版自由”，公民人人享有这个宪法权利。咎爱宗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国务院有个出版条例，就是你要出版必需要经许可，但宪法又说人民有出版自由，那么这是互相矛盾的，国务院既然说出版要经准许，经审批，经许可，那要这宪法来干什么？我也不认识他，看了报导之后，我关注这个事情，因为这类现象比较多，看杨茂东（郭飞雄）¹³⁸，蔡卓华¹³⁹不都这类型吗？还有更多的人，每年都会审一些的，这个挺可怕的。”¹⁴⁰

咎爱宗表示，这本《决策.管理》的书，内容并不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这本书的内容最主要是讨论经济的问题，有关财经商业方面的报导，他们最主要就

¹³¹ <http://hexun.com/yanghengjun/default.html>

¹³²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

¹³³ <http://yanghengjun.vip.bokee.com/>

¹³⁴ <http://yanghengjun65.blog.sohu.com/>

¹³⁵ <http://www.52suda.com/archiver/tid-75293.html> 《据说是中国第一博——杨恒均的博客》

¹³⁶ 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age 152

¹³⁷ www.boxun.com

¹³⁸ www.boxun.com

¹³⁹ www.boxun.com

¹⁴⁰ 自由亚洲电台

是藉这机会说你这书卖钱就不行，但送人也不行，他说你非法出版。”¹⁴¹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两名人员李力、王悦在刘兴文被判刑之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正义网》上发表的报导表示，具有大学学历的宁夏石嘴山市人刘某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板，但他却因非法出版发行半月期刊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丰台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刘某在担任北京典最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无视国家法律，以单位名义非法出版、发行期刊，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予处罚。

在整个出版业都被严密控制下，对于这些所谓的非法出版和经营的清扫和扫荡，就确保了中国的出版发行是为党的利益服务的。不用中国的政府官员，那些控制出版社的官僚们，就是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十分清楚中国的出版社是如何管理的。很多学者和出版社的审查人员一样清楚，哪些书可以出版，那些书不能出版。他们的“知识”和“自律”省掉了宣传部和出版署的大量工作。

以下是在 2006 年 3 月在香港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标题是《互联网——我的出版社》：

我还是说自己的经历，我从小就很想当一名作家，这算是我的梦想。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当一名作家是无上光荣的。全国人民都把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一起献给了党和毛主席，老毛也就靠一个红本本、四五份全国性大报纸，以及八台样板戏干出了空前绝后的事儿：把世上最难驯服的人类的思想高度地统一了。

在那个时代如果能够当一名作家，如果你能够有郭沫若歌颂红太阳的激情，又或者有写出金光大道这样的乌托邦的生花妙笔，你祖宗三代都会荣耀的。

时过境迁，虽然改革开放后作家在中国大陆的地位每况愈下，弄到今天，几乎要和娼妓相提并论，可我还是痴心不改，愿意混进作家的队伍里。

我是学习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后来在好几个党政部门混过。平时闲来无事，最喜欢看的就是国外的政治和间谍类的小说，还有好莱坞大片。看多了，就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堂堂的中华大帝国，竟然没有一本这类题材的小说作品。这一发现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我们不是总抱

¹⁴¹ 自由亚洲电台

怨美国人以好莱坞大片为武器对古老的中华文明搞文化侵略吗？我们自己怎么不也搞一些类似的作品？看看中国的大片，不是秦始皇，就是清皇帝，就是写中国人的也要把场景推回到古代，当然也有进步，最近开始改编莎士比亚了。

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萌生了写政治小说和间谍小说的念头，当时想从官场小说写起。不过，当我一有了这个念头，我也立即产生了打消这个念头的念头。原因很简单，我一直在党政机关部门工作，我的朋友也大多在政府部门工作，我想如果我写政治小说和官场小说，虽然一定会比那些没有经验的作家写得更深——当然不一定是更好，可是正因为我了解太多，我也清醒地认识到，就算写出来了，要想出版的话，也是很困难的。既然无法出版，写那些劳什子干什么？

于是，我只好憋着，十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提起笔，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我第一次知道网络是在一九九七年，当时主要是用来看新闻。认识网络好几年后我才认识到网络不但是是一种新的媒体，也是一个平台，一个你可以表达意见的平台（例如论坛，交友），后来更发展到博客，成了你可以随时出版自己作品的平台。说起这些，要感谢博讯网，我第一篇文章和那些小说都是在博讯发出来的。

网络的出现改变了我，在我发现可以把自己写的作品贴到网络上时，我的创作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在短短三年里，我在没有拉下自己的工作的前提下，用业余时间一口气写了近两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把我的家人和朋友吓坏了，其实，我自己也暗中吃惊。有几位看到我的书的编辑都懵懵，一位编辑说，怎么回事，好像洪水暴发，一下子写了这么多？是以前憋的吗？

这真是一针见血，我确实是憋的呀，满脸沧桑，满肚子鬼主意，一脑袋的分

分泌物，足足憋了一二十年，没处发泄，现在有了互联网，我还不一次泄过够，更待何时？

我写作就是要发泄，发泄我大脑的分泌物——所谓想法和观点。我是文学的门外汉，不会咬文嚼字，甚至连基本语法都没有弄太清楚，常常用错标点符号。可是，我有感而发，我说真话。这不，折腾了两年多，总算搞出了十三亿人中第一部政治间谍小说——我在这里强调十三亿中国人的第一部，听起来挺牛屁，其实我是故意的，我是想挑战——挑战我自己，也挑战那些限制人自由协作的中宣部以及自我设限的作家。

对于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人，写作并不需要多少才华，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勇气而已。可是在中国大陆，你有勇气写作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发表的阵地，写好了也只能自己看而已。

互联网的出现给我这种崇尚自由写作的人提供了方便和机会。如果你不是卖文为生，不用一边数数字一边算计银行进帐的话，如果你不想自己的思想被编辑和出版社领导阉割的话，大可把互联网当作你的出版社。

大陆作家的财富排行榜出来了，首富余秋雨也就一千多万，听着让人心酸，你们知道人家陈良宇的排名最后一位的情妇年收入是多少吗？绞尽脑汁用文字来吮痛舐痔，还不如人家小姑娘直接用嘴巴来的快捷。所以我说，想发财的人千万不要选择写作这个行业。

至于说到名声，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德国人说大陆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都是垃圾，我很生气，这个德国人难道不知道造成这些垃圾的罪魁祸首也是一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吗？后来有人说，德国人的原意不是这样的。那么我来说一句，在目前大陆的出版制度下，能够出版的涉及到政治的文艺作品，很难有好东东，

更不要说传世之作了。有那么一部分趋炎附势的作品不但确实是垃圾，而且还是毒垃圾。

上面说了，既然在大陆写能够通过审查而出版的政治类文艺作品又无钱又无名，还不如不要自我设限，让大脑在虚拟的空间彻底解放出来，畅所欲言，像那些乳臭未干、想唱就唱的超女一样，作家们应该想写就写，想发表就发表，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总有人阅读和欣赏的——，说到这里，我得停下来祈祷一下：感谢虚拟的互联网，使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自己的出版社，让我这个俗人成了心中向往的作家，能够和大家一起讨论文学。

我说过，当作家虽然是我的梦想，可我也不会一直写下去，有朋友问，你什么时候收手？我说，等到中国大陆出版自由了，高潮到来，我就停止写作，不再发泄了。

为什么？很简单，中国十三亿人人才济济，能写会道的不计其数，等到大陆出版自由了，等到我的书能够出版了，谁还会看我的？我一没有文采，二没有耐心，思想也不够深——我是自知之明。记得我开始写书时，很多朋友说，你写的那些东西谁不知道？那些观点我们也明白，只是没有写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话很对，“只是没有写而已”，我说，你缺少的是勇气，你怕丢掉工作，你怕受穷，你怕成为异类，你怕坐牢——这些事都发生过，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

我现在拥有的只不过是一点点勇气而已。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度，在一个动不动就因言获罪的国家，真正的写作最需要的是一点勇气，当然还有良知和爱心也不可少。

我也不必太谦虚，特别是作为一名三年前才开始业余写作的半路出家人，我还是很自豪的。如果你把“政治间谍小说”几个字输入谷歌（Google）搜索，就能

够看到，已经至少有了一套这类书，那就是“致命”系列，而且国内的读者也很喜欢。

书在互联网上流传，作者没有任何收益。但我还是很高兴，至少我能够通过自己的书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我不知道所有读者的想法，但至少有些读者读了我的书，理解了我在说什么，我提请他们注意到了情报机关的误导、弱势群体和国家安全以及中国要崛起和政治制度的联系等等。

这些都得感谢互联网。

当我了解了互联网诸多性能后，我认为再保持沉默就是不应该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自认为有良知和独立性的知识分子。邓小平上台前，中国的文人和作家没有权力保持沉默，你必须表态，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书，必须写反映时代声音的作品来交差，要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我对那时的作家的遭遇很同情，甚至对那些昧良心歌颂红太阳的知识分子也是怜悯多于讨厌。

改革开放后，中国毕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逼迫你写自己不愿意写的东西。作为作家，如果没有饭吃，你可以改行，下海经商或者摆摊卖茶叶蛋什么的都可以，你不应该去写一些违心的甚至是害人的东西。而且，大家还应该注意到，北京以中宣部为代表的机构虽然还在不停压制言论自由，但已经有点黔驴技穷了。他们现在对出版发行的控制大多放在对出版社的控制上，至于对广大的作者，则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只要善于利用互联网这个出版社，相信会有好作品脱颖而出的。至少我本人是很期待的。

互联网的出现是否会让自由写作的时代提前一点到来，是否会涌出无数个独立的作家？至少现在有了这种迹象。我看到的好作品，都是从互联网上来的，包括今天在座各位的众多作品。

最后我还想多祈祷两句：感谢上天给了我那么一点点勇气开始写作，感谢比尔盖茨搞出的软件让我一天能够折腾出一万字，感谢虚拟的互联网成了我的出版社，也顺便感谢互联网让我读到那么多好作品以及认识了在座的各位，当然，从我自己来说，我好像还得感谢一下那个从本质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宣部，如果不是你们对言论和出版自由强有力的打压，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政治间谍小说作家的……

第三节：我们都是作家——网络作家

对中国出版界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在选择当作家这个职业前掂量一下，你到底要写什么，写出来后是否可以出版。下面这段文字是我 2008 年三月份在香港举办的文学节的时候的发言，在这篇发言里，我提出了网络作家比普通意义上的作家的优势和劣势，这段讲话也是这几年研究网络写作的一些总结。全文如下：

到香港去参加国际文学节，最发毛的就是被问到，你那小说是不是文学？他们的意思自然是问是不是纯文学。说实话，我根本就搞不清什么叫纯文学。我的致命系列又到底是什么玩意。

一位有名的作家在座谈中说起这次雪灾中的广州火车站，她说在火车站旁边一位抱着小狗熊的女孩，眼睛无助地盯住空洞的天空，她的背景是拥挤不堪的火车站广场——那小女孩复杂的眼神让作家怦然心动，她说，这就是文学……

说真话，我很赞同她的灵感和敏锐，通过一个想回家却回不了家的小女孩望向天空的——和那变幻莫测的天空一样深不可测的眼神，写出的风雪中的火车站，那确实是很文学的。

可惜，我就和文学无缘了。我眼中就没有这种很美很深刻的文学，我的眼神总是越过小女孩，投向火车站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这一场景正是我几年前《致命武器》里描写过的。还好，一切正常，这些农民工最终都没有变成“致命武器”。

还有一个让我难堪的就是主持人的介绍：“作家”、“著名作家杨恒均”——我算哪门子作家？第一，我在大陆没有出版过一本小说；第二，我不是任何大陆官方作家协会的会员；第三，我甚至没有在大陆那些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这样就被称为作家，也太忽悠读者了吧？值得安慰的是，这个文学节是以英文为主，在英文里“writer”是作家也是作者的意思，没有多少区别。可是，在中文里，“作者”和“作家”就大大的不同的，作家是有组织的，还会有级别，当然搞得好的，还能拿工资，由国家出钱给你配秘书，配司机，甚至还找个人帮你写作也

说不准。

所以，当主持人介绍我是“著名作家”的时候，我都要跳起来澄清的：我不是作家——

可是，我是什么呢？毕竟我也写过几百万字，而且还有那么多世界各地的读者和朋友，对不对？更主要的是，我骨子里喜欢自己的书，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小说，中国第一套政治间谍小说，以及基于现实政治体制运作的政治幻想小说。可是，实事求是地说，我又不能称自己为作家——至少不能说自己是大陆来的作家。那么，我是什么东西？

我是一名网络作家。我想，这个头衔我就当之无愧了。实际上，自从有了博客，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用心和持之以恒地写作，我们其实都是作家。我的小说的主要读者都是来自网络上，我不是网络作家，是什么？

以前出版社朋友警告过我，说你还是要出版书，不要“沦落”为“网络作家”，在他们的眼里，网络作家是沦落风尘的写作者，和人模狗样的作家没法比。

他们说得没有错，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与会者就提了这样一些问题：你整天在网络上写，怎么赚钱？今后有什么打算，又有什么目的？

我还真回答不上来，很茫然。作家，毫无疑问是一种职业，而网络作家，由于无法赚钱，往小的说，是一种兴趣和爱好，往大里吹，是一种理想。可爱好和理想都不能当饭吃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当初最有名的网络作家为什么要在网络上写作的话，现在就明白了。看到自己在网络上的作品点击率直线上升，眼睛都绿了，最终都一个一个迫不及待地爬上岸来，然后穿上西装，包装一番，出书赚钱。他们也自然从网络写手变成了堂堂正正的作家。有些还进入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了有工资的国家编制人员。

这是很好的，能够把事业和职业结合起来，把理想和赚钱合二为一，何乐而

不为？不过，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以我写作的这类题材，以及看不到小女孩眼神中包含的文学因素，眼睛整天盯住很可能引起一些人不安、不和谐的人群等等，就算我回头是岸，也不一定能够爬得上来。因为我还是那一句话，以我对中国目前出版审查制度的理解，我如果不借助网络写这类小说，中国还将永远没有这类白描政治斗争和政治间谍的小说。

这也许是让我心安理得当一名网络作家的最大动力。也使得我在纠正主持人说，我不是作家，我是网络作家的时候，我其实是带有一些自豪的。你想，在大作家们都把一个鲜活文字变成了一张一张人民币的时候，我们这种还在为了兴趣和爱好而写作的人，不是有理由感到一丝自豪吗？

说到这里，又说到我的博客。其实，我的博客里的每一篇文章，只要我愿意不涉及太多敏感领域，对思想进行修饰和掩盖，或者不要知无不言，要舍得删除，都是有机会可以在纸媒上发表的。纸媒上发表影响更大，而且，每一个都变成了货真价实的人民币数字。

我当然也试过，可是，我做不到。我无法在电脑旁，绞尽脑汁地不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如何把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说得转弯抹角以避免当权者的震怒和封杀，如何避免敏感词语、用语言的艺术掩饰自己的观点，如何苦口婆心玩弄文字游戏让读者明白我想说什么而不得罪主管部门……对不起，这实在是太难了，难为了我这样一个写作者，也难为了一个不想隐瞒自己观点的公民，我想，你可以不登我的文章，可以不让我出版，我都无话可说，可是，如果想让我配合你自动删除我的文章，阉割我的想法，门都没有！

我说过，我宁肯摆个小摊卖茶叶蛋，也不会把那些并没有表达我思想的文字变成金钱。我可以用卖茶叶蛋的钱继续资助我写自己想写的，而不是自己被允许

写的。写到这里，我不禁要插一句，想借这个机会，对那在互联网上写自己想写，写出自己毫无掩饰的真实想法的“写手”——网络作家，表达我的敬意。

前 CNN 驻北京记者、现在全球之声的负责人和香港大学的教师 Rebecca 看到我博客上的一篇文章《思想解放，何不多设几种“政治特区”》后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互联网——博客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政治特区，一种思想表达相对自由很多的政治特区？¹⁴²

这问题太好了，事实上，在现实的中国大陆，要设立一个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政治特区谈何容易？虽然互联网也被严格管制，但不能不承认，在思想表达和言论自由方面，互联网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先进的发展方向。

在现实中（例如纸媒）无法发表的文章，无法出版的书，我们几乎都可以把他们搬上论坛，贴进博客，和那么多生活在虚拟的互联网中的真实的同胞一起阅读、互相交流和展开争论。

正因为有了互联网，我才成为一名“作家”——哦，是网络作家；正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论坛博客，我才认识到这么多作者和读者；正因为有了互联网，我才找到了发表的平台和精神家园；正因为有了互联网，才让我能够把幻想变成理想——作一名不用被迫丢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作家——哦，网络作家！

第四节：博客的优势

从上面两节，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博客的优势：

（1）博客是中国特色的最大的公民新闻和公民记者集散地。中国的博客比报纸更具有批判性。百分之六十一的博客是批判性的，其中针对社会风气、中央政府、企业利益的占了大多数，而只有百分之十九的中国报纸如此；另外，百分之三十六的中国博客是观点多元的，他们至少有两个或以上的更多视角，但报纸只有百分之五如此；叶叙理的研究还认为，只有百分之四的中国博客有为国家宣传

¹⁴² <http://globalvoicesonline.org/>

的倾向，但是百分之二十一报纸在这样做。¹⁴³

(2) 博客属于互联网中管理比较松散的板块。大陆的网络新闻已经被严格控制起来，按照中国内部的规定，所有的正规网络新闻（包括评论）必须是纸媒刊登过，或者在少数几个门户网站中推出过的（包括人民网）。网络从业人员告诉笔者，如果严格按照内部规定的话，网络新闻将会和纸媒毫无区别，所以，他们都会耍一些小花招，例如特别喜欢的评论就先发在被政府认可的少数的官方网站，然后大量转载。问题是，即使再大胆，能够上到那些官方网站的新闻和评论也是经过多方审查的。对 BBS 的控制也是很严厉的，至于电子邮件，范围有限，而且设置敏感字词后邮件传递文章越来越不那么方便。¹⁴⁴

(3) 博客的内容是目前唯一完全由博主自己掌握的板块。无论是 BBS 还是新闻等，那里的编辑几乎 24 小时坚守岗位，所以即使是读者可以在新闻后面跟贴，或者在论坛发帖，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可是博客从开始设置起就是以“网络日志”的形式，

(4) 博客数量之多，增加之快，也是任何一个互联网板块无法企及的，任何一个人人都可以注册博客，在网络上建立一块精神家园。是互联网出现后迄今为止的最接近民众的一个互联网媒体板块。

由于目前中共基本上对互联网的其他几个板块都实行了相当严密的管制，客观上使得公民记者和公民新闻无法通过目前现有的互联网板块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博客异军突起，成了公民新闻的新载体，每一个博主都成了公民记者。他们发挥的作用，正在慢慢改变中国社会，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以及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由于博客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形式，它们所起的作用又往往被人忽视。下面一个章节，我将以本人在大陆开设博客的经历，具体论述博客的作用和前景。

¹⁴³叶叙理 (Ashley Esraey)，Middlebury 大学教授在 2008 年 6 月 13 日香港举行的博客大会上公布的结果。

¹⁴⁴见本论文第二章第二节，中共如何对网络实行控制。

第六章：我的博客实验及其意义

第一节：开设一个博客只需十五分钟

除了少数几个博客（例如博客中国 VIP）之外，大多数的博客都可以任意注册，而且手续极其简单，注册只需要输入一个用户名，一个自设的密码，一个电子邮件信箱，然后输入注册屏幕上显示的验证码，就可以了。我在 2008 年 2 月初以广州家庭宽带上网时所做的注册实验显示：注册网易博需要 8 分钟，注册搜狐需要 7 分钟，注册博客中国需要 10 分钟，注册和讯博客需要 11 分钟，注册 MSN 博客需要 12 分钟。几乎所有的注册都不超过 15 分钟，这里说的时间还包括打开有些博客注册时需要打开邮箱验证身份的时间。这也就是说，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任何对电脑操作有基本知识的民众都可以在网络空间设立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而且，目前所有的博客都是免费注册和免费使用的。

博客和以往一些承载新闻和评论的互联网不同的地方在于，你的空间你管理。以前出现过的网络新闻，即便是公民新闻网页如博讯，在上传新闻和评论时，总要经过编辑的环节，即便编辑来稿照登，也会有一个时间差。

后来出现的 BBS、各类论坛，比较接近博客，然而，在目前中国的管理制度下，所有的论坛都被“版主”严厉控制，很多帖子都不能直接上传，需要等待版主审查通过。实际上造成 BBS 和论坛的极大局限性。¹⁴⁵

博客当然不是没有老大哥在看的，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公民新闻和 BBS 论坛的局限性。当一个用户注册了博客后，他可以布置自己的空间，设立各种不同的板块。然后开始上传个人资料、私人日记、文章（也可以转贴）和图片。

博客的设立如此简单易行，这也难怪，出现不到五年的博客在这几年每年以几千万的开博数向上增加。虽然每天博客人数都在以十万百万的速度增加，但还是有具体数字的，例如截至 2008 年 3 月，博客总数已经达到 1.3 亿¹⁴⁶。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但必须承认，有些网民并不只开设一个博客，例如我自己就多达六个博客，当然我是为了研究博客而设立博客。大多网民还是坚持经营一个博客。

在对博客数量有了一个了解后，下面需要弄清楚的是开设博客的网民的基本情况：博客的年龄、工作和收入情况以及职业状况。这些情况对研究博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在本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后，始终无法从任何机构，也无法以可行和可信的方式得到数据。造成无法得到准确资料的主要原因是目前

¹⁴⁵ 目前最著名的论坛关天茶社和猫眼看人都是使用敏感字审查法，文章中一旦出现敏感字，网民就无法上贴文章。必须等待版主审查通过。

¹⁴⁶ 2008 年 6 月香港博客年会

开设博客都是允许完全匿名的，在注册个人身份资料时，可以任意填写，不需要验证。

但在一年多的开博研究过程中，我自己还是根据原始的统计，了解到一些情况。通过我对网易、搜狐、新浪、和讯博客开博网民的接触中，发现开博的网民年龄绝大多数位于 15 至 35 岁之间。其中尤其以 25 岁左右为最多。35 岁到 50 岁的博客人数次之，而 50 岁以上的博客就很少了。

在大体知道了博客的年龄段后，另外一个无法统计但对我们的研究有重要作用的就是博客的类型。博客是一个相对私人的空间，如何使用，上传什么内容完全由网民自己决定。

在 2007 年 12 月期间，本人在网易编辑的协助下，对网易现有的博客以内容、标签和图片为标准，把博客大体分类如下：

空博客，6%左右。所谓空博客就是网民开设了博客却始终没有上传任何内容的。这种情况在很多博客都存在，这类空博客中有少数是专门注册为了留言和沟通的（博客之间的留言、发消息）。例如我在和讯和网易博，就有为了专门到我博客留言以及发信件给我的网友专门注册了博客，网易有 32 个，和讯多达 50 个以上。这些网友都是专门为了方便阅读我的文章以及和我保持联系而开设的博客。他们自己并不更新自己的博客。

生活类博客，这类博客最多，占到 31%以上，开设这类博客的以女性为主，以及一些生活比较稳定的家庭。他们的博客就是以生活日记、生活中发生的小事、子女抚养和教育为主。这类博客由于内容多为鸡毛蒜皮，阅读的人有限，所以，在大多情况下，很难持续，点击率不高。

专业博客逐年上升，占到博客的 26%以上，而且还有上升趋势，预计按照目前的趋势，在两年内将超过生活类博客成为最大类的博客。所谓专业类的博包括公司博客、产品广告、杂志宣传和各行各业为主题的博客。这类博客中有些知识性很强，深受网民欢迎。

体育、娱乐类博客目前仍然是最欢迎的博客之一，但近年由于新闻在这方面限制比较少，所以，博客的空间在减少，往往只能以转载为主。占到博客总数的 15%左右。

时评、维权（公民新闻）、政治类博客近两年急速上升，目前虽然只占到 10%左右，然而，据各大博客编辑介绍，这类博客潜力之大，出乎他们想象。

剩下的博客我称之为混杂类博客，以其内容无法归类而分之。让人惊讶的是，混杂类博客并不像先前想象的那么多，这说明网民在开设博客的时候基本上都有一个主题在心中，我把博客的这一特征作为区别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日记的最大不同之处。

我们常常称博客就是网络日记，就是私人空间，就是私人记录，从博客本质上说没有错，然而，虽然博客都有一个设置不对外开放的功能，但 99.98% 的博客（网易博客和搜狐博客统计）都是对外开放的，这使得博客不再是一个你可以压在枕头下，或者锁在箱子里的日记本。

正因为博客的这种对所有网民公开加上私人书写的特征，使得博客在互联网上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

第二节：博客兴起的两个必要条件

在上一章里我谈到了博客的特点，但故意把其中一个特点留在了这一章，那就是博客被利用为公民新闻的平台时，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及时性。任何网民都可以把自己身边发生的或者听到的，使用五分钟的时间贴到博客上，任何评论员都可以把自己想说的直接贴到博客上，不用经过编辑审查和排版。可是博客从性质上来说毕竟是一个私人日志的形式。作为一个私人日志，正如我们放在枕头下或者锁在箱子里的日记本，如何公开，如何让大家看到，才是最重要的。

这里就涉及到博客兴起的两大必要条件：

（一）各大网络公司重视博客，在自己的版面上开辟了博客专栏。门户网站的版面一般被各类新闻和游戏娱乐、广告等瓜分，但自从有了博客后，各大公司都在首页最重要的位置开辟了博客专栏。有专们的编辑把博客中他们认为能够吸引读者的内容提出来，放到首页，吸引读者。¹⁴⁷大家知道，和专业编辑整理包装的新闻等内容相比，博客毕竟有局限性，可是这些网络公司为什么要把博客提高到新闻的地位？原因除了吸引网民过来开博之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博客的管理比较松，网络公司可以透过博客传达新闻等无法传达的信息，从而吸引更多读者。

（二）互联网的搜索功能。博客作为独立的一个一个“精神家园”和私密日志，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要想靠一个网页上的一小块突出位置来反映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那些挂在网络上的博客没有人去看，也就失去了网络的意义。那么这个问题是通过什么解决的？就是通过网络强大的搜索功能，通过搜索关键词的功能。主要有百度和 Google。日记里使用了关键词，当网民需要找某一个内容的时候，只需输入关键词，那些网络日志就会出现在屏幕上。本人观察到一个现象，中国网民已经开始越来越熟练的使用搜索功能。网民是否掌握搜索功能以及使用的频率，将是互联网上发生革命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起因和标志，本人将在下一章里进一步论述。

从上面两点可以看到博客兴起是由进步的科技和人为两种因素而促成的。科技的进步使得博客成为可能，网络搜索技术的加强使得博客读者不再自说自话、孤军奋战；而人心思变，人心思进步，则把博客推倒了互联网的前沿。

¹⁴⁷ 目前新浪、搜狐、网易、雅虎、腾讯等都把博客放在和新闻同等重要的版面。

第三节：网管如何管理博客

那么北京当局和各大网络公司是如何管理博客的，是不是和他们管理新闻、BBS 以及其他网络媒体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中共在管理媒体上不再单单依靠一纸法律和规定，更多地加入了笔者讽刺为“人性化”的监控，所以，下面笔者对于当局管理博客方式的探讨，完全是这两年作者的切身经历和体会。

首先，任何一个经营博客的互联网公司，都分编辑人员和网管两部分人，当然还有技术人员，这里不提。编辑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阅读博客，把他们认为内容不错的博客推荐给读者，以及在一些热点事件发生时，编辑整理一些博客板块。这些编辑人员应该属于媒体从业人员，虽然他们也是被边缘化的一部分。他们的思想大多比较开放，其中部分原因应该和整天阅读来自各阶层的草根博客有关。

148

另外负责审批和删贴的网络管理人员则是完全不同的一批工作人员。他们大多不抛头露面，大概是也知道自己的工作不怎么光彩。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两年之内我几乎和各大博客的编辑人员都熟悉了，可是却至今不认识一位网络管理人员，他们都不情愿和我们这些博主交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意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删除我们的帖子。

这种网络公司的网络管理人员，他们都直接对应来自上面的“老大哥”，例如和讯博客和网易博客的直接主管单位是“北新办”，搜狐、天益和博客中国的主管则是“国新办”。这些“老大哥”对于博客的管理有三个方面：

（一）每天每时每刻有人监视各大网站博客首页内容。正如前面所说，博客文章如果不被编辑推荐到适当的位置，而开博的网友本身也没有什么名气的话，博客文章的点击是极其有限的，有些一篇文章最多不超过十个人阅读（其中还包括自己检查时的阅读）。可是，由于各大博客网站重视博客，开辟了重要的博客版面，能够推荐到这些版面上的文章的点击率往往比在同一个版面附近的新闻还要高。这些被推荐的博客成为上面警惕的“老大哥”（以新闻办、宣传部和各地公安国安为主）们日夜关注的内容。我自己开在网易的博客，从 2007 年 9 月 1 日开通到 2008 年 4 月 1 日，共有七篇文章因为被推荐到这个板块而引起“老大哥”的不满，被删除——“和谐”了。

（二）发布删除通知。这种通知一般是在某个突发事件发生时，或者某个敏感时期，由博客主管部门以电子邮件或电话通知的形式发布的。例如，在十七大期间，国新办发出通知，禁止博客刊登任何有关十七大的负面博文。这个通知如果发到网络新闻和 BBS 处，问题并不大，因为那里的新闻和帖子本来就是要逐一严格审查的。那么博客管理人员一般如何执行这种来自“老大哥”的命令？博客管理人员也有一个搜索引擎，于是他们输入“十七大”等相关字词，搜索出上百

¹⁴⁸ 我接触的和讯和搜狐博客编辑都承认他们读多了博客，对中国现实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普通民众的同情，对贪污腐败的痛恨都增加了。

甚至上千条出现了“十七大”有关的博文。由于博文太多，自然无法一一阅读，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不被“老大哥”抓住辫子，于是就一起删除，结果很多时候就会删除一些和“十七大”会议毫无关系的博文。例如一篇博文里出现了一句“我的第十七大成就是 XXX”，结果这篇博文因为出现了“十七大”三个连续一起的字，就被删除了。这种情况非常之多。

（三）一般来说，上面“老大哥”对于博客编辑推荐什么内容给读者并不指手画脚，特别是博客刚刚出现的前两年，这也使得博客的阅读人数迅速上升，甚至有超过严肃新闻的趋势。但这两年，特别是 2007 年以来，博客公民维权中的作用凸现，结果“老大哥”也开始关心重要版面的内容了。据我从网易、猫眼等博客了解到的信息，从 2007 年中开始，来自上面的要求把某某帖子和文章推荐或者置顶的事例越来越多。最近的一次是 2008 年 5 月 12 日大地震后，上海文人余秋雨写了一篇臭名昭著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¹⁴⁹北新办和国新办要求余秋雨博客落户的网站博客编辑把这篇文章置顶。

第四节：点击率、扣分制和良知

上面说到各大博客网站对自己博客的管理，以及各大网站自己的网络管理和上面的老大哥——宣传部、国新办、公安和国安的关系，这一节阐述博客和主管单位之间一种最重要的关系——扣分制。所谓扣分制，就是每一个博客编辑都会在签订雇用协定上岗时得到一个分数（例如，网易的是 3 分），那么在工作中如果出现失误，就会被扣分。等到该编辑的分数被扣完了，那么就等于是自动离职，或者说被解雇了。

这种设立一定分数的扣分制，早就为国外企业采用，主要是防避员工在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可是，作为网站特别是博客设立这种扣分制，却把性质完全弄错了。据我的了解，这种扣分制和工作中的失误关系已经不大，而被完全用于“是否推荐错了文章”，作为对不恰当推了一些政治有问题的文章的编辑的惩罚。

前面我们说了，博客网站的“老大哥”在盯住每一篇被博客编辑推荐的文章，如果发现问题，就会及时要求删除。可是大家也看出，及时要求删除显然不能做到“杀一儆百”，至少对编辑（那个发现这篇博客并进行推荐的编辑）没有警示作用。于是，他们就利用了“扣分制”。如果发现一篇政治有问题的文章被推荐到重要位置，那么在“老大哥”要求删除文章后，会对负责的编辑进行扣分惩罚。视文章的违禁程度扣分，最严重的一次扣分达三分之一以上，也就是两次扣分就被开除了。我自己的在网易的文章《说起西方的民主选举，中国人笑了》被删除时，博客主管被扣去 0.5 分，造成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博客编辑敢推荐我的文章。

就笔者的观察，虽然目前有很多种方式方法对付博客管理中一些违背统治者

¹⁴⁹ <http://news.21cn.com/luntan/wangyou/2008/06/06/4816980.shtml>

意愿的做法，但这种由老大哥亲自掌握的扣分制却行之有效，网络编辑包括博客编辑正是慑于这种扣分制，担心丢掉饭碗，而产生了自律。这种来自管理公司的自律正是宣传部和国新办乐意看到的。

扣分制对博客的发展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为夸张，有些编辑因为害怕而变得草木皆兵。可是，这种自律却和网络公司的发展相违背。毕竟网络公司设立博客是为了吸引用户和读者，你如果把一些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帖子删除，或者总是推荐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到首页，你就会流失用户和读者。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博客编辑总是在想方设法推荐一些好文章，一些能够真正吸引读者的有深度的文章。

我在接触到各大博客主管和编辑后，发现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各大博客的主管和编辑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的站在“老大哥”的对立面，他们对“老大哥”压制新闻自由和使用扣分制压制他们深恶痛绝。这些编辑和主管基本上都是接纳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理念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扣分制和网站的点击要求以及媒体人的良知一直在明争暗斗。这是我在研究互联网特别是博客时发现的最让人兴奋的现象，这种拉锯式的争斗从某种程度上说，反映了目前互联网所处的困境，也让人看到了希望。

第五节：我的博客实验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在2007年4月4日在和讯开设第一个博客，其目的就是为这篇博士论文收集第一手的资料，正如前面所说，由于目前没有任何权威机构对博客用户的情况作详细的调查研究，所以，设立自己的博客，不但有了机会和博客编辑沟通，而且也有了和其他网民互动的机会，这对于研究一个新兴的载体，尤其重要。

在2007年4月我在我的和讯博客上贴了四篇文章，这些文章的点击率大多在100个左右，当然不算多，但和其他没有被推荐的博文比，点击也不算太差。我继续坚持贴文，并在朋友中作了一些广告。到了2007年5月份，和讯博客文章的点击平均超过300点，而且评论也从平均5个上升到15个。从评论来看，我的文章是受欢迎的，至少在小范围内受到了欢迎。¹⁵⁰

2007年6月和7月两个月，由于适逢六月四日和香港回归，加上爆出山西黑砖窑事件，我连续推出了几篇博文《把香港的制度引进到上海》、《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等，这些博文随即被正规媒体采用，《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登载在网易的正式新闻版面里，而《把香港的制度引进到上海》则被人民网采纳为评论。这两篇文章被采用让很多人大惑不解。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博客文章，怎么会被正规的网络新闻（网易和人民网）采用？按照前面介绍的，网络新闻采用的

¹⁵⁰ <http://yanghengjun.blog.hexun.com/p2/Default.aspx> 页面上看到的统计已经改变，因为后来这个博客出名后，有人追看以前的文章，所以打开这个页面看到的评论和点击并不能反映当时的情况，特此说明。

新闻和评论必须是在纸媒上发表过的。可是，这次他们却因为我的两篇文章打破了这个规矩。一时之间这两篇博文被到处转载。其中人民网登载的那一篇里因为提到了吴国光先生，一位人民网的姓陈的老编辑发信询问，你文中提到的吴先生就是追随紫阳先生的吴先生？当然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位编辑大胆地采用了我的文章。

进入八月份，我的和讯博客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其中就有和讯编辑主动和我联系，了解我的个人情况，当时只是以为他们好奇，后来才知道，我的文章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因为读者喜欢，他们也考虑要在适当时候推荐我的那些比较温和的文章。对我的了解只是一个例行公事，他们也想知道我是不是上了某些部门黑名单的。

从2007年八月底开始，我在和讯的博文经常被推荐到和讯博客首页，¹⁵¹而一篇博文一旦被推荐到博客首页，日点击率都会增加二十五倍以上。也就是说，原来点击在一两百左右的博文立即上升到三千到五千个点击左右。同时，评论也大量增加。

2007年9月1日，在和讯博客有了一些名气后，本人受网易博客邀请，开设了第二个博客，网易博客。¹⁵²由于是受邀请开设，网易博客里的文章从一开始就经常被推荐，致使短短一年不到，点击接近两百万，成为网易时评类点击最高的博客。

网络上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只有一个人看，那就是日记；如果有几十个人看，那是和朋友分享；如果有几百人看，那就是一种影响力；如果有几千个人看，那就是一个媒体。”¹⁵³我的博客也就在2007年9月左右从一个“网络日志”变成了网民口中的“媒体”。现在不妨总结一下变成网民口中的“媒体”的博客在实验的几个月中取得了怎么样的效果。

一、读者群不断增大，吸引了网络上来自各阶层的读者。由于和博客编辑建立了固定联系，加上开博主本身可以看到评论人的IP地址等，这使得我可以统计网络上来自各地的读者。截至2008年5月，我的各大博客统计如下：和讯博客IP访问人数：15万，总点击60万。¹⁵⁴网易IP点击：38万，总点击：160万。¹⁵⁵另外几个博客没有IP点击统计，但博客中国¹⁵⁶和搜狐、¹⁵⁷腾讯等博客¹⁵⁸加起来，点击总数超过100万。这个庞大的读者群只是在短短一年（和讯）和半年（网易）以及几个月（博客中国等）里实现的。这足以说明网络传播的威力。大家知道国内比较好的报纸如《南方周末》的全国发行量也只是一万多份，如果一份报纸被两个人传阅，那么一份报纸的读者也只是两万多人。如果不通过网络扩大读者群，两万人的读者群确实不足称道。但我的一个博客一年的IP访问量就达38万，确

¹⁵¹ <http://blog.hexun.com/>

¹⁵²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

¹⁵³ <http://my1510.cn/article.php?b86465563a52a113>

¹⁵⁴ <http://hexun.com/yanghengjun/default.html>

¹⁵⁵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

¹⁵⁶ <http://yanghengjun.vip.bokee.com/>

¹⁵⁷ <http://yanghengjun65.blog.sohu.com/>

¹⁵⁸ <http://user.qzone.qq.com/622007967>

实让人不能小瞧网络的传播力道。

二、网络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网络媒体的互动性，对于博客来说，读者留言对文章进行评论就是互动的形式。对于一份传统媒体如报纸，我们知道，发行后，报纸对读者的反应只能从编辑部收到的信和电话来判断。而就算是最好的报纸也收不到多少信件和电话，而收到的绝大多数信件和电话内容也都无缘和读者见面。可是，网络媒体就不同，自从开设博客以来，虽然一再限制匿名留言，但每个博客后面的留言却逐日增加。初步统计，过去一年，和讯留言超过1万个，网易六个月留言则超过1.5万条。（另外几个地方的留言因为没有IP鉴定，有可能有重复留言的，所以不能作为数据）。这些留言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港澳台和世界各地的（我博客中大陆和其他地区的留言比例大体是50比1）¹⁵⁹

三、第三个内容就涉及到我自己和读者的互动，这主要是读者和我的信件交流以及留言内容。从留言上看，我把留言内容分成如下几种：1）你说的很好，说了我想说的话；2）你说的好，教育了我，我明白了；3）你的话让人震惊，我需要考虑一下；4）你说的话是错的，很反动；5）标语式的宣传，例如“共产党必须下台”等煽动式的标语；6）没有目的跟贴，例如广告跟贴，没有内容的跟贴（不属于以上各类的也分在这一类）。根据网易、和讯以及部分来自博客中国和搜狐的统计显示以上留言的内容的比例如下：25：40：11：9：5：10。¹⁶⁰信件的内容大多是赞成和拥护的，批评的比例更小。从这些留言中，我们看到，一些民众在读了文章后觉得有恍然大悟感觉的高达40%，这是开博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正因为如此，一些网民成为我博客固定的读者，从开设博客时每天来访点击徘徊在100人左右，到一年后几个博客每天固定来访点击超过1万人，从中不能不让人看到网络的潜力。

四、然而，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可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且，几年前一般知识分子的共识是：纸媒掌握在右派手里，互联网掌握在左派手中。¹⁶¹在涉及到一些民主和民族主义等议题时，我的博客经常遭到比较集中的攻击，最多时一天遭受了八百次跟贴攻击。¹⁶²随后就出现了数十个以专门攻击和辱骂我为主题的博客，其中最狂的是网易的几个，他们建立博客的目的就是对我每一篇文章进行批评，对我人身进行攻击。¹⁶³一时之间，网络成为愤青和左派泄愤的地方。但是，在这之后不久，支持我的读者立即进行了反击，先是由一位读者建立了支持杨恒均，支持民主QQ群，很快发展到杨老师读书会。人数在一个多月内上升到一千人，并建立了多个QQ群，MSN（group222991@msnzone.cn），和一个论坛。¹⁶⁴杨恒均读书会一开始打的是支持民主支持杨恒均的牌子，完全由网友发起。最早发起人曾经在论坛撰文介绍自己当初如何发起的。短文如下：

¹⁵⁹据网易与和讯博客留言统计

¹⁶⁰感谢杨恒均读书会成员负责完成这一统计

¹⁶¹陈子明《宪政民主中的左派和右派》，悉尼科技大学演讲会，2008年7月10日星期四。

¹⁶² <http://yanghengjun65.blog.sohu.com/84607916.html>

¹⁶³ <http://woshiyun6543.blog.hexun.com/>

¹⁶⁴ <http://bbs.tecn.cn/forumdisplay.php?fid=290&page=1>

大约在 3 或 4 个月前，我通过冉云飞的博客知道了一个叫杨恒均的人，冉匪称他为广州宋公明，我不知道这绰号是怎么来的，但我知道，这个绰号绝对概括不了老杨其人。在认识老杨的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李慎之，秦晖，刘军宁等中国当代思想家，准确的说是认识了他们的思想和文字，但即便如此，我最常去的还是老杨的博客，不为别的，就因为他的文章朴实无华，贴近生活，且主题永远是民主和普世价值，他是在用最平凡的文字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民主，他是在用自己的经历，来讲述一个个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平凡或不平凡的故事，他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只为了向世人展示那个真正的民主，那个在中国被妖魔化了的民主。

在几乎看遍了老杨的文章后，我还抽时间看了他的小说《致命弱点》，这部小说不能在大陆发表，实在是读者们的不幸，小说讲述了前国安局特工杨文峰为救同学，与国外间谍机构斗志斗勇的故事，书中精彩不断，情节跌宕起伏，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蕴涵的深刻思考与哲理。

我们都知道，在物质财富上，人是自私的，在精神财富上，人是无私的，找到老杨这样的精神财富后，强烈的交流欲望让我做出一个决定：建一个 QQ 群，让那些喜欢老杨，热爱民主自由的朋友们有一个交流讨论的平台，群建好后，我立即给老杨发了封邮件，说明我建群的原因并邀请他加入，老杨翌日回信，洋洋洒洒数千言，他说由于电脑的原因暂时不能入群，但十分支持我，并嘱咐我，群的论题应以民主民生为主，我极受激励，开始到各大博客论坛做广告，希望更多同道的加入。¹⁶⁵

杨恒均读书会在网络上自发成立是有一定意义的，之前网络上虽然成立过各种读书会，也设立了大大小小的 QQ 圈子和论坛，但这种针对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网络作者而设立，旨在支持该作者的观点（支持民主自由，支持体制改革）的

¹⁶⁵ <http://bbs.tecn.cn/thread-287170-1-1.html>

读书会，还是第一个。¹⁶⁶这充分显示了网络上的民意，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可以控制的。

2008年6月11日国内一份小报纸刊登了一篇介绍我和讯博客的短文，收录如下：

《时代需要杨恒均》¹⁶⁷

读了杨恒均的博客，总有一种冲动——一种让大家都来看杨先生文章的传播冲动。“一个充满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一个非常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网友是这样评价他的。一名爱看杨恒均博客的网友还取了个名字“读着读着就傻了”，我觉得这个名字是看了杨恒均先生的博客而作的。每次我把杨恒均的文章转告我的朋友，让他们也上网看看的时候，朋友们都有一种感觉：思维突然被放大了！

对于杨恒均本人，我几乎不了解，只知道他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目前定居广州。但我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有着深邃思想的爱国主义者，一个伟大的平民，从他深厚的思想底蕴里，从他飞扬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心忧天下的胸怀，看到了一副坚挺的民族脊梁。杨先生的博文是长了点，你得静下心来，慢慢地读，仔细体会，因为许多观点，文字写少了就难以诠释，再说其中往往带有启蒙的味道，不写长许多人是看不明白的。这里，我不想举例来评论杨先生的文章，因为面对他的观点，评论往往会显得苍白。

对杨恒均的文章，争议很多，很多网友对他的观点是认同的，也有不少网友无法接受他的观点。因此，在他的博客留言中就自然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极，支持的相见恨晚，赞扬有加；反对的口诛笔伐，甚至有“慷慨激昂”的侮辱，一些好心的网友来信建议杨先生删除一些过激的言论和评论——毕竟他是博主，是有权

¹⁶⁶ 也有一两个网友透露，曾经有网友准备设立再云飞QQ群，但在进一步追问下，无法证实。

¹⁶⁷ <http://panews.zjol.com.cn/panews/system/2008/06/11/010497700.shtml>

力删除愤青的帖子，但是杨恒均婉拒了，迄今为止，他仍然没有删除任何一个批评和攻击他的帖子。理由很简单，“我不支持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力”，还有一点，他自己曾是和给他留言一样的愤青，理解愤青是如何形成的。对有些读者的批评，也弥补了杨恒均经历和认识不足造成的缺陷，对此，他也十分感谢。

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发展，最终来自社会各领域的多元化，在这种环境下迸发出来的社会创造力是广泛的、持久的，要让我们的国家具有强大的软实力，成为文化、政治、社会价值这类软件的生产和出口大国，任重而道远，但我们也欣慰地看到，我们的力量正在积蓄，因为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思想家，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贝，杨恒均就是这样的一位。

第六节：博客——为历史留下声音？

2008年6月份，悉尼澳华论坛在悉尼歌剧院附近的海关大楼图书馆举行，这天主题是“杨恒均作品研讨会”，所谓杨恒均作品，就是指我本人从2007年4月以来发表在国内各大博客的那些时评文章。会议由澳洲《新报》何与怀博士主持，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包括悉尼三家作家协会的会长、和统会的以及中澳友协的。会议上澳洲作协前主席李明宴提出了“杨恒均现象”，意思是为什么作为一名网络作家，你可以写这么多批评政府的文章却没有什么事发生，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我当然并不认为有什么所谓“杨恒均现象”¹⁶⁸，但自从2007年4月开设博客至今，就在我忙着写文章和研究互联网博客的过程中，确实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其中包括一些长期在互联网上写作的作者。他们也看出我的文字是在推进中国民主和自由的路上走得很远很快的。那么，在写作这篇论文中，我不妨自己来揭秘一下，那就是为什么我相对于其他互联网作者来说屡次触犯共产党政府底线的文字还能够在网络上流传。我想，无外乎这么几点：

一、我一开始就是以研究互联网为主，写这些文字并不是为了在报纸杂志刊物上发表。大家知道平面媒体要发表一篇文章，要比互联网严格得多。而按照中共的规定，如果要在互联网正规媒体上发表文章，则必须是先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的。而我既没有想在纸媒上发表，自然不必自我设限，这使得我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文章，从一开始就观点鲜明。

二、我一开始就以研究博客为出发点，避开了网络新闻和BBS等审查更加严格的一些板块，然后在博客这个小天地搏杀。回顾为了写论文而开设博客的一年多，不能不承认，互联网上人才济济，比我理论强，水平高，文笔好的作者数不胜数，但为什么我没有被他们压下去，反而仅仅用了一年半就弄出了一个所谓的“杨恒均现象”。这与我回避了一些需要更高自律标准的互联网板块，而安心于博客耕耘有关。实际上，稍微有实力的作家和作者，几乎没有满足于在博客写作的。我恰恰是因为研究博客而沉下心来，结果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被有些网友称为“中国第一博”。

¹⁶⁸ 澳洲作协提出“杨恒均现象”的最早出处：

诸位文友：

『澳洲中文作家协会』将于7月13日（星期日）上午12时在会长进生寓所举行文学漫谈会，欢迎湖北女作家阮慧珍，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研究澳华文学专家钱超英。

会议内容：

1，钱超英介绍中国文学界对海外华文作家的研究，及他本人在中国的研究课题。钱超英本是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曾在澳洲华文报刊主编文学副刊，后回国任教。因他对澳华文学颇有了解，所以在中国大力推荐宣传澳洲华文作家的作品，不少澳洲华文作家的作品就是经他的热情推荐，被列入作品选集和大学教材。他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将诸位文友的代表作带回中国，作为研究课题。

2，湖北作家阮慧珍介绍当今中国文学界的热门话题。

3，在中国探亲返回澳洲的荣誉会长李富祺介绍中国文学近况。

4，杨恒均就当今网络世界的热门话题『杨恒均现象』，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5，自由发言

文学漫谈之后是丰盛的聚餐。请诸位文友献上自己的拿手菜。

时间：7月13日（星期日）上午12时

地点：进生寓所

7 GLEENDALE CRESCENT

CHESTER HILL 2162

进生电话：97864533

不开车的文友请在CHESTER HILL 火车站给进生打电话，会有车去接。

『澳洲中文作家协会』理事会

三、那么，无论是“杨恒均现象”还是“中国第一博”（这里主要是指推进民主自由理念的博客），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博文会迅速传播，而虽然我观点激烈，但却总是获得推荐，而且博客至今没有一个被关闭，文章被删除的次数并不比普通网友多？就在2008年7月6日，《纽约时报》在采访我时，记者 David 提到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中共故意把你的博客留下来，一是因为已经有名了，二是向外显示中国有新闻自由。反正我的博客本来就是被边缘化的。我不赞同 David 的看法，认为这太阴谋论了。那么，我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我想这就是我博士论文的关键所在：我开博客的目的就是研究博客，研究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特别是博客如何管理。当我从写第一篇文章开始，虽然在表达我的观点，但同时开始了探测博客管理，后来有机会和各大博客主管认识，并利用聊天的时候多次采访他们，使得我对博客的管理越来越熟悉，也逐渐掌握了当局对博客文章的尺度限制。正因为如此，我往往能够写出在当局红线边缘徘徊的文章，让我的观点得到最大化，同时让我的观点能够在国内的互联网得到最大的传播。

有一个现象可能是我当初为了研究互联网而开设博客时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在我的博客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的同时，我自己也成了一位互联网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而且成为在中国大陆网民中推动民主和自由理念的急先锋。这一现象如何解释？我认为正好和我这篇博士论文的中心观点相吻合，那就是互联网在中国政治民主化中的作用并没有被完全发掘出来，或者很多影响正处于隐性之中。当很多人抱怨互联网被当局牢牢控制，互联网成为反民主，成为愤青的大本营时，他们忽视了互联网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一批批人，正在慢慢地改变中国。正如我自己在研究互联网时，仅仅以一些文章，不但改变了我大批读者的观点，也改变了我自己一样。

开设博客仅仅一年多后的今天，我已经成为网络公民（见附《网络公民杨恒均》）。¹⁶⁹大陆著名学者兼作家陈行之先生更是在研讨会上书面发言《给历史留下声音——杨恒均的意义》，¹⁷⁰然而，我却认为这个标题并不恰当，应该改为《给历史留下声音——互联网的意义》，因为没有互联网，我所做的一切不但没有意义，也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¹⁶⁹ <http://bbs.tecn.cn/thread-287354-1-1.html>

¹⁷⁰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0161>

附一：《网络公民杨恒均——梁泉纪行文字资料》

梁泉

—

昨天因为在论坛上偶然看到了《十年后的香港人，依然还能感动我》，收录文章后，看到文后作者杨恒均的署名，我顺手通过网络搜索，又看到了他的《魂断罗湖桥》，虽说“那一年我17岁”就在终点的地方上路，但是对自己的同龄人的思想经历，还是非常关注，后来看到他在网络文章中竟然还提到了同样是自己的网友的“小人物笑蜀”，我的内心里有一种会心的微笑。

自从2001年我开始在网上发现汉语简体中文思想文化社区，我就有那种本能的网络公民的身份自觉。也因此，我后来得知温世仁先生的黄羊归川事业之后，我才有了那个“网络中国”的异象。从01年到07年，我像一个孩子的成长那样走过了一条有趣的路，所以今年元旦，我写了《你是“关天”的“梁泉”吗？》。在偶然知道网络作家杨恒均后，作为一个身份自觉的海内华人，我不由幻想，杨是否已经加入美国籍成为一个华裔美国人（公民）了呢？如果是，那他就是一个有白求恩精神那样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了，因为从他的网络文章中我们得知他虽然早已移居美国，但似乎还没有退党，还是一个中共党员。美国公民与中共党员意味着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这里面有戏也有趣。

有网友推测杨恒均其人的身份，我觉得，他和我们一样，就是一个网络公民。因为他自己都公开说过，“当什么作家名人没有当一个公民更加有力度和更加牛逼！”

二

浏览他的网络文章时，我想起了他的同乡余世存先生，当时曾有过打电话问余先生是否知道杨恒均这个网络作家的念头。因为就在他在香港写作他的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在那天的中午偶然收看了央视12台的“道德观察-关注三农”专题，看到在节目中反复强调公民平等或公民权利平等的李昌平先生，对“生于60年代”的同龄人，我又多了一份好感。所以自己在12日的纪行笔记中曾经这样记录自己的思绪：

与他们相比，我这么一个对中国问题有深刻理解的人如果不能成功（得到社会认同）肯定是不正常的，走到楼下后，推着旧单车，我还在想一个中国问题专家，骑一破车拉着妻子到超市购买平宜货，有些怪怪的感觉，但是这样的念头只是瞬间就没有了，因为我立即明白了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是比那些专家学者们对大陆中国问题有深刻理解的原因，因为我不仅是见证者，我还是局内人。我想自己有住五星级酒店的商人角色；也曾经是读万卷书的书生；行万里路的行者；我来自远山远水，又飘泊在水远山遥……，这一切塑造了今天的我。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在现实生活中有其特定的角色，他们也与我一样既是见证人，也是局内人，所以，对中国问题，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感受，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中国问题专门家，我应该尽可能地向所有身边的人学习分享他们的思想和经

验，这样才会使自己文章中的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完整些。

在网络上搜索浏览杨恒均的文章的时候，午间我依然收看锵锵三人行节目，恰好看到两位女嘉宾都是来自台湾的女主持人，但是她们公开宣称自己的大陆人，一个说是安徽人，一个说是江西人……，因此，我还再次上网搜索了“曹兴诚呼吁两岸和平近九成网友赞成”的信息。从这两个来自台湾却坚持自己是中国人的女主持人谈话中，我再次知道了与我们类似的台湾的许多信息。当时就使我想起了杨小凯谈到台湾时所说的意见。我也就想到，只要了解国共两党，也就了解了台湾与大陆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记得看到一个台湾网友看了他的网络小说后，写文章与他谈论台湾问题，我也想起了自己对台湾的看法，除了自己在网络文章《想说中国不容易》里随便提及之外，其实在2006年元旦后那几天，我在兰州与成都都分别与人们闲聊过台湾的问题。至今我都觉得“台独”对台湾人来说是真问题，而对我们来说却是个假问题。关于前者，也就是“台独”对台湾人来说是真问题，我在写作《想说“中国”不容易》之前写作的《为两岸双赢而背书》都提到过，在此就不重复了。

关于后者，我的态度至今也一样，作为一个更关注经验现实，而对理论逻辑常抱警惕的人，我一直认为不论台独与否，都与自称老百姓的人们无关，因为人们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是无效的。如果需要动武，公众并不能决定派兵；如果不需要动物，公众也不能阻止派兵。所以我只关注自己能把握的问题或事情，而不去对那些往往很容易被利用的事情费心。

在我写作的网络文章《昆山建行，“给钱时非得要用丢的吗”？》中，我提到过一个曾经问我“市委书记是做什么的？”以及“市长大还是市委书记大？”的台湾女士，所以，我觉得像台湾问题一样，他说“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也一样是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问题。我觉得，把“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换成假如党中央派我到台湾当“台湾省委书记”或者是“台湾省长”更有趣些。

三

从杨恒均在网上的博客得知，他今天在北京，几天后将到俄罗斯，他希望熟悉他的网友们通过第四媒体（电子邮件）与第五媒体（手机短信）与他联系。我想我与那些喜欢他的网友一样会祝福在路上的他。作为一个居家者，就要在第四媒体张贴这篇网络文字期间，我还是继续通过第三媒体收看了午间的锵锵三人谈节目，看梁冬与刘央谈理财等等……。因为从这些庞杂的信息里面，我看到了自己所在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以及在历史与现实我们各自的身影。不论是海内华人、海外华人与华人，我们只有一个中国！

所以，对于一个开始关注权力是怎么玩的人，我并不把如此网络文字当成游戏：“中央机关出一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和谐社会。”

在第四与第五媒体广泛流传的如下短信息里，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变迁，即：中山领导流浪汉，泽东领导穷光蛋，小平领导小商贩，泽民领导

贪污犯，剩下我们怎么办，跟着涛哥混口饭……

“让权力流转，使利权安居”的我思考使我面对最早也是最正宗的北漂族——“京官”的命运，也许我会为此写些文章，所以在此不多说。我想特别说明的是，为何说“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是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问题呢？因为你把它当真，它们也许就会成真，如果你把它们当假，它们对你自然也就永远都是假的，大前研一说过“预言会自我实现”，再不济，也会像杨恒均在他的博客文章里转述的那样，“未来是什么？我们能掌握未来吗？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未来已经开始改变……”

2007-11-14 午间草于广东珠海

附二：《为历史留下声音——杨恒均的意义》

陈行之

1

我记得很早以前西方就有人认为，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专制独裁体制将难以遮蔽民众的声音，自由和民主的诉求会逐渐高涨起来。从目前来看，这种观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假若没有网络，民意仍旧像以往那样处于被严密遮蔽状态，我们就不可能听到那么多人发出的声音，不可能知道杨恒均，当然，也不可能今天讨论的话题。

我是从网络才知道杨恒均的，我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从他连篇累牍的时评文章中，我了解到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深刻的思想者，更是一个负有使命感的行动者。一个人有这几点也就够了，就足以引起人们的敬重和赞赏了。

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任何个人轨迹都不仅仅是那个人的轨迹，都代表着蕴含某种历史因素的趋向或者说力量，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杨恒均仅仅是杨恒均，他代表着当代社会积极思考并试图对现实施加影响的那种类型的人。

从这个角度说，对杨恒均的考察就是对一类人的考察，对杨恒均的讨论就是对一类人的讨论。既然这样，我在这里把杨恒均作为一种现象，并据此提出他的意义问题，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2

既然涉及时代，就不能不提到某种社会力量存在和显现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在目前表现为：中国自1978年开始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虽然这种选择大部分局限于经济领域，但是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这是一个旧体制消亡、新体制建立的过程，是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艰难渗透和楔入坚固的专制政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极为艰难，整个社会都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被撕裂的痛苦，就像产妇经受难产之痛一样，我们看到血污，看到罪恶，但是我们也看到婴儿，看到希望……我们都在心里祈祷说：上帝护佑我的祖国母亲，让她尽早完成这个可怕过程吧！上帝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然而一个庞大的躯体要回转过身子需要时间，需要不是我们主观提出而是客观要求的那些历史条件，所以我们至今仍旧处在过程之中。

应当积极地看到，不同以往的是，历史发展要求和我们自身的理性头一次找到了交叉点，选择了共同面对的方向，我们就是在这里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这是历史提供的宝贵机缘，它也许会逐步扩展成为更坚实的依托，也许会由于某种情势瞬间消失为无，不管怎么说，我们目前拥有这样一种条件，我们应当感谢历史的这种慷慨赠与。

有了这个赠与，杨恒均才得以把他的思考传达给民众，知识分子才可以重新唤起蛰伏于内心的良知，担当起“社会良心”的责任，说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民众才可以了解到世界还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存在，“人”才可以用大写的方式横亘在这晦暗的天地之间。
这非常不容易。

3

余英时在探讨中国古代“士”的人格特征的时候，特别指出他们一开始就以“道”自任，而道又是“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以“道”自任就意味着维护传统的文化秩序，“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这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置放在了谋士说客的附庸位置，“枉道而从势”，或“曲学以阿势”，自觉地成为了诠释统治者合理性、合法性的思想工具，不仅没有担当起启发民智、维护正义的责任，反而成为了权力的附庸——自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更为周到体贴地为统治者提供了大量让人不寒而栗的统治建议，现在阅读《韩非子》之类的士子之书，仍旧能够从字里行间感觉到马基雅维利式的阴森和恐怖。

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中国知识分子失去宝贵独立性的呢？最主要恐怕还是渊源于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的根系特别粗大”这一独特的历史状况。掌握国家权力的专制者一方面严格垄断思想，对持不同见解的人进行残酷迫害，另一方面，施行管仲所谓“利出一孔”的国家政策——《汉书·儒林列传》有言：“自五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把知识分子实现自我的精神渴望严格限定在依附国家意志的狭窄通道上，顺从者可以得到巨大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反之则失去一切乃至生命。

隋唐以来施行的科举制度，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条件和标准（“学而优则仕”），更是从精神上瓦解了知识分子保持精神独立性的任何可能，知识分子无法跳出君主设置之“彀”，因此，“食王爵禄报王恩”、“忠君报国”、“君尊臣卑”“君命臣随”等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定式。至于一些人奉行“天下无道则隐”、“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事原则，实际上已经有了浓郁的无所作为的逃避色彩，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历史尴尬。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真正有所担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稀少，相当一些人丧失了对历史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丧失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骨气，丧失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魂魄，丧失了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的大无畏精神，丧失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品德，丧失了对弱者的同情怜悯之心……成为巴望、守候权势的“门客”和放浪形骸的狂徒。

我倾向于认为中国只有读书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出现是鸦片战争以后以谭嗣同为代表的那一批仁人志士，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第一次把西方“民主”、“科学”精神引入中国，这个“士”才有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特征，才开始真正有所作为，出现了一大批思想文化巨匠。这得益于

帝国瓦解、新的国家政体较为脆弱这一短暂的历史阶段，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和稳固，知识分子的命运再次向传统复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权力倚仗其无所不在的力量，严密控制社会，控制思想，历经大大小小无数摧残人性乃至肉体灭失的政治运动，刚刚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再次消泯于严酷的社会历史文化境遇之中。

然而，一种新的历史因素出现了——我前面说，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虽然仅限于经济领域，但是它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程度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通过掌握行政权力来提高社会地位，可以不通过掌握行政权力来影响社会了，他们获得了某些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条件，他们也更有可能基于正义信念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展开批判并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西方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建立起如此多的空隙，与这片干涸的思想大地联通，我们到处都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尽管他们仍处在边缘，尽管他们发出的声音还不足以让整个社会听到和警醒。

我通常把这些有良知并且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称之为“思想者”。思想者不仅仅因为思想而成为思想者，思想者之所以为思想者的一个更重要条件在于进行思想的流通。谢天谢地，目前我们获得了这个条件——譬如网络提供的各种平台，譬如知识分子间的讨论和交流，譬如与民众越来越多样化的对接方式，而这在十几年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把杨恒均作为标志放到我前面讲过的历史情境之中，我们不是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所蕴含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吗？

4

在我目力所及范围之内，在所有思想者当中，杨恒均作为一个海外学者毫无疑问是最敏感、最活跃，也是最坚韧的，更重要的是我赞同并钦佩他针对民主与自由、针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针对重要社会事件发出的声音。

当下中国太需要这种声音了，这不仅可以从读者对杨恒均的文章的大量积极评价中看出来，也可以从少量消极评价中看出来——阅读跟随在杨恒均文章后面的留言，经常使我振奋也经常使我怅然。振奋的是，读者中绝不缺乏思想深刻者，他们对政治与现实有独到的、具有相当水准的认识和领悟，这与十几年以前有了很大不同；怅然的是，也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或者说根本不想知道什么是民主，仅仅凭着一种来路可疑的本能就在那里反对民主，拒斥民主，他们甚至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思想的情况下抵制思想，反对思想进入生活，认为没有思想会更好一些，感觉会更幸福一些……善意地理解这些消极评价，只能说自由民主在这块土地上还不能被所有人体认，那些在舒适中麻木或者死去的灵魂无法形成对现实的正当感觉，因而也就无法保持对理性与正义的尊重。恰恰是这些人，非常需要多听一听杨恒均这样的人发出的声音，我相信，在与现实的对比中，除非冥顽不化或者怀有卑鄙意图的人，他们麻木僵死的心灵总有一天会苏醒过来，会领悟到那些思想者锲而不舍宣扬的思想中的深明大义，会弄清楚自己置身于一个怎样的世界，会发现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取决于他能否倚仗理性和正义而站立。

杨恒均为什么比其他思想者获得了人们更多的敬重？原因可能很多，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同时站在两个世界进行观察和思考，他从两个世界的经验对比而不是理论对比中形成见解，他有一种简洁明快地阐述这些见解的独特才能。在杨恒均那里，民主与自由、正义与非正义不纯粹是理论问题，它们更是活生生的现实，是普通人过的普通岁月，不同点仅仅在于，由于社会品格不同，这些普通人的岁月分别具有完全不同的质感，完全不同的状态，完全不同的音响，完全不同的情境……杨恒均在不厌其烦的罗列中，比擅长于理论阐释的专家、学者更好地介绍了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真理是朴素的，杨恒均的文章焕发的始终不是理论的光芒，它们不是由于理论的精彩而精彩，它们极为朴素，朴素到可以用下面这句简洁的话来概括他一再表达的东西：人可以活得更好，人却常常因为各种原因活得不好。所谓的“爱国主义”，被操纵的民族主义，甚至于社会形态中某些脱离常理而又不被人察觉的喧嚣、鼓噪和种种在正派社会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在杨恒均的点化下露出了根底，露出了羞处，他难免让一些人感到难堪和沮丧。

杨恒均是挑剔的，这是因为他总是比别人更敏锐地从混沌中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事物，这是因为他不仅在理论意义上更是在实践意义上知道事物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是何种形态，而且他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扭曲了它，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说出事物在正义条件下应当有的形态，他必须告诉人们只有这种条件下的事物才是真事物，善的事物，美的事物，否则，它们就绝对是假的事物，恶的事物，丑的事物。

某些指责杨恒均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现实的人首先是因为自己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杨恒均，看待杨恒均所评述的事物，这样的事物不但与真实的事物风马牛不相及，有时候甚至与杨恒均评述的事物风马牛不相及——用比喻描述一下：我们经常看到有人用“无”指责“有”，指责什么呢？指责“有”没有“无”！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5

中国目前正处在天堂与地狱的入口，只差一道门槛了。我们当然希望祖国远离地狱，我们也愿意展望未来五十年一百年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人们尊重和仰望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未来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它更是耐人寻味的历史的创新和发展……然而这仅仅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比希望更为强大的力量，决定着历史的走向，我们既可能升入天堂也可能坠入地狱。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有一点将是确定无疑的：在历史未来的某个部位，一定会有人发问：究竟是谁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在发生着那些事件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知识分子将怎样回答后人呢？

知识分子能够留给后人对于他们这个群体积极评价的声音吗？

我是一个用文学作品说话的人，在文学的圈子里浸淫了很久，结果我得到了一个让我自己也感到吃惊的结论：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如果把这个判断置放到本文语境中，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当后人要求作家群体回答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作家将无言以对，因为中国当代文学集体缺席了思想者的聚会，那些浅薄无聊却热闹非凡的作品将迅速被时间淹没，这意味着这个重要群体将不能够为历史留下任何声音。

两相比较，我们才能够对杨恒均以及其他思想者所做的工作产生新的认识——这个特殊的群体完成了时代的郑重委托，做了他们认为必须做的事情，他们做得很好，他们尽力了，后人将会以极大的敬意看待那些冒着被逐出主流的危险而顽强地张扬思想的人，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人所做的已经远远不是对生活方式的简单选择，他们进行的是生存还是毁灭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我赞同这样的说法：如果知识分子自身不具备思想者为思想而受难的决心和勇气，不具备科学者为科学而立命的追求和素质，不具备真理者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和行动，那么，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的把握、对自身位置的守护就将无从谈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恒均才这样值得我们来谈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历史留下声音”才变得如此重要。

2008-6-25，北京

第七章 中共改变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改变中国

在这一章里，我从三个方面论述中共政权如何管理、监控互联网，阐述我的论点，北京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劫持互联网，在鼓励互联网对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同时，却竭力抵制作为媒体和民意表达平台的互联网的功用，而且，就目前来看，这一抵制至少在表面上看是成功的，也难怪十几年前那批惊叹互联网将会改变中国的人士一个一个偃旗息鼓。然而，就我自己的观察，互联网也许不会给中国带来突变，更不会带来革命，可互联网却在缓慢而顽强地影响着中国人，正一步一步地改变着中国。

在这一章的最后几节里，将对互联网影响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公民的启蒙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对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作一个总结。

第一节：钢铁长城——使用技术手段封锁互联网

正如前面章节里所说，互联网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北京政府功不可没。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对互联网都是怀着扶持和支持态度的。但正如作为技术官僚的江泽民从一开始就把高科技的互联网同科技进步与经济建设联系在一起一样，中共当局对于互联网的另外一面——信息公开带来的新闻自由和公民意识的觉醒——一开始估计是不足的。还有一个论点认为，作为技术派的江泽民过分相信技术的力量，就在他认为互联网带来的科技机遇将给中国带来巨变的时候，他同样深信他可以使用高科技让互联网的另外一个特性——开放的平台、信息流通的高速公路——完全改变。¹⁷¹

互联网出现后的十年历史证明，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高层决心改变互联网的尝试虽然可笑，但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目前在中国的互联网，在很多性质上，已经与国际上那个互联网有所不同。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就是中共当局依赖的高科技封网工具——被称为防火墙，或者网络钢铁长城的项目。

著名作家、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其著作《雾锁中国》里介绍，中共在设立这种“国家防火墙”（一般被称为网络长城，网上钢铁长城）的花费逐年递增，当时就在书里预测这种费用一直持续下去，有可能拖累中共。¹⁷²就2008年4月采访海外网站博讯和维权网编辑，他们告知，中国透露出来的数字只是一小部分，如果加上隐性的开支，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天文数字。但大家也都表示，是否能够成功封锁信息，建立网络钢铁长城，直接关系到中共政权的稳定，所以，在这方面他们会不惜一切的。

¹⁷¹ 韦石访谈，2007年8月12——11月18日

¹⁷² 《雾锁中国》何清涟

就我在 2008 年 4 月所作的最新调查显示：网络长城目前几乎屏蔽了所有境外的中文新闻网站¹⁷³，一些英文网站也时封时解，至于什么时候封，什么时候解，则完全看中央高层的决定，据我在宣传部工作的友人透露，中共在继“人质外交”¹⁷⁴之后，又搞了个“网络外交”，每当领导人要向西方媒体示好的时候，就会不失时机地解封几个海外媒体网站，例如《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时代》的网站。但一旦目的达到，随即又封上。从 2006 年开始，继“人质外交”有些式微之后，这种以封锁和解封网站的方式来取悦外国政府的做法越来越频繁。

前面第三章所说的博讯新闻网就是长期被中国大陆屏蔽在长城之外的网站，可以想象一个以中国大陆人为主体的读者的网站，一个以报道大陆事务为主的网站，一旦被屏蔽于大陆之外，会有什么结果。这也就是几乎所有的以严肃新闻为主的海外中文网站都惨淡经营，最终不了了之的主要原因。目前海外比较著名的中文网站都是综合网站，很多网站以海外移民生活和风花雪月、奇闻轶事而立足，例如文学网¹⁷⁵、万维网¹⁷⁶。

被钢铁长城阻隔开的国民，有一个渠道能够获得那些被封锁的消息，那就是电子邮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历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都显示，超过 90% 的网民都有使用电子邮箱的习惯。中国电子邮箱注册用户总数已经超过 4.3 亿，¹⁷⁷电子邮件服务覆盖范围仍在扩大，已经成为突破网络长城获得信息的最重要工具。中国电子邮箱占前三位的是网易、新浪、搜狐三大服务商提供的电邮服务。

由于大部分网民不会使用代理软件突破封锁，因此对他们来说，想了解信息，电子邮件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途径。目前除了网民互相发送信息共享的邮件外，还有大量海外传媒建立电子版平台，通过电子邮件将信息发送给网民。¹⁷⁸

电子邮件因此成了官方继封网技术之后另外一个严格管制、监控的对象。监控管制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国家防火墙”。一般情况下防火长城主要指中国对互联网内容进行自动审查和过滤监控、由计算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所构成的软硬件系统，主要作用在于对中国境内外的网络资讯互相访问进行分析、过滤、阻断。

电子邮件在发送接收过程中，要经过不同的网络设备，如网关，路由器或其他电脑，这些设备都可以对传输内容进行自动扫描。如果在邮件中直接使用被封锁的关键词，电子邮件就发送不到收件人的邮箱，并且会断开相关的连接若干分钟，而且双方的邮箱地址和 IP 地址都可能被记录或监视。这就是国家防火墙 IDS（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入侵检测系统）的功劳，它使用美国思科（CISCO）

¹⁷³ 除了几家中共在海外开办的报纸，例如美国的《侨报》等网站仍然可以在国内打开。

¹⁷⁴ 所谓“人质外交”是指中共当局抓捕进步人士关押判刑，然后在需要取悦西方或者需要西方在某些经贸政策上让步时以释放这些“人质”为主的外交。参阅维基百科。

¹⁷⁵ www.wenxuecity.com

¹⁷⁶ <http://www.creaders.net/>

¹⁷⁷ 截至 2007 年 12 月份的最新统计数据。

¹⁷⁸ 多维新闻网，维权网和博讯等共计超过十家海外新闻和维权网站目前固定通过电子邮件向国内用户发送在大陆被禁止的新闻和评论。

等公司帮助建立的关键字过滤功能，能够从计算机网络系统中的关键点（如国家级网关）收集分析信息，过滤、嗅探指定的关键字，并进行智能识别，检查网络中是否有违反“安全策略”的行为。这个系统利用这些设备进行数据包内容的过滤，使数据流中断。所以在访问 gmail、hotmail 等国外邮箱时，如果数据流里有敏感字词，即会立即被提示“该页无法显示”、“系统无法执行指定操作”或网页开启后会突然停止，屏蔽时间与猜测敏感词等级以及所属网站有关。¹⁷⁹

另外一个敏感字过滤技术就是使用在 BBS 论坛和博客上，特别是博客，由于人数众多，编辑无法一一审查，而如果都允许上传，就会出现网络主管单位不愿意看到的“敏感内容”，哪怕被立即删除了，也会有些影响的。所以，各大网络公司有了自己的敏感词语过滤技术。每当网民要发表意见时，如果发布的文章和评论中出现了敏感词，评论和文章将无法显示，需要等待网络编辑审查通过。这些过滤词并不是一尘不变的，要根据当时的形势，随时增加。根据维权网对 2007 年敏感字词的统计，一些固定不变的敏感词语如下：

政治类：

三个代表，一党，多党，民主，专政，政治，大法，弟子，大纪元，真善忍，明慧，大法，洪志，红志，洪智，红智，法轮，法论，法沦，法伦，发轮，发论，发沦，发伦，轮功，轮公，轮攻，沦功，沦公，沦攻，论攻，论功，论公，伦攻，伦功，伦公，打倒，民运，六四，台独，王丹，柴玲，李鹏，天安门，江泽民，朱容基，朱镕基，李长春，李瑞环，胡锦涛，魏京生，台湾独立，藏独，西藏独立，疆独，新疆独立，警察，民警，公安，邓小平，大盖帽，革命，武警，黑社会，交警，消防队，刑警，公款，首长，书记，腐败，城管，暴动，暴乱，李远哲，司法警官，高干，人大，尉健行，李岚清，黄丽满，于幼军，文字狱，宋祖英，天安门，自焚，骗局，猫肉，吸储，张五常，张丕林，空难，温家宝，吴邦国，曾庆红，黄菊，罗干，吴官正，贾庆林，专制，三个代表，一党，多党，民主，专政，大法，弟子，大纪元，真善忍，明慧，洪志，红志，洪智，红智，法轮，法论，法沦，法伦，发轮，发论，发沦，发伦，轮功，轮公，轮攻，沦功，沦公，沦攻，论攻，论功，论公，伦攻，伦功，伦公，打倒，民运，六四，台独，王丹，柴玲，李鹏，天安门，江泽民，朱容基，朱镕基，李长春，李瑞环，胡锦涛，魏京生，台湾独立，藏独，西藏独立，疆独，新疆独立，警察，民警，公安，邓小平，大盖帽，革命，武警，黑社会，交警，消防队，刑警，公款，首长，书记，腐败，城管，暴动，暴乱，李远哲，司法警官，高干，人大，尉健行，李岚清，黄丽满，于幼军，文字狱，天安门，自焚，骗局，猫肉，吸储，张五常，张丕林，空难，温家宝，吴邦国，曾庆红，黄菊，罗干，贾庆林，专制，八九，八老，巴赫，白立朴，白梦，白皮书，保钓，鲍戈，鲍彤，暴乱，暴政，北大三角地论坛，北韩，北京当局，北京之春，北美自由论坛，博讯，蔡崇国，藏独，曹长青，曹刚川，柴玲，常劲，陈炳基，陈军，陈蒙，陈破空，陈希同，陈小同，陈宣良，陈一谘，陈总统，程凯，程铁军，程真，迟浩田，持不同政见，赤匪，赤化，春夏自由论坛，达赖，大参考，大纪元新闻网，大纪园，大家论坛，大史，大史记，大史纪，大中国论坛，大中华论坛，大众真人真事，戴相龙，弹劾，登辉，邓笑贫，迪里夏提，地下教会，地下刊物，第四代，电视流氓，钓鱼岛，丁

¹⁷⁹独立中文笔会野渡：《中国网控报告之二》，维权网。

关根，丁元，丁子霖，东北独立，东方红时空，东方时空，东南西北论谈，东社，东土耳其斯坦，东西南北论坛，动乱，独裁，独夫，独立台湾会，独立中文笔会，杜智富，多维，屌民，俄国，发愣，发轮，发正念，反封锁技术，反腐败论坛，反攻，反共，反人类，反社会，方励之，方舟子，飞扬论坛，斐得勒，费良勇，分家在，分裂，粉饰太平，风雨神州，风雨神州论坛，封从德，封杀，冯东海，冯素英，佛展千手法，付申奇，傅申奇，傅志寰，高官，高文谦，高薪养廉，高瞻，高自联，戈扬，鸽派，歌功颂德，蛤蟆，个人崇拜，工自联，功法，共产，共党，共匪，共狗，共军，关卓中，贯通两极法，广闻，郭伯雄，郭罗基，郭平，郭岩华，国家安全，国家机密，国军，国贼，韩东方，韩联潮，何德普，何勇，河殇，红色恐怖，宏法，洪传，洪吟，洪哲胜，洪志，胡紧拘，胡锦涛，胡锦涛，胡锦涛，胡景涛，胡平，胡总书记，护法，华建敏，华通时事论坛，华夏文摘，华语世界论坛，华岳时事论坛，黄慈萍，黄祸，黄菊，黄翔，回民暴动，悔过书，鸡毛信文汇，姬胜德，积克馆，基督，贾庆林，贾廷安，贾育台，建国党，江core，江八点，江流氓，江罗，江绵恒，江青，江戏子，江则民，江泽慧，江泽民，江泽民，江贼，江贼民，江折民，江猪，江猪媳，江主席，姜春云，将则民，僵贼，僵贼民，疆独，讲法，酱猪媳，交班，教养院，接班，揭批书，金尧如，锦涛，禁看，经文，开放杂志，看中国，抗议，邝锦文，劳动教养所，劳改，劳教，老江，老毛，黎安友，李长春，李大师，李登辉，李红痔，李宏志，李洪宽，李继耐，李兰菊，李岚清，李老师，李录，李禄，李鹏，李瑞环，李少民，李淑娴，李旺阳，李文斌，李小明，李小明，李月月鸟，李志绥，李总理，李总统，连胜德，联总，廉政大论坛，炼功，梁光烈，梁擎墩，两岸关系，两岸三地论坛，两个中国，两会，两会报道，两会新闻，廖锡龙，林保华，林长盛，林樵清，林慎立，凌锋，刘宾深，刘宾雁，刘刚，刘国凯，刘华清，刘俊国，刘凯中，刘千石，刘青，刘山青，刘士贤，刘文胜，刘晓波，刘晓竹，刘永川，流亡，六四，陆委会，吕京花，吕秀莲，抡功，伦功，轮大，轮功，罗干，罗礼诗，马大维，马良骏，马三家，马时敏，卖国，毛厕洞，毛贼东，美国参考，美国之音，蒙独，蒙古独立，密穴，绵恒，民国，民进党，民联，民意，民意论坛，民运，民阵，民猪，民主，民主墙，民族矛盾，明慧，莫伟强，木犀地，木子论坛，南大自由论坛，闹事，倪育贤，你说我说论坛，潘国平，泡沫经济，迫害，祁建，齐墨，钱达，钱国梁，钱其琛，抢粮记，乔石，亲美，钦本立，秦晋，轻舟快讯，情妇，庆红，全国两会，热比娅，热站政论网，人民报，人民内情真相，人民真实，人民之声论坛，人权，瑞士金融大学，善恶有报，上海帮，上海孤儿院，邵家健，神通加持法，沈彤，升天，盛华仁，盛雪，师父，石戈，时代论坛，时事论坛，世界经济导报，事实独立，双十节，水扁，税力，司马晋，司马璐，司徒华，斯诺，四川独立，宋平，宋书元，宋祖英，苏绍智，苏晓康，台独，台盟，台湾独立，台湾狗，台湾建国运动组织，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台湾政论区，台湾自由联盟，太子党，汤光中，唐柏桥，唐捷，滕文生，天安门，天怒，天葬，童屹，统独，统独论坛，统战，屠杀，外交论坛，外交与方略，万润南，万维读者论坛，万晓东，汪岷，王宝森，王炳章，王策，王超华，王丹，王辅臣，王刚，王涵万，王沪宁，王军涛，王力雄，王瑞林，王润生，王若望，王希哲，王秀丽，王冶坪，网特，尉健行，魏京生，魏新生，温家宝，温元凯，文革，无界浏览器，吴百益，吴邦国，吴方城，吴官正，吴弘达，吴宏达，吴仁华，吴学灿，吴学璨，吾尔开希，五不，伍凡，西藏，西藏独立，洗脑，下体，项怀诚，项小吉，小参考，肖强，邪恶，谢长廷，谢选骏，谢中之，辛灏年，新观察论坛，新华举报，新华内

情, 新华通论坛, 新疆独立, 新生网, 新闻封锁, 新语丝, 信用危机, 邢铮, 熊炎, 熊焱, 修炼, 徐邦秦, 徐才厚, 徐匡迪, 徐水良, 许家屯, 薛伟, 学潮, 学联, 学习班, 学运, 学自联, 雪山狮子, 严家其, 严家祺, 阎明复, 央视内部晚会, 杨怀安, 杨建利, 杨巍, 杨月清, 杨周, 姚月谦, 夜话紫禁城, 一中一台, 义解, 亦凡, 异见人士, 异议人士, 易丹轩, 易志熹, 尹庆民, 由喜贵, 游行, 于大海, 于浩成, 余英时, 舆论, 舆论反制, 宇明网, 圆满, 远志明, 岳武, 在十月, 则民, 择民, 泽民, 贼民, 曾培炎, 曾庆红, 张伯笠, 张钢, 张宏堡, 张健, 张林, 张万年, 张伟国, 张昭富, 张志清, 赵海青, 赵南, 赵品潞, 赵晓微, 赵紫阳, 哲民, 真善忍, 真相, 真象, 镇压, 争鸣论坛, 正见网, 郑义, 正义党论坛

英文:

bitch, shit, falun, tianwang, cdjp, bignews, playboy, renmingbao, rfa, safeweb, sex, simple, svdc, taip, tibetalk, triangle, triangleboy, UltraSurf, unixbox, ustibet, voa, wangce, wstaiji, xinsheng, yuming, zhengjian, zhengjianwang, zhenshanren, zhuanfalun, anime, censor, hentai, [hz], (hz), [av], (av), [sm], (sm), boxun, chinaliberal, chinamz, chinesenewsnet, cnd, creaders, dafa, dajiyuan, dfdz, dpp, falu, falun, falundafa, flg, freechina, freenet, fuck, GCD, gcd, hongzhi, hrichina, huanet, hypermart, incest, jiangdongriji, japan, lihongzhi, making, minghui, minghuinews, nach, na? ve, nmis, paper, peacehall, playboy, renminbao, renmingbao, rfa, safeweb, sex, simple, svdc, taip, tibetalk, triangle, triangleboy, UltraSurf, unixbox, ustibet, voa, wangce, wstaiji, xinsheng, yuming, zhengjian, zhengjianwang, zhenshanren, zhuanfalun, xxx, anime, censor, hentai, [hz], (hz), [av], (av), [sm], (sm), porn, multimedia, toolbar, downloader

关于高科技设立防火墙和敏感字过滤, 我的观察和研究揭示了以下两点:

一、使用高科技阻碍高科技的发展, 阻碍人类的进步, 这件事本身把中国政府放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种行为在古代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一再重复, 但在互联网时代, 这种行为是否能够持久, 值得探讨。大家知道, 就拿 1949 年以后, 中国闭关锁国的时代来说, 当时的民众很封闭, 但普通民众并不认为自己封闭。可是时代不同了, 现在你随意去问一个网民, 他们都知道网络是被“封锁的”, 新闻是被“过滤的”, 博客和 BBS 是被“删贴的”。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互联网的诞生和普及。过去中国的改革开放, 主要是开放而非改革,¹⁸⁰ 北京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大力提倡开放, 可唯一不开放, 甚至背道而驰的就是政治理念和新闻自由。封锁互联网把这件背离历史潮流的事做到了极致。能够走多远, 也许不是学术可以论定的, 但在信息社会, 互联网上的长城肯定不会像秦朝的长城那样耐久。如两千年前的秦朝建立的抵抗外侮秦长城一样, 随着时代的推移, 这个长城终于演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一个不是用来抵制外国人而是用

¹⁸⁰ 秦晖:《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9212>

来吸引外国人旅游的景点。那种演变过程是上千年的历史，互联网长城需要多久才能够被废除，成为后人缅怀历史的景点？¹⁸¹

二、金钱和技术问题。目前北京可谓财大气粗，任意支配纳税人的钱去限制纳税人的自由，但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之类，或者经济持续下滑，此类开支是否会被曝光，遭到更广泛的置疑，是一个问题。就算没有这种情况，大家知道，互联网本身是一个有无限潜力的高科技，其迅速发展甚至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例如前面提到的例子，当我们有了 BBS 时，普通网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但不到两年，就出现了更加易于平民演说的博客，还有播客），网络还会如何发展，还会出现比博客更加容易表达意见的平台，没有人可以预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中共的金钱要投入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填补虚拟空间这个有可能无限大的血盆大口？即便中共有这个财力，那么在技术上又如何？国际上一些高科技公司给北京的网络封锁提供技术支持，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¹⁸²2006 年 2 月 15 日，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调查数家互联网巨头在中国审查互联网的行为。其中包括 Yahoo, google, 微软和 Cisco，国会派员调查了这些公司为了进驻中国市场，不惜协助北京当局压制网络新闻自由。而这些公司为他们的行为进行了辩护，称他们不过是在遵守当地法律。Yahoo 的律师辩称，民主层面上的大问题已经超越了某个公司或者行业的影响力极限，要求华盛顿应该多向北京施加压力，以求修改当地立法。此前无国界记者组织也曾经指 yahoo 同中国警察合作，导致江苏网民李志被捕。另外，斯科公司还向中国政府提供过滤信息及监视言论的技术手段。Google，及微软也未能独善其身，都在施行新闻检查方面同中方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这些带了美国自由民主和满满口袋的钱财的公司也带来用新技术改变中国的愿望。但遗憾的是，被改变的不是北京，而是他们自己。¹⁸³

这一情况进入 2007 年后已经有所改变。首先是北京政府利用海外（主要是民主国家）公司高科技的做法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西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已经开始施加压力。2007 年达成了起诉 Yahoo 公司赔偿师涛案件的先例。¹⁸⁴目前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国外人权组织和支持新闻媒体自由的个人和团体正在计划就海外（特别是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协助中国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的事件进行法律诉讼。此事已经引起了国际科技公司的紧张和戒备。当然中共设立的防火墙毕竟是国家行为，如果要民间和个人去破除，有一定的困难。笔者在观察这个问题时，也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目前参与开发破网工具的几乎都是国际上的一些民间组织、团体和个人，例如法轮功支持开发的自由门，人权组织支持的无界。我发现，这些组织无论从资金和技术上都有不足的现象。可是，迄今为止，并没有西方政府介入，甚至我没有发现他们暗中支持的情况。我们也许不妨大胆推测，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或者当中共压制媒体实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或者出现了大的国际事件（例如国际冲突），那么是否有更加有实力（金钱和技术）的组织介入开发破网工具，从而让中国政府耗资巨大的防火墙一夜之间形同虚设？这不是不可设想的，当然，正如我在第三章里提到的，对付网络，中共还有一个最后的杀手锏——关闭网络。本人毫不怀疑网络上流传的，一旦出现无法控制的事件，北

¹⁸¹ 博讯博客，云飞扬文集《国家大剧院与万里长城》：www.boxun.com

¹⁸² <http://news.boxun.com/hot/xinwenziyou.shtml>

¹⁸³ 据维权网、博讯新闻 2007 年 3 月报道。

¹⁸⁴ 此案件由于部分内容不便公开，所以，不做进一步展开。但无论从赔偿金额还是此后设立的基金会数额看，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京政府将在第一时间关闭网络。然而，据我所知这个计划制定于 2002 年左右，现在的情况有了变化。什么变化？那就是上网人数急剧增加，依赖互联网的人越来越多，2006 年台湾发生地震，震断了海底电缆，大陆部分地方无法上网，据事后调查，超过 90% 的网民认为这次事故影响或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大部分网民出现了反常的情绪，有人烦躁不安，有人发牢骚。¹⁸⁵可以想象，如果真要关闭拥有 2.4 亿用户的互联网，后果也许不堪设想。

第二节：血肉长城——使用庞大的管理队伍对付互联网

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单位和多少人员在管理和监控互联网？如果不是连北京政府自己都可能没有确切数字之外，那肯定是国家最高机密。事实上，就我目前统计的，大大小小的有十几个单位都插手了互联网的管理。¹⁸⁶如果我们考虑到北京政府依然实行的是人治这一现实的话，那就更加离谱了，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级别高于某个网络主管的政府官员，都有权插手管理网络。

目前据我从在宣传部工作的同学那里得到的大概数字，全国政府公务员中直接涉及到网络管理的人员已经达到近三十万名，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因为文件无法公开而无从考究，但这些年由于上网人数的增加，政府在不停扩大网络管理部门的职能和功能是事实。我称这些管理和监控互联网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为政府工作的人员为网络钢铁长城外的另外一道长城——血肉长城。由于任何技术也必须需要人来掌握，所以，当我们说起网络管理的时候，这些管理和监控人员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从 2006 底开始，我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网络的管理，从开始强调技术管理发牌照到两者并重，而且更加强调了人力的管理。2007 年 1 月 24 日，38 次中央政治局学习，宣布要提高网上领导水平，利用新技术传播高品位的文化。胡锦涛在网络管理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等。¹⁸⁷

现在来分析中央领导人对网络管理的策略变化，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也终于认识到靠技术手段来控制网民的思想的做法迟早要落后，并被网络这个在技术上一日千里的高科技抛在后面。而且，网络的复杂化使得无论是高科技防火墙还是敏感字词监控，都越来越力不从心。要想不被网络和网民抛弃，根本的办法还是从管理和引导上入手。在实际操作层面，我们看到从 2007 年初以来，各级政府从人力物力上对互联网加强了管理和控制。

那么这些年在我和这些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对他们有什么新的认识。由于这批人绝大多数是隐藏在电脑屏幕后面的，要真正接触他们的机会并不多，这使得我们缺少了第一手的资料。然而，对他们基本情况的了解，还是有一些的。

¹⁸⁵ <http://social.singtaonet.com/>

¹⁸⁶ 宣传部、国新办、出版署、公安局、国家安全局、网管部门、电信部门等等。

¹⁸⁷ 2007 年 1 月 23 日，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 38 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http://www.sxgov.cn/xwzx/guanzhu/467552.shtml>

那就是这些人虽然常常遭受网民的诅咒和辱骂，但如果抛开了那份工作，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普通的网民”，他们平时也上网，也在网络上冲浪，所不同的是，他们反而比普通网民能够阅读到更多的敏感内容。

在网上开博客的一年多里，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其中有四封来信的网友称他们是那个删掉了我帖子的人，他们说，是接受了上面的命令，不能不删，但他们支持我，希望我换种方式，继续在不那么被关注的博客或者论坛帖出。如果说这些人的身份无法证实的话，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确实碰上了几个“网络宣传员”（俗称“五毛”）。¹⁸⁸

“五毛”最早见诸官方文件，是2006年初安徽省宣传部《关于南昌、长沙、郑州宣传文化工作的考察报告》透露：“2004年10月开始，长沙市委外宣办坚持每天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长沙舆情快报》。为此，他们从市委办公厅、市委党校、市委政研室等单位选聘了一批网络评论员，建立了网络评论员队伍，建立并完善了网络评论督查、考核、总结、表彰制度。网络评论员每月底薪600元。网评员主要职责是密切监控网络舆情，提供舆情信息，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宣传策划、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网评员每周围绕一个中心，在中国精神文明网、人民网、新华网等20多个国内著名网站论坛上，围绕长沙市三个文明建设的新做法、新成就、新经验，发布贴文、图片。”

网评员实行计件工资制，底薪600元，按发贴量加薪，每发一帖，键入“网络评论员管理系统”进行统计。一帖五毛钱，“五毛”由此而来。

湖南省委宣传部对湖南在全国网络监控的先进地位颇为自豪，湖南省委宣传部2007年编辑发行《我们这个家——2006湖南省委宣传部家书》，透露了很多网络监控的信息。湖南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后，成立舆情信息局，全国各省宣传部成立舆情信息处，往下延伸，形成一套完整的网络监控系统。湖南省委宣传部借调人员聂廷芳等人在《在宣传部的日子里》等文章透露，他们搜罗网上涉及湖南的文章言论，每天编辑《涉湘舆情》，还经常与网站交涉，删除文章，“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祝平良则在《忙碌让我充实》一文透露：湖南舆情信息工作是全国先进，每个月报送的信息达到了800多条，有时忙不过来时，就在网上挖掘，临时发展和聘请网上舆情信息员。

除专职网评员外，2006年，湖南省宣传部还号召工作人员“人人都当网评员”，宣传战线的工作人员闻风动员，人人兼职赚“五毛”，极大地壮大了湖南的“五毛”队伍，在网络这一无形世界上，形成一条有特色的风景线。¹⁸⁹

据《北京日报》2007年5月14日报道，目前全市共有181名“网络义务监督志愿者”在岗工作。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网民和网络监督志愿者的支持是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管理的坚强后盾。“北京互联网违法和

¹⁸⁸ 网络评论员，即网评员或网民所指的五毛党，是中国大陆特有的一种指称，指受中国当局雇佣或指导，以网络发表评论为全职或兼职的人员，是网络时代的一种新型职业。通常他们以普通网人的身份，发表尽可能对中国官方有利的评论，来试图达到影响网络舆论的目的。来源：维基百科

¹⁸⁹ 来源：杨恒均读书会：<http://bbs.tecn.cn/thread-288943-1-1.html>

不良信息举报热线”自去年4月10日开通以来,共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举报电话、电子邮件4.7万条,其中有1.2万条来自这些所谓的“网络监督志愿者”。坊间也一直有存在网络评论员(俗称“五毛党”)的流传。关于这一点,需要提及的是,为了网络监控,北京网管办曾在2006年末以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的名义,增聘了许多网络媒体内容监看人员,并在其“监看中心”的大办公室工作,按照门户、论坛、博客等网络类型的不同,分别进行监看,对应各大商业网站有一至三人,实行“两班倒”的工作流程,“非常”时期实行“三班倒”。在中共十七大宣传中,北京网管办曾要求各商业网站尽快放出网络评论员的跟帖。2007年7月12日,《青岛晚报》刊发的一条不甚起眼的消息,披露说该市教体局组建了多达百余人的网络评论员队伍,网络评论员将主动发帖、积极跟帖,维护正面的评论、正面的声音,减小乃至消除负面舆论影响,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还有多篇新闻报道都证实,这一网络队伍在全国广泛存在。¹⁹⁰

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证明网络评论员的存在,那么我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亲眼所见到的几个曾经充当网络评论员的人就无法否认了。我采访了其中的两位,其中一位是现在网易的博客主管温XX,他向我揭示了“五毛”的工作情形。每当宣传部有指令任务的时候,这些被网民称为“五毛党”的就会到指定的论坛发帖,然后把自己的笔名下的文字综合起来上报到主管单位,按照字数领取报酬。他们发的帖子必须是主旋律,是宣传部需要他们从旁支持和鼓噪的。据温先生说,两年前的标准就不止“五毛钱”了。当了网络评论员,你如果积极发帖,完全可以养家活口。

大家知道,网络上的BBS论坛和博客虽然是自发的自由的,但如果有拿工资的人员专门发帖跟帖,那会造成完全不同的情形。可是,2007年以来,我们却发现,虽然愤青不见减少,但有质量的歌颂政府的帖子越来越少,让我们开始怀疑,网络是不是已经被右派步步紧逼,要从左派手里抢回来。

这是我观察到的另外一点:当胡锦涛逐渐认识到技术官僚出身的江泽民想利用高科技完全控制互联网的弊端之后,开始重视人力的监控,加大管理人员和监控机构的设置,旨在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新动向。可是,从2007年2月份开始,尽管投入的人力越来越多,互联网上的公民维权、公民新闻以及让北京头痛的事件却有增无减,例如:两万网民倡议除夕放假,重庆“钉子户”事件、厦门PX事件、山西黑砖窑、华南虎照片等。在上面每一次事件中,网民都扮演了主要角色,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当然和网民的觉醒,公民意识的增强有关,但不能否认,抛开工作的身份,很多参与管理和监控的“网民”也受到网络强大民意的影响,在执行上面的“指令”和“命令”的时候,并不是不折不扣的。这可以说是网络的一个特殊现象,网络不但在影响普通网民,也在影响那些管理和监控网络

¹⁹⁰ 《中国网络监控与反监控报告》(2007),

的人。我不止一次在网络编辑那里听到，主管他们的“老大哥”部门的网管在私下对他们说对不起，他们也不想删除一些集中反映民意的新闻和评论帖。实际上，据我得到信息显示，以上 2007 年几大公共事件发生到中后期，来自北京和地方政府（省级）的宣传、新闻主管部门几乎都下发过要求删除所有有关此类事件的帖子。可是，在每一次事件中，几乎没有一个大网络公司认真执行上面指令和命令的。这当然部分是因为某些在老大哥单位工作的人员睁只眼闭只眼的关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网络的强大渗透力，以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

从我自己的研究内容来说，虽然无法准确的确定网络对网民以及对体制内的人士如何产生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但我们在研究中国政府如何改变互联网，以及互联网如何通过影响中国人从而逐步改变中国的时候，显然不能忽视这方面的观察和研究。

第三节：思想长城——通过自律的方式约束互联网

在近十年的网络冲浪，以及近三年的集中研究互联网后，如果我告诉大家，我的研究揭示，中共用来控制互联网的最有效的方法既不是防火墙，也不是庞大的管理队伍和战斗在地下状态下的网络宣传员（俗称五毛），相信很多人都不会相信，但这确实是我亲自开设博客并进行一年半试验后得出的结论。那么，除了上面说的两个至今还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北京政权目前使用的真正最有效的方法，其实仍然是网民的自律。

在我为了完成此论文收集资料而开博客的一年多里，我被读者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害怕吗？或者类似的：你不怕被抓起来吗？你有什么后台？等等¹⁹¹以至我在过去写的多篇文章中反复向读者们解释，我为什么不怕，以及希望他们也不怕。下面就是我在一篇博文《我为什么批评中国》中最后一段关于害怕的文字，摘录如下：

我害怕吗？

常常有人问我，在网络上写文章，最让你难过的是什么？最让你快乐的又是什么？我说，最让我难受的是我失去了一些朋友，而最让我高兴的则是我得到了更多的朋友。

¹⁹¹ 在我的各大博客后面的留言中都有这个问题，而最多的还是发信到我信箱关心我的读者。
<http://bbs.tecn.cn/forum-290-1.html>

我失去了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那些还在体制内，在共和国各个要害部门工作的至今已经都在领导岗位上的老朋友。我失去他们是因为我的文章在他们看来太敏感、太危险。这让我感到不爽，也感到很遗憾。

当然，这一不爽和遗憾与写文章得到的“好处”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好处是让我最快乐的。自从写文章后，我认识了更多的人，除了一些早就在我生活中出现但一致被我忽视的“小人物”外，还有大量的网络朋友从虚拟的世界来到我现实的生活中。他们愤怒我的愤怒，希望着我的希望，也给了我最大的鼓励。

顺便说一下 2007 年初的一件事，当时在广州和沙叶新老师聚会，我说，好久没有看见沙老师的著作了。我还根据沙老师的丰富经历、敏锐的观察和风趣幽默的风格断定，他如果写长篇小说，一定很棒。沙老师透露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是又叹息道，时间太少了，还有很多东西要写。

我很不以为然，我当然知道要想创作长篇小说，必须停下手头其他的创作，完全沉入其中，不可能兼而得之（所以就连鲁迅，也无法写出真正的长篇小说，因为他要不停地写一篇又一篇的杂文）。我当时就对沙老师说，你少写点其他的，特别是博客文章，集中精力写小说。我这样说，是很希望像沙老师这样的人能够写几部反映当今现实的传世之作。

我话音刚落，沙老师叹道，那些小文章我确实没有时间写，可是，看看博客上网友的支持，总感到不能不写……

沙老师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当时还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我不但自己没有亲自开博客，而且也很少到其他人的博客去看。一个星期后，我上到沙叶新老师的博客，看到的是每一篇文章都有那么多读者在支持，每一篇都有那么多网友热情的留言——我理解了沙叶新老师的话。

当然我真正理解沙老师的心情却是要等到后来我在和讯和网易博客逐渐凝聚了一批读者之后。看到那么多的读者给我留言，表示理解和支持，我竟然有了几个月前沙叶新老师讲过的一模一样的处境和心情：我的长篇小说《情报局长》已经拖延很久了，但我不会停止博文写作，因为我的那么多读者……

2007 年要结束时，我想用一句最恰当的话总结我的博客，按说博客是一个人在网络上的精神家园，但我想到的那句总结的话却是：我的博客是为你而写。

这个“你”就是我的网络朋友们，我的信箱和电话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十几条网友发来的信件和短信，更不用说博客上成千上万的留言了。虽然我没有时间一一回复他们的信件、短信和留言，但每次阅读时，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的，我都很开心，也很感动。

只是在阅读有一种信件和信息时，我心中黯然伤神。那就是读者也许不止一次在我博客上看到过的诸如：“杨老师，你还好吧？”“杨老师，你的博客没有更新，担心你出事。”“请注意安全哦？”“你没有事吧？”……，而那些从信箱和电话上发来的担忧就更直白了。好多读者看了我的文章或者发现我几天没有露面，就来信询问我是否安全，是否已经出事了，希望我保护好自己。

为了安慰这些读者，我总是轻描淡写地回复两句，其实心情却很沉重的。有好几个读者还好奇地问：你怎么还没有出事？

也许就因为我还没有“出事”，又有一些网友就来信问了：你整天写这些文章，你难道不害怕吗？

我害怕吗？如果说不害怕，那肯定是假的。批评当权者和利益集团，不要说是在中国，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何况是在中国这种视批

评如洪水猛兽，在共和国历史上一度把批评者当成反革命抓去坐牢，喉咙割断装上钢管，甚至枪毙，或者让他们无声无息地消失的地方，我可不害怕吗？

然而，我能克服这种害怕，那是因为在我内心，我一直坚信自己这样畅所欲言不但不是在干坏事，而且我是在为中国，为社会，为人民做我力所能及的好事。如果我一眼看出来的弊端，而且是很容易能够消除的弊端，我都闭口不说，我还是“愤青”吗？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祖国吗？

一个社会出现愤青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一批批麻木不仁，不但不敢愤怒，而且连同情、爱和恨都不再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

我仍然是一名愤青，只是我已经知道该对什么样的事情表达愤怒；我仍然把爱国不但常常挂在口头，而且也时时放在心里，只是我认为自己更清楚什么叫爱国，以及如何去爱国；我当然也知道害怕，只是，还有更让我害怕的——

我当然知道害怕，而且，我也感到最近一些地方的腐败分子和某种“黑恶”势力正渐渐逼近我。在这种“黑恶”势力嚣张的地方，一个普通小民如我是分分钟陷入困境甚至绝境的。更何况，我杨恒均一向放荡不羁，我行我素，被我触怒的“黑恶”势力真要下手，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也就只能束手就擒了。所以说，如果说自己不害怕是假的。

可是，在心底里，我相信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一定有更多理解我的，支持我的。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而这思想解放中最需要解放的就是当权者对于民众的批评和舆论监督的成见和束缚。而且，我坚信，以胡温为首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定会以更加宽容与和谐的态度来对待批评和监督，把政权和利益集团置放于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之下。也只

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达到和谐，中国才能走出几千年都无法走出的死胡同和可怕的怪圈。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心，但我却有了另外一种害怕——那就是那么多体制内的朋友因为我写文章而离开我，让我感到害怕！

还有，我对那么多网友为我的安全感到害怕而害怕！这些网友中有些竟然是年岁非常小的，这让我愈益感到害怕，为我们的社会和青年而感到害怕！

我很想知道：是谁，又是用什么方法，把那些害怕注入你们的血液？烙进了你们的大脑？

我只希望，以我的不怕，能够帮我众多的亲爱的网友消除他们心中的害怕。

虽然如此的解释文字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多次，但读者的提问仍然不断，而这只不过是那种弥漫在网民中的持久不去的、有增无减的恐惧之冰山一角。

这种现象的持续和顽固最终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度让我停下手头对互联网管理的研究，而钻研非常虚的网民的害怕心态。2007年6到9月，我利用和讯博客的好友群，对他们和他们可以联系上并能够收回问卷答案的网友（主要是和讯博客的用户）进行了抽样调查。我的问题很简单，写政治类和维权、身边新闻的博友最担心的是什么？答案中79%的说害怕政府（公安）找他们的麻烦，请他们喝茶，或者把他们抓起来。进一步的调查询问：你们是否有过类似经历？从哪里听说的？结果让人吃惊的是，这些网友几乎都没有类似经历，而他们所说的身边的类似经历也大多是不能够证实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自然让人联系到两个方面，历史上，在中国因言获罪几乎从来没有断过，而共产党执政后的中国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普通网民心有余悸再正常不过了。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在网络上或者手机信息而得罪政府获罪被判刑的例子常常在网络上流传，仅仅2007年已经公开的就有：网上留言遭拘留调查，转贴网文被关押，县委书记抓记者，海外发文被判刑，发布“色情小说”被捕，博客荐股被判刑，讨论暴雨死人被拘留，曝光政府大楼被判刑，博主反对奥运被国安警告，网民发帖号召游行被拘留，短信“讽贫”被逮捕等等，这些都是在2007年的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¹⁹²只要是网民可能没有不知

¹⁹² 《中国网络监控与反监控联合报告》（2007）：

道的。这些事件对网民心理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

然而，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研究这件事，就会发现，网民不单单自己会步这些已经曝光的各种因言获罪的网友的后尘，他们更害怕的是那些没有引起大众关注的迫害事件。这类事件在网民之间广泛流传，活灵活现，足以对网民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

最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心理压力是因为一些已经真实的发生在生活中的打压和逮捕事例造成的？还是仅仅因为历史原因？又或者网络上出现的很多风传（那些并没有引起公众关注的打压言论自由事件）起了主要作用？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已经超过了学术范围，然而，不管上面任何一条成立，或者三条都成立，网民的这种由于担心、害怕而自律的心态目前仍然是网络管理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且，我认为也是中共一直以来设立的心防的最后一道防线。

2008年7月10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和采访者之间曾经有一个争论，那就是他认为目前对网民最大的压力就是各种迫害网民的事件层出不穷。但我认为，相对于中国的历史，以及两亿多网民的总数来说，每年那些打压事件不能说是很严重，而且，大家也看到了，有一些打压事件由于网民及时曝光与跟进，被打压者所受到的损害并不是很大，有些甚至因此而得到了网民的极大认同。所以，我认为，现在网络最大的问题反而是有人在暗中影响网民的心态，网民们大多因为害怕而自律。这里的网民也包括我自己，例如我曾经多次告诉帮我管理博客的网友，见到写法轮功和海外民运的跟贴就删除掉。他们也都照我说的做了，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议题是不能出现在博客的，否则网管就要连跟贴和主贴一起删除。

可是有一次一位新的网友在我下达“命令”的时候就反问了一句，那只不过是跟贴，为什么要删除？有人要求你删除吗？我听后一时回答不上，于是他就不再删除类似的跟贴，结果，我的博客中的跟贴中就出现宣传法轮功和介绍民运的文字，至今这些帖子有些虽然被管理员删除，但绝大部分却被留下了。

当然，列举我的博客作为例子有些绝对，正如《纽约时报》David所说，也许我的博客是有些人专门留下来表明中国言论“很自由”的标志。即便这样，我也在其它博客看到了一些现象，就是在很多情况下，网友的判断和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文章言论的大胆程度。

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那就是我当初在各大网站上开设自己的私人博客，除了前面提到的各个原因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我要测试不同的网络公司对言论自由的忍耐程度，以及他们头上的“老大哥”对这些网络公司的忍耐程度。让我感到不解的时，我总共上传原创文章多达120多篇，其中不乏言辞激烈的，但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网站没有删除。这最少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要求删除我文章的指令很少是来自北京那个最大的“老大哥”的。例如我被删除最多的一篇文章就是冯崇义博士所写的《明年起步，三年成就民主宪政大业》，这篇文章上传各大博客达两星期之久，后来在一个小时内突然被删除，而且网易、搜

狐、腾讯和和讯几乎同时删除，这说明删除这篇文章是来自北京的统一部署。这也是我博客中唯一被最高当局（宣传部）统一要求删除的文章。

第四节：这一切，没有互联网又会如何？

上面三节，我们分别分析了北京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和打压，事实上，互联网自从进入中国大陆以来，当局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打压，然而，互联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展。

2006年12月17日，美国著名《时代》周刊评选出2006年全球风云人物，在杂志封面露面的却是一面薄薄的镜子，所映照的你那张脸：“YOU”，每个普通的网民，就是今年的风云人物，而伊朗总统和胡锦涛都败在了你的手下。苏格兰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说：“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的传记。”¹⁹³许多人也相信“英雄造时势”，但今年时代周刊选出的风云人物却是普通网民。《时代》周刊总编辑施滕格尔（Richard Stengel）解释说：这个风云人物就是你、我、他、她，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创造和使用互联网的人，每个改变资讯时代的人。这个你成千万上亿不止，获选原因，是因为你透过使用互联网控制了全球传媒。¹⁹⁴

比如容许网民自由添加内容的维基百科，目前已拥有250种语言版本，条目总数超过560万，比《大英百科全书》多很多。而YouTube网络录像，每月访客超过3,000万，比很多电视台的观众多。施滕格尔评价说：“与传统的传媒相比，这些网络信息更快，更真实。”¹⁹⁵

《时代》编辑认为，网络的建立和使用，开创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互联网是令数百万人作出的小贡献集中在一起的工具，也是令这数百万人变得重要的工具。Web2.0带动的网络新时代出现，使你我不光接收资讯，还能贡献信息，大家互相无偿地帮助，就使多数人从少数人那取得了资讯的发布权，传播权和分享权，他们这样做，其实就改变了这个世界。”¹⁹⁶

据悉，“你”当选2006年度风云人物，等于是击败了伊朗总统艾哈迈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击败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他们两人也入选了评选前三强。选了你，时代总编解释说：“如果选出一个人，你要解释那人怎样影响几亿人。如果你选数亿人，你就不用解释那么多了。”¹⁹⁷

2007年则是《南方周末》著名评论员笑蜀所说的“公共事务元年”，而所有的公共事务正好都发生在互联网上。2007年12月我写了一篇总结性的短文，是在研究了2007年互联网上发生的“公共事物”的发展后写下的，这篇文章在网

¹⁹³ 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商务印书馆，2005年

¹⁹⁴ 华商报：网民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http://www.miel68.com/chuangye/2006-12/193378.htm>

¹⁹⁵ 同上

¹⁹⁶ 同上

¹⁹⁷ 《时代周刊》2007年1月23日

络各大媒体传播。

《2007 年风云人物评选——非“我”莫属》

2007 年尚未结束，网民已经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年度风云人物评选，综合目前的意见，大体有这么一些人物：最牛钉子户吴苹——她的那句话“我是公民，我不是刁民”已经成为名言，而那个深渊中突起的孤岛已不仅仅是一栋待拆的破房子，俨然成了中国个人维权的分水岭。

俞可平，同样像吴苹一样用近乎童稚的口气说出了人人都知道的普世价值：民主是个好东西——从而获得了崇高的威望。还有那个虚构的人物许三多，也是以其迟钝和幼稚如孩童般的赤诚而吸引了现实世界里中国民众的关注。

当然保持赤子之心的还有矿难中的孟氏两兄弟，互相喝尿，用双手抓泥土 130 个小时最终重见天日……那些死死盯住华南虎照片的网民也特别天真，天真得可爱，天真得固执，天真得让你心痛，任你权威和威权们怎么讲，他们都当耳边风，只一心一意追求一个“真”字，真是了得！

看起来，中国民众喜欢儿童的天真、可爱、顽皮和固执，大家也许已经发现我们选择年度风云人物的时候是多么地热衷于赤子——

那我们民族真正的赤子——儿童到哪里去呢？哦，他们在黑窑洞里……大家显然也没有忘记他们。有人建议要把那些在山西黑窑洞里当牛做马的祖国花朵选为风云人物，又有人说他们太小了，还不谙世事，不如选他们的母亲——，毕竟，是他们的母亲不停地奔走呐喊才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当然还有很多风云人物候选人，风起云涌，多得让人难以取舍。既然难以取舍，不如我就不选他们，我就选——不如选我自己吧，就选“我”——可我是谁呢？

“我”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农民、工人，也可能是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有可能是军人，更有可能是下岗工人和进城的民工，医生或者病人也不能排除……；我可能住在青藏高原，也可能生活在天涯海角，还有可能正在北京当房奴，也许是怀有一颗中国心的海外华人……总之，你就不用费心思去猜我是干什么的、住在哪里。至于我的名字，告诉你也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就算我到了网上，也不一定会用我自己的真名，而且我有好几个马甲，今天换这个发言，明天换那个去顶贴……，不过，如果你一定要称呼我，你就称呼“我”：网民，中国的网民！

2007 年度的风云人物非“我”莫属啊，不信，请听我的一道来：

俞可平？你在哪里读到他的那篇《民主是个好东西》，又在哪里看到大家热火朝天地评论？毫无疑问，十有八九是通过便捷的网络了。可你知道是谁把这些好的文章和优秀的帖子到处转贴的？知道又是谁在顶贴吗？当然就是“我”——这个无名无姓的网民……

吴苹？如果不是那个像“我”一样的公民记者，突破防线，鬼鬼祟祟潜近孤岛，“咔嚓”一声照相，又偷偷摸摸把照片带出来，贴到网上，终于引起网民群情激动的话，吴苹她牛得起来吗？你难道真认为她手里拿那么一本《物权法》就可以对抗强大的人民政府？别逗了，没有“我”这样的公民记者和一直支持她的网民，吴苹分分钟被比她强大上百倍的利益集团推落到那个大坑里，永世爬不出来……

你也许会说，推到大坑也没有关系，被活埋也不是问题，看看人家孟氏兄弟，在政府进行科学的决策并决定放弃救援那么多个小时候后，竟然还能够爬出来，他们对生命的渴望是那么强烈，这次总该成为年度风云人物了吧？

孟氏兄弟？且慢！如果不是事情及时曝光的话，如果不是网民把孟氏兄弟的事迹及时上网并得到了一片赞叹和质疑之声的话，他们哥俩还想成为年度风云人物？妄想吧，你！

你们两位兄弟是怎么爬出来的？没有任何工具，也没有水和食物，互相饮用对方的尿来维生，一把一把挖土，一点一点向外爬……你们爬出来了，值得骄傲吗？你们这不是让当地政府难堪吗？人家可是根据科学的决策观认定你们死定了，才决定放弃救援的，你们就这样不安安心心去死，竟然用一点也不“科学”的方法硬是爬了出来？你们把政府的脸面往哪里放？还有没有科学发展观？还有没有全局观念？还讲不讲和谐社会，嗯？

如果不是互联网及时曝光，人家政府即使不让你哥俩原封不动地爬回去，“科学”地去等死，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到处丢人现眼，让政府难堪的。看你们的小样，还年度风云人物呢？小心塌矿压不死你，我们整死你！

……

打虎网民？不用提他们吧，提他们就是提“我”——我就是网民，该打虎时就打虎，该仰望星空或者月亮时也不会犹豫——啊，那张月亮的照片怎么和我们看到的天上的月亮不那么一样啊——

还有最让我伤心的“黑砖窑的奴工”——他们本身无法称为风云人物，但绝对是让 2007 年神州大地风云激荡的人物。如果你顺着那些翻身得解放的小童奴的眼光探寻下去，你会发现这个论坛，那个论坛，一个又一个热心的帖子才是最初震动高层、激起民众愤怒的始作俑者……当然那帖子也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一次又一次顶上去的！如果当局不采取行动，不触动那些利益集团，“我”——网民，还会一次又一次地顶上去，哪怕顶到北京党中央那里！

.....

还有谁相当 2007 年度风云人物？你还想选哪一个为 2007 年度风云人物？

其实，不管你选哪一个，我都可以告诉你，他一定是和网络分不开的，他也一定是和“我”有关的。或者我不妨说得更直白一些：没有“我”，没有和我一样默默无闻的许许多多网民，你什么风云也激荡不起来！

2007 年是仿佛暴风骤雨的前夜.....几千年的传说变成了现实，嫦娥奔月了。以前一直以为是真的东西，食品、包子、老虎和新闻等都证明是假的，而我们以为早已经绝迹了的奴隶制竟然又真真切切地复活了.....

回头看看，2007 年发生的各种事情，无论多么离奇，无论多么现实，却都或多或少堪称“网事”。为什么？因为网络是大家的，互联网发展到今天，使得中国的草根民众第一次有了忧国忧民的权利，使得网络参政议政成为可能，那些过去只能听人家训导、只能口呼万岁的小民终于在虚拟的世界找到了一块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平台.....

在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上，不是王侯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才配称作风云人物，什么时候能够像今天一样，成千上亿的网民突然登上了以前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舞台，记录欢乐，写下痛苦，发出声音，呼出呐喊.....

2007 年无疑是最牛的一年，有最牛的股市，有最牛的房市，还有最牛的钉子户，以及很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牛”的人物和东西.....

但最牛的风云人物却非“我”莫属——属于和“我”一样千千万万的在这个虚拟的空间行使当家作主公民权利的网民，中国的网民！

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我们说，假如没有互联网，2007 年的一些公共事件又会如何演变。可以肯定，以目前北京对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控制程度来看，公民参与将非常之困难，很多后来成为公共事件的故事也许永远无法曝光。从这一点来看，互联网的作用尤其突出。

第五节：互联网终将改变中国

资讯科技的发展不仅带来一波波技术的变革，也带来了社会，人文的变迁。资讯科技同时对于技术与人文领域产生影响。如果说科技带给我们的是效率和速度，是量的变化，则我认为，一种质的变化也不容忽视，而且在悄悄改变我们。2006 年台湾发生地震，国内的互联网中断，很多朋友拿起好久都没有使用的电话，进行联系。从他们的声音中，你不是感觉到一种不方便，一种缓慢，一种慢速的通信，你感觉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被打破了的焦虑和无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前面曾经揭示的北京政府在某一天无法控制互联网时将会彻底关闭互联网的计划并不实际。而只要互联网仍然存在并以固定的速度发展，其造成的影响就将越来越大。

互联网是一种传播技术、一种传播手段。它之所以终将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是因为这种技术和传播手段正在不断地有效突破党国的严密封锁，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传遍千家万户。中国政府与互联网之间的博弈，归根到底是两种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博弈。中国党国当局封锁、阉割互联网，所代表的是专制、独裁、封闭的过时价值理念，日薄西山。特别是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共产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土崩瓦解，更加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专制统治已是日暮途穷。广大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与中国党国当局的抗争，所代表的是自由、民主、开放的世界主流文明。自由、民主、开放作为当代世界的普世价值，深深植根于人性，是当代普通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内在追求。一旦这些普世价值得以在中国人之间有效沟通，那便是中共党国的末日。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朝野上下日益觉醒的人们正在借助互联网这种技术和传播手段，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以及民主政治变革的种种信息带给越来越多的人群。突破了党国当局的愚民之幕，他们的价值理念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变，他们也正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促进中国宪政民主的实现。

《通讯革命》这本书里，对互联网为主的媒体概括了几点：

- 一、普遍的共享；
- 二、知识的积累；
- 三、主体化；
- 四、知识为本；
- 五、互动能力强。

互联网时代，每个会上网的人都是媒体的拥有者，和消费者。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人民”VS“网民”的现象，所谓人民只不过是统治者口中的民众，是

他们自己的化身，他们是人民的代表。但他们却发现网民却不那么容易被代表。

美国《科学》杂志主编艾利斯·鲁宾斯坦说：“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无论印度或者西藏，每个人都可能把信息放在网上——最后成为轰动世界的消息，这很危险，但同时，也很激动人心。”这位老兄说“这很危险”是对的，但他显然弄错了危险的对象，因为在中国如果把“任何消息”放到互联网上的话，危险是双方面的。

互联网之父维顿·瑟夫说：“我可以毫不迟疑的预言，到 2005 年之前，互联网会像今天的电话一样普遍。”¹⁹⁸现在已经过了 2005 年，互联网显然没有电话普遍，但却比电话更有用。

在互联网发展中，有一个现象或者趋势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可以说从侧面揭示了互联网发展的轨迹。那条轨迹就是：从被动地阅读新闻到新闻互动、再发展到主动寻找新闻，以及发布公民新闻。

互联网作为媒体出现时，也是以新闻为主。当时互联网新闻比起传统媒体优势在于及时快捷，而且对于很多普通读者，还有免费等好处，但也仅仅限于此而已。随即出现的新闻跟帖，和 BBS 论坛，则让互联网媒体前进了一大步，读者互动，让他们可以对新闻提出自己的意见。

就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用户满足于阅读新闻的时候，美国等西方的网民却已经跨前了一步，那就是从被动阅读互联网上帖出的新闻到使用搜索引擎(Google)寻找自己想阅读的新闻，可以这样说，这一现象正是互联网带给媒体的最大变革。自从媒体诞生至互联网出现，读者一直是被动的阅读者，媒体呈现给他们的就是他们必须阅读的。但互联网搜索功能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在《世界是平的》¹⁹⁹这本书里，作者把互联网的搜索功能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自从有了搜索功能，你不再到一个新闻网站去看看他们登载了什么新闻，而是输入一些字词，寻找你感兴趣的新闻。当你坐在自己的房子里，输入一条你感兴趣的新闻的标题的时候，几秒钟内，全世界各地的关于此事的报道和评论都出现在你的电脑屏幕上。据 Google 公司 2006、2007 年的统计，西方网民主要使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时间和次数都是中国大陆网民的十倍以上，²⁰⁰而且很多美国的网民上网的唯一的目的是搜索。相对而言，中国的网民还是比较被动的，上网时并不知道要找什么内容，打开一个网页，顺着网页内容浏览。

可是，据百度和网易在 2008 年初发布的一些统计数据来看，²⁰¹中国网民已经越来越倾向于互联网的搜索功能。特别是出现一些大的公共事件时，网民不再满足于官方的新闻网站，以及平时阅读的一两个论坛，他们输入关键字，进行搜索，立即就有成千上万条相关的新闻和评论。如果网友安装了破网的代理，那么他使用的搜索引擎就能够把海外的一些新闻和评论立即带给他。这是互联网显赫的功能。

¹⁹⁸ 《文汇报》，2000 年 6 月 11 日第 4 版，“生活中的数字化”

¹⁹⁹ 托马斯·佛里德曼：《世界是平的》，湖南科技出版社，2005 年

²⁰⁰ Google 的统计

²⁰¹ www.boxun.com

但本人研究的公民新闻却是比前面几种更加进一步的新的媒体形式，公民们不但不满足于官方的报道，控制很严密的论坛的评论，甚至不满足于从万能的搜索引擎得到的各种新闻，他们开始编写自己的新闻，把周围发生的，亲眼看到的和亲耳听到的新闻事件写成文章，帖到论坛，或者放到自己的博客上。

如果说对搜索引擎的使用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主，那么博客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却超乎西方人的想像。一个被压制的民族，没有言论自由和自由表达权的民众，在突然发现可以在虚拟的空间开辟自己的精神家园，可以书写所看所听和所想的时候，博客在中国快速的发展起来。博客也成为公民新闻最重要的载体。

同时，中国网民在开博客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阅读博客的习惯。我的很多读者甚至在留言中说，他们已经不再看官方新闻和各大网站的评论栏目，他们只看博客。²⁰²他们的口号是：写什么由我作主，到看什么由我作主。

有了网络，中国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传播的发展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思维以及社会结构。正如著名的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1894-1952）所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化的诞生。”²⁰³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政制的本质就是传播的艺术，就不难理解一项具有革命性的传播技术的发展会改变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生活。事实上，我们说的互联网对于中国而言具有史诗性的意义即在于此。在这方面，短信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短信更具有草根性，新的技术发展把短信和互联网连接起来，使得短信如虎添翼。实际上，现在很多通信工具，都将迟早找到和互联网的连接点。

对于西方对中国互联网的研究，我有一个看法。我认为，有些西方研究人员过多关注中国对互联网的控制，关注互联网控制的远远多于关注互联网发展本身，看到中国政府关闭了几个网站，于是惊呼倒退，却看不到就在政府关闭一些网站的时候，更多的网站却悄悄设立起来。

还有一种倾向，外国观察者一般都把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等同于民主的发展，当互联网没有很快带来预设的民主的结果时，他们会很愤怒，并很快悲观，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把眼光过多地投向那里，就很容易忽视这些年互联网带给中国的改变。这个量是很大的，至于质变，也不是不可预测的。有关调查显示，中国网民比其他国家的网民更热衷于谈论政治，军事，社会问题，与其他媒体相比，互联网是表达这些问题的最好出口。²⁰⁴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如果说互联网在促进中共政府的民主化方面收效不尽如人意，那么互联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领域的扩大则已大见成效。所谓公民社会就是介于私人空间与国家之间、由民间自愿结社形成而不受国家直接控

²⁰² <http://yanghengjun.vip.bokee.com/>

²⁰³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

²⁰⁴ 《网络为王》，胡泳，范海燕，捷幼出版社，1997年8月

制的社会力量。公共领域则是独立的公民和国家机关共同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空间，在这一空间通过商讨和争辩而形成的公共舆论，影响国家权力的运作和社会政治的走向。已从极权主义统治转变为后极权主义统治的中共政权，无奈地在私人空间、经济空间及文化空间撤退，但仍然竭力保持对政治空间的控制，因而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及公共领域的形成可谓举步维艰。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社会权力结构，赋予每个社会成员充分的话语权，从而为中国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开辟了新的天地。传统媒体是垂直的信息传播方式，专制统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单一的信息中心随心所欲地通过“扭曲的沟通”制造虚假的“民意”与“共识”。互联网则是信息来源彻底多元化的水平式信息传播方式，任何网民都可以是信息接受者、传播者和发布者三位一体，突破政府的控制来参与信息的发布、话题的界定和议程的设定。广大网民在将互联网作为娱乐消费的空间和获取一般信息的工具的同时，也把互联网当成参与政治社会事务的工具，对各种社会政治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在网络上形成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特别重要的是，在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网络社会”中，网民们日益摆脱俯首帖耳的臣民状态而转化为独立自主的公民，广泛实践民主政治的各种原则，诸如主权在民、政权合法性质疑、个人权利至上、言论自由、普遍平等的政治参与、政府问责、平等对话、无记名海选，等等。这样，在中共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便出现了民主的“网络社会”与专制的现实社会的鲜明对照。“网络社会”中的网民和现实社会的公民一身两任，当然不能永远容忍分裂人生。他们以互联网为武器改变社会现实。获得话语权的网民（公民）们不断地揭露和颠覆官方所精心制造的种种谎言，使官方暴力的合法性以及官方暴力使用者的底气流失殆尽。当谎言被揭穿，暴力因没有谎言的掩护而失灵，靠暴力和谎言维持专制统治制度，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就更好地明白，中共政权何以要竭尽全力改变和封杀互联网。

那么，如何看待中共用来对付网络的那些措施？我是这样认为的，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互联网在改变中国，但迄今为止只是在量的基础上逐步改变中国。那么质的变化什么时候会到来？会不会突然到来？或者由于中共逐步改变互联网，那种质变一时半刻甚至永远不会到来？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认为应该密切结合上面三条，当当局用来阻碍高科技互联网的“高科技”漏洞越来越多，或者有更多人和组织以人力物力卷入破网技术的开发的时候；当中国设立的庞大的互联网管理队伍内部出现越来越多有良心的，甚至出现率先觉醒的公民的时候；又或者由于有很多勇敢的网民在网络上推进言论自由的界限，使得越来越多的内心充满害怕的网民慢慢觉醒，终于认识到“唯一值得害怕的就是我们心中的害怕”的时候，那便是中国政治质变的时刻。我们曾经假设，中共当局在狗急跳墙的时候可以全部关闭中国互联网。但是，这一选项实际上与自杀无异。因为，中共关闭互联网也就是公开宣布它与互联网不能共存，关闭互联网的结果就是体制内外所有认同互联网的人们联手将不合时宜的中共政权送进坟墓。

参考文献:

- 艾利斯、鲁宾斯坦主编:《新媒体与新新闻》,2000年。
- Bell, Mark R. and Taylor C. Boas, 'Falungong and Internet: evangelism, community, and struggle for survival', *Nova Religio*, April 2003, vol.6, no.3, p.277-293.
- Bimber, Bruce,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populism, community, and accelerated pluralism', *Polity*, vol.31, no.1, p. 133-160
- 比尔盖茨:《拥抱未来》(*The Road Ahead*), 远流出版社, 1997年。
- Carey, James W.,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7, no.1, p. 1-21
- Chase, Michael S. and James C. Mulvenon,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 Santa Monica: RAND, 2002.
- 陈彦:《中国之觉醒》, 21世纪中国丛书, 2006年。
- 丁未:《从博客传播看中国话语权的再分配》,《同济大学学报》, 2006年第6期。
- 樊纲:《不能让网言左右政策》,《信息时报》2007年4月12日
- 费正清:《中国新史——费正清论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
- 冯崇义:《农民意识与近代中国革命》,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 冯崇义:“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四十年代的宪政运动”,《宪政与中国》,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
- Ferdinand, Peter, ed., *The Internet,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London: Frank Press, 2000
- Franda, Marcus, *Launching into Cyberspace: Internet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in five world region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2002
-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互联网站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3年。
-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 何清涟:《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3期。
- 何清涟:《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人权”研究项目,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权”2004年。
- 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
- 何新:《给中南海的密札》,1997年。
- 何增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 互联网实验室:《2005—2006中国博客发展与趋势分析研究报告》。
- 胡泳、范海燕:《网络为王》,捷幼出版社,1997年。
- Hughes, Christopher R. and Gudrun Wacker, eds., *China and the Internet: Politics of the Digital Leap Forward*, RoutledgeCurzon, 2003
-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焦国标文集》, www.boxun.com/hero/jgb.
- 江迅:《博客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亚洲周刊》,2006年1月
- 凯斯·桑坦斯:《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 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商务印书馆,2005年。

Kalathil, Shanthi and Taylor C. Boas, *The Internet and State Control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hina, Cuba,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1

Kalathil, Shanthi and Taylor C. Boas, *Open Networks, Closed Regime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Authoritarian Rul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3

李希光主编：《网络记者》，三峡出版社，2000年。

李永刚：《互联网与民主的前景》，《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

刘建明：《天理民心——当代中国的社会舆论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商务印书馆，2002年。

刘细良：《勇敢新世界——互联网的罪与罚》，香港同识教育论坛，2005年。

罗伯特·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N·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Nathan, Andrew J, *Chinese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潘文：《网络为中国打开了崭新生活的门户》，《华盛顿邮报》2000年2月13日。

秦晖：《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秦晖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qinhui>

Simon, Leslie D., Javier Corrales, and Donald R. Wolfensberger, *Democracy and the Internet: Allies or Adversaries*,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2.

邵道生：《互联网式的民主与社会稳定》，人民网，2003年10月13日。

史毕：《胡温危机》，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资讯科技与社会转型研讨会议程及会议论文》，1995年12月。

陶涵（Jay Taylor），《蒋经国传》，台北时报出版社，2000年

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王梦奎主编：《中国2010：目标、政策与前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王孟平：《通讯革命》，中华征信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王智猛：《互联网与中国：网络革命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悉尼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吴国光：《中共政府宣传的精致化》，

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2007/0321/article_3400.html

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

托马斯·佛里德曼：《世界是平的》，湖南科技出版社，2005年。

雪莉·特克：《虚拟化身》，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

殷逸健：《互联网的早春——中国互联网行业研究》，<http://www.chinabyte.com>

Yang, Guobin, 'The Co-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43, no. 3

杨恒均：《致命武器》第一章，香港开益出版社，2005年。

野渡：《中国网控报告》，维权网。

余杰：《“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2006年1月25日，《议报》。

张国庆：《博客：政治家的“新型武器”》，《北京青年周刊》，2006年11月13日。

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雅言文化出版社，2002年。

张雷、娄成武：《试论“政治博客”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张小山：《互联网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1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信息年鉴期刊社，《中国信息年鉴2005》，2005年。

中华康网：《网络与民主政治的发展》，<http://www.cnkang.com>

朱学勤：《顾准诞辰九十周年有感》，《朱学勤文集》，<http://www.boxun.com/zhuxq>。